

丁玲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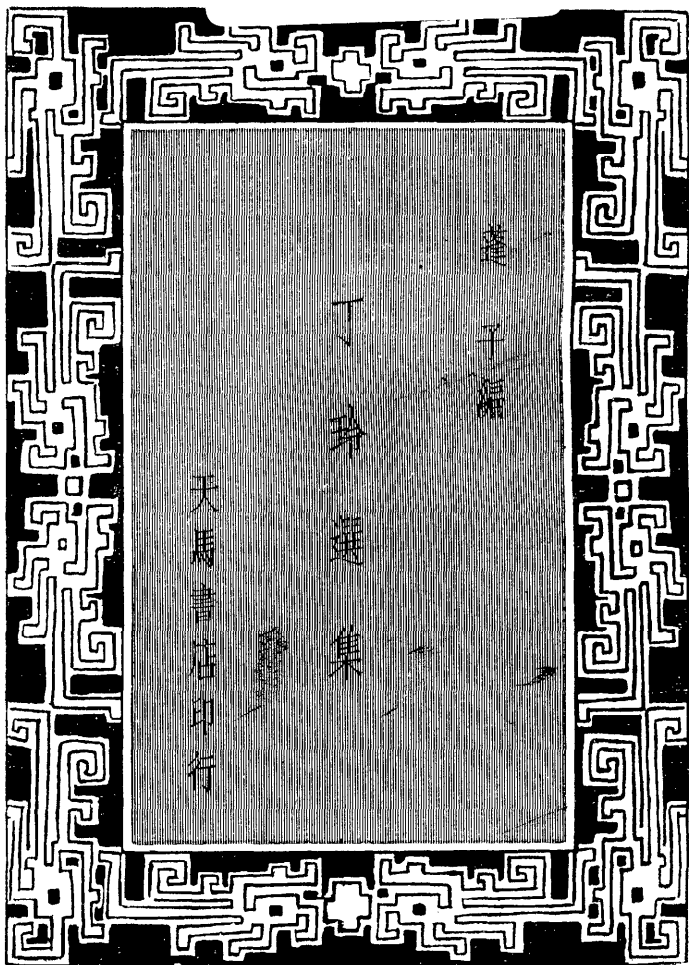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8185B



4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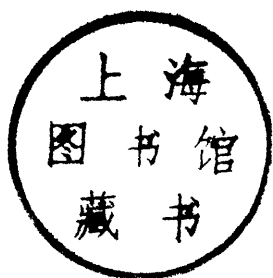


影 近 者 作



代

序



## 我們的朋友丁玲

一九二八年深冬的一個晚上，——江南很少有的，風捲着陰森森的沈重的冷氣，噉齒似的咬到車窗的玻璃板上，分明的吐出顫抖的聲音，是一個奇冷的晚上啊。

甚至灰黃色的車燈也在寒冷中顫抖着，在明和滅的掙扎中。

是這樣一個晚上，我以當時那樣閒暇的年青人的喜歡趕熱鬧的心情，參加了蟄存的結婚典禮回來，是在末一班往上海開去的，旅客疏落到只有一個很可憐的數目的滬杭車的車廂裏。和我同道的，有丁玲，也頻，從文。

這以前，我和丁玲是沒有見過面的。但我那時却自認爲已經很懂得丁玲了。因爲我不僅伏在矮矮的，已經蒙上了一層薄薄的夜色的小窗下，一口氣讀完了數十張蠅頭小字的夢珂的原稿；而且早已由一個朋友的帶點興奮帶點感情的敘述中，把她怎樣執着生活，忠實於自己的生活，以自己的力量支配自己的生活的那種性格，以及由那種性格作爲基點而建築起來的她的過去和她的最近，盡我朋友所知道的，也讓我同樣的知道了：——厭世的，因而要沈沒在生的享受中來忘記生的可憐和可笑；然而在沈醉中並沒有如願的麻木了；自反而更清醒；因而覺得生的更空虛，更無味，也更悲痛。

這虛無主義的情調，這病態的頹廢傾向，正是我寫作銀鈴時代所奉爲高貴的哲學的。經過一九二七年的大風暴，到一九二八年的冬天，理性雖竭力蔑視着自己的過去，而感情上却分明濃厚地殘留了這舊色素的。那時我是在一個學校裏教點書，職業很清閑，因而在空暇的時間，也常常以景仰的讚美的心，遙望那奔向屠刀下和牢獄之中去尋求光明的人們。有時也很興奮，彷彿決然地準備立時脫下自己舊日的衣裳了。但是，只要別



人捧過來一杯咖啡，送過來幾句閑天，人又逍遙到另一安閑境地了。是那樣一個離社會的知識份子，是那樣一個感情不康健的人，對於莎菲女士的遺煩哲學及其作者，當然無批判的有着一種深深的同感和喜歡。

現在我們見面了。在同一桌上喫過墊存的喜酒，同在新房裏談過閑天，此刻又在同一車中同回上海。這大眼睛的，嚴肅的，充滿了生的憂鬱的丁玲，捲在一件厚重的黑大氅裏，默默的坐在車窗傍邊，顯出一個沒落的貴族的寂寞和尊嚴。

我們很少談話。車中也很靜默。從這寥寥的旅客中，可以聽到誰在打呵欠的聲音。車窗外，掩蓋着一片模糊的黑暗。

可是，在沈默中，我的心並沒有安靜下來，可說很興奮，正在把今天認識的這新朋友的輪廓，和我腦筋裏保留了很長的時間的另一個很熟悉的影子，用主觀的力量把她們調和起來，融合起來，組成一個完整的影像。

同時，我又好奇的自己猜測着；此刻丁玲也許碰着了一段過去的痛苦的回憶罷。因

爲我的一個最好的朋友，便是把丁玲的性格和她那生活的基調傳述給我聽的人，也正是十個月以前和丁玲有過一段愛情的糾紛的人；也許此刻因爲見到我而連帶想起那一個人和那一段故事，心便被一種煩躁和苦惱所蹂躪罷。

過了好一會，丁玲忽然默默的偏過頭來，向我看了一眼，接着便微笑着向坐在身邊的頻低低地說着什麼。

頻頓頓頭，也笑着回過頭來看我了。我呢，也笑笑，可是大家都沒有招呼什麼話。

丁玲從也頻手裏接過一張空白的卡片，寫上寥寥的幾個字，要頻過來交給我。

「蓬子，有空你可常常上我們家裏來玩玩。」

「好的。」

這熱情的，有着沈重的動作和頑強的固執性的青年，把紙片交到我手上，向我笑笑，又回到自己的座上了。我看那紙片上寫着的，是約我三天後上他們家裏去喫晚飯。

以後在火車上沒有再繼續什麼可回憶的談話。到上海，夾在腳夫們爭奪行李的慌

忙的动作裏，夾在旅客們的疲憊而沈重的脚步裏，四個人走出北火車站，各人坐上了洋車。在寒風中，在電燈光下，當丁玲的背影在另一條馬路上漸遠漸模糊的消滅了之後，另一個朋友的面貌重新浮到我的眼前。

三天後第二次和丁玲見面，是在薩坡賽路二〇四號，丁玲也頗從文合住着的那座小房子裏。跨進房門，跟着一陣暖氣和笑聲撲上來的，是主人們的殷勤的招呼 and 幾個熟人的握手。那天見面的全是熟的人，除我外，是杜衡，霞村，望舒，吶鷗。

房間裏的陳設是頗雅緻的，雖然全是舊的，而質地却屬於中上等，式樣是半西洋化的，一見便知是從拍賣行裏過來的，原先屬於頗闊氣人家的傢具。在一張小茶几上，放着一個仿製的古鐵瓶。在覆着棉布桌圍的小圓桌上，有着專為客人預備的紙煙，和一個有一匹小動物騎在上面的鐵煙灰盤。

主人預備了各色的酒。客呢，雖都不善飲；可客是那樣一批客，所謂當時的青年文人，

容易興奮，容易在熱情中溶合起來，於是大家都在主人的盛情下喝得紅光滿面了。飯後，靠近爐火，零亂地座着。抽着煙，喝着濃的咖啡。

是那樣一種氣氛，同時又是用那樣一種形式消磨着時間，我們那晚所談的，當然照例不免是些表面彷彿慷慨的或憂鬱的而其實是可笑的滑稽的牢騷了！夾在這些牢騷中間，自然還有些自己的瑣事，別人的趣聞，以及天氣，電影，書籍等等。

可這一來，我和丁玲却從此慢慢熟悉了。而且發現了丁玲的思想的表面，雖似蔑視人間的一切，生活在無可奈何的絕望中；而其實是如莎菲女士所說：「莎菲生活在世上，所要人們了解她體會她的心大熱烈大懇切了，所以長久沈在失望中……」

至於爲什麼會構成丁玲那思想和傾向的本質，在此地，我想帶便來作一個簡短的分析。

出身於一個沒落的貴族的丁玲，是在一個早寡的可是剛毅的向上的母親的陪伴

和看管和影響下，慢慢的長大起來的。所以，從小在寂寞的環境裏，自自然然的養成了一種脆弱的，善感的，可是勇敢的，驕傲的性格。然而，當丁玲跨出大門的第一步，却又突然被捲入由五四運動所掀起的新潮流裏了。於是這沒落的貴族的女兒，在新的空氣裏有了新的變化。資產階級的早晨的文化和往前邁進的自由精神，摧毀了她那自發的階級的悲哀的萌芽，將她造成一個新人，跟着資產階級的隊伍而一同前進了。不幸資產階級剛在含苞的時候便又萎謝了。它的文化也同樣急轉直下，成爲萎靡的狀態。本來拍着翅膀，要往紅着初日的遠方奔去的「女神」，因爲自己的無力而墮到塵埃，徘徊於「歧路」了。於是這個充滿了熱情和理想的年青的丁玲，也在前進路上碰壁了。同時，當時中國的新興階級，雖說已經形成自己的隊伍，而且正在爲民族的和自己的解放開始戰鬥中；但它還沒有生長到可以展開全線的時候，文化上的戰鬥力很薄弱，文學這一翼是完全放棄了。這對於正在苦惱着新憧憬的破滅的丁玲，無從給予她一個再改造自己的機會；再加她自身的經濟觀念不僅阻止她認識社會變革的新的動向，甚而還加以蔑視。再加頹

廢享樂的文學，流浪漢的悲哀的文學，象徵主義唯美主義的文學，作爲衰落的資產階級的精神的反映和服務，以至於掙扎，正於五卅前後風靡一時。因此，正和當時的許多知識份子一樣，這碰壁之後，前無去路的丁玲，便會自然的遁入這空中樓閣中。被麻醉着，被鎔冶着，同時混和着一種重新抬起頭來的舊的悲哀，這樣，不久便築起丁玲的哲學了。而且爲這哲學生活着，寫着小說，在不自覺的生長中，不自覺的成爲一個資產階級的戰士了。

可是丁玲的生活態度是誠懇的，認真的，嚴肅的。我們應該鄭重地注意這一生活的態度。在她充滿了虛無色彩和感傷絕望的初期作品裏，一種要求生的精神，始終飽滿地。雖則隱晦地灌注在各篇的血液中。這一生的追逐，使她異於同時代的許多其他資產階級的作家。她要活，然而她看見自己被葬在一座腐爛的坟墓裏。她要呼息，然而周圍只有汗濁的穢氣。有一流的作家是安臥在這坟墓裏感到異常的舒適，於是他要歌唱坟墓的偉大的美麗了。而丁玲，她厭惡這裏，她情願在這裏終結她的一生。雖然如被困在一座漆黑的牢獄裏無法逃脫，然而要衝破鐵門，高飛遠走的心，卽在這受困中也沒有片刻被

壓下去，被消滅的。夢珂雖「以後依樣是隱忍的，繼續着到這種純肉感的社會裏面去。」而且「自然那奇怪的情景，見慣了，慢慢地可以不怕，可以從容，但究竟（不過）是使她的隱忍力更加強烈，更加偉大，以至於能使她忍受到非常無禮的侮辱了。」所以夢珂雖一步步地被腐爛的資產階級社會所同化，然而有一段最後的甘心隱忍在她心裏的。莎菲女士則當她預備「決計搭車南下，在無人認識的地方，浪費生命的餘剩」的時候，「心從傷痛中又興奮起來，狂笑的憐惜着自己：『悄悄地活下來，悄悄地死去，啊！莎菲，我可憐你！』」從這一對於當前的生活的痛切的可憐，故而莎菲女士其實是不情願享受那悄悄地活下來，悄悄地死去的頹唐孤寂的生活是一個顯然的事。（然而莎菲女士倘要在這無可奈何的境地裏再生活下去，那她必須轉換另一條道路，追逐另一種生活，自然，也可能是沙龍生活，少奶奶生活的。）至於阿毛姑娘，物質的虛榮的不滿足雖已將她丟入苦惱，失望，以至於病痛的旋渦中，然而當時「如果小二能懂得她那苦衷，跑過去抱起她來，吻遍她全身，拿眼淚去要求，單單爲了他的愛，去珍惜她的身體，並且發出千百句

誓言，願爲他們幸福的生活去努力，那阿毛重新溫暖起那顆久傷的心，去再愛她丈夫，去再爲她丈夫的光明的將來而又快樂的來生活，也是不可知的事；「因爲阿毛那時還沒有幻滅到「無論你再痛苦些也好，再幸福些也好。人一到了死，都是毫無感覺的冷寂的躺在大地裏，」以至於「幸福只在別人看去或羨慕或嫉妒，而自身是始終也不能嘗着這甘味」那樣程度的虛無。因此，我不能同意那些觀念論者的機械的說法，因爲在黑暗裏的女主人翁個個都過着頹廢的日子，便硬派作者是一個沒落的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不錯，丁玲當時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戰士，如我上面所說；但她是屬於一個失望而悲憤的，無出路的，可是還保留着向上的朝氣的勇敢的少年資產階級的。這少年資產階級的向上的氣質，便是決定她後來在社會變動的開展和深入中，看出新的真理，看出民族的和個人的新的前途，因而努力從自己階級裏脫離出來，作爲勞苦大眾的文化戰鬥員而積極地去服務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這並不是說，每個少年資產階級的作家，都可能在大風暴中覺醒過來的，惡之花的作者鮑特萊爾和沙寧的作者阿志巴綏夫，都是趨向反動



或沒落的最好的例子。

當時丁玲是深深地感受着寂寞的。她需要朋友。可以隨便談談，也可以傾吐藏在心底的煩惱和痛苦，而會得到對方的真摯的理解和同感。尤其是，不要把她當作一個女人，或者一個作家。然而倘你要她爲了得到朋友去委曲自己，這又是她所不能片刻忍受的重刑。像女作家專號的編者的登門造謁，也許有人覺得這是作者的光榮，正在恭候他的到來罷；然而丁玲非但沒有受寵若驚，把他迎接進來，反而托辭不見。從這事實，就可以充分說明丁玲當時雖寂寞，雖需要朋友，而且也不缺乏得到朋友的機會，可是終於沒有如願以償的理由了。

同住一屋子裏的從文，在生活上是大大家都無間隔，而且相熟也很久了。然而她不會把內心的苦惱和不安掏給他看。那末也頻面前該可以傾吐一切罷。一個愛人，一個共着甘苦的同伴，同扛着生活的重擔爬往將來去的。但這又不可能的，因爲她要掏出來的，正

是也，頻所不喜歡的甚至厭惡的東西。爲了也頻的熱愛，爲了他們過去神話中似的過來的天真日子，爲了平平安安的生活下去可以做些事情，她只好把自己的慾望壓在心裏。可是，當也頻出去只剩了一個人的時候，或者也頻已經睡着的時候，甚至有時正當二個人很快樂的時候，這慾望，突然又反芻到感情上來，把她拖進苦惱的旋渦去了。在不算情書那一段散文裏，丁玲曾自述到那時的心境：

「……從這時起，我們形式上是一天天遠了……我呢，我仍舊不變，我對你取着絕對的相信，我還是想你，忍着一切，多少次只想再給你一封信，多少次只想再見面，可是忍耐過去了……」

當時我是不曾看出她那種矛盾的苦惱的。雖說我們很熟了，她也從不會向我提到她這內心的祕密。自然有時也會偶然問起：「××近來怎樣？」蓬子，你這幾天有見到××麼？」我只知道他們中間的糾紛早告結束，大家各爲自己的工作 and 事業忙碌着。因此，我的回答也照例是隨便而無關痛癢的：「他正在翻譯蒲列汗諾夫的×××××××××××」

×。「前天見到他的。」接着大家都談到別的事情上面去了。

丁玲是很會講故事的。她有那樣一種天生的才能。也許開始的時候你心裏還在想念的別的事情，但不久便被她那有黏性的描摹和敘述所膠住了。至少，我個人是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的。

在燈底下，她常常和我講到她的家庭裏的故事。她講到父親怎樣愛講究，愛漂亮，每天辮子梳得光光的，辮線自然也是最時行的貨色了。他的性格是最灑脫的，喜歡揮霍，不會管理家務，對於金錢從來不會有過盤算和計較。有一次，他在外邊看到別人騎着馬兒過去，很羨慕那姿態，覺得非常的好看。於是出了重金，差人上外地去買回許多白馬，每匹都給配上白緞子的繡花馬鞍。時候正在春天。遍野都綠着嫩草。他邀請了許多鄰舍，各騎上馬背，放到一片大草坪上去。但自己又是不會騎馬的。只好背着一條光滑的長辮，站在草坪邊，眼看白馬的蹄子在綠草上奔馳着，心裏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滿足和愉快。她又

講到母親那種賢淑的性格，從不曾爲了父親的過度的放縱和揮霍，而發生過夫婦間的齟齬，也從不曾問過一聲家裏的經濟情形。在那種不管事的情形下，母親的少奶奶生活自然是閒空而寂寞的。因此在自己的花園裏架起一座秋千，好在無聊或煩悶的時候打着來消磨時間。一直到父親死去了之後，她才知道這一向不管事的家庭差不多已經破產了。那些上門來弔喪的，差不多都是同時來討錢的債主。但她並不會因此而冤過父親一句話。後來搬到常德，住到舅舅家裏去的時候，她便決心去讀書，要爲自己的將來打開一條出路。同時對於丁玲和丁玲的弟弟，雖然都還很幼小，做母親的是怎樣希望她們向上，而從不會有過溺愛驕寵的事情。她又講到她的一位伯父怎樣在年青時候的突然的失蹤。以後便沒有下落，連生死存亡的消息也無從聽到。直到二十多年以後罷，本地有人上四川進香，在峨嵋山上遇着大雨，倉皇地奔進一座寺院裏去躲雨的時候，看見二個老和尚在廊下安閒地下着棋子。把來意說明了，和尚彷彿也沒有聽到，一心只浸在棋子裏面。大概是已經下完一局的時候罷，其中的一個忽然昂起頭來，向他打量着，淡然地問着

「你可是湖南××人嗎？」某人（即丁玲那位伯父的名字）現在怎樣了？」「他家裏可好麼？」那避雨的人把他的失蹤，家人的焦憂，尋訪，以至於他的兒子已經娶了媳婦，說了一個大概。和尚沒有繼續再問他。等到回到家鄉，他便向丁玲的伯母談起這一回事。並且說，和尚雖然說着外路話，但口音裏彷彿帶着本地的聲調，似乎先前也是本地人的樣子。這纔使丁玲的伯母感觸到那和尚也許就是她的丈夫罷。可是，當她差人上峨嵋山去訪問時，這和尚又不知雲游到那裏去了。而且，正在這前後，他彷彿觸動鄉思，曾經回來看過他的妻子和兒媳，只是沒有進門，在外邊留下一個記號又離開了。以後便沒有再聽到他的蹤跡，至今又二十年了。她又講到她的一個表姐嫁給一個清華學生的時候，無論臉色上口氣上都顯着多麼的驕傲和快活；因為當時出洋的人很少，而清華學生是可以官費上美國去的。不料才渡過一個甜蜜的冬天，她的丈夫染到一場時症死去了。那時她真悲傷得要死。爲了消磨她煩惱的日子，便上長沙去進學校。可是這期間又和另一個親戚發生戀愛了。而且結了孕。以她世代官宦的家世，以她父親，丁玲的舅舅在常德的地位，

聲望和嚴厲的性格，這出醜的事是萬萬不能洩漏的。只好哭着和母親商量。雖然母親也很不滿，但一則因愛女心切，二則也不肯家醜外揚，於是把她關在三間積滿塵灰，終年鎖閉着的空房裏，買通一個老媽子夜間送要喫和要用的東西進去。不料，一天深夜，她的弟弟起來解手，看見那三間空房裏有着隱約的燈火，以爲是出現鬼怪或者盜賊了，突然驚喊了起來。做母親的當時雖把他責罵下去；可是女兒是不得不搬家了。第二天，出了重金的賄賂，將她放到一個佃戶的家裏。這貴族小姐便在那茅屋中生下了她的私生子。以後便住在娘家。和一個堂妹妹發生了強烈的同性愛，逼着她也不許嫁人。日常的生活是打牌賭錢。兩個人串通的從親友們手上贏過來，然後再浪費去。便這樣頹廢的生活到現在。她又講到民國初年曾做過官，後來灰心了，便回到家裏做老太爺，什麼人見他都怕得要命的她的舅舅。她又講到在外面過着土匪生活的她的堂兄。她又講到自己，她說：「我小的時候，記得害過幾次病，我的弟弟也是愛害病的孩子，每當我們不能在戶外去玩，唯一來慰藉我們的，便是母親的故事了。在燈底下，我睡在母親旁邊，表姊們又攢到她的身旁，

都是些圓的天真的眼睛望着她，她娓娓不倦的把一些水簾洞，托塔天王……的故事放到我們腦子中，那些情景，我現在想來還如在目前。我母親不特講許多故事給我聽，她的自身，她對於生活的勇敢，雖說我是非常幼小，却也是很大的刺激。後來，我大了一些，我不要聽我母親的故事了，我喜歡一個人坐在後園裏慢慢的去。看。有幾年的時間，從十歲到十四歲，我只有寒假才同家人團聚在一塊，不是寄宿在學校，學校裏只有我一個年紀小，就是住在我舅舅的後花園裏。日裏和一羣頑皮的同學以欺侮教員爲遊戲，一放了學，便只剩一個人，不管在家裏的慢慢黑下來的園子裏也好，或是學校的大操場也好，總之在這些時候，我除了望着一陣飛過的歸鴉和數着那最先發亮的星星以外，便總是找一本書，度過那靜寂的下午和夜晚。這一個時期中我幾乎把我舅舅家裏的那些草本小說看完。而且商務印書館的說部叢書，就是那些林譯的外國小說，也看了不少，小說月報（美人封面的）和包天笑編的小說大觀，也常常讀到。我母親很不滿意，因爲放棄了其他的事。不過當我進了中學，一種新的完全是集團的生活，又加之「五四」的潮流的波浪也

湧到我們那小城市，我在學校裏變成一個活動分子，是一個出風頭的學生，我又轉了幾個學校，雖說得過國文教員的鼓勵，把我的白話詩給刊載在一張附刊上，我總對文學不大有勁，總覺得與其去讀做爲教本的嘗試集，寧肯每日一翻民國日報的覺悟爲有用。所以雖說那時女神也會在中學裏哄動，我都沒有關心，而且跑到上海來了。」（我的創作生活二十二頁）她又講到到了上海之後，怎樣和當時那一班革命的知識份子混在一起，可是因爲自己年紀小，同時別人也只將她看做一個小孩子，只同她玩着鬧着，這時她算是生活一陣天真的熱鬧中。後來在種種打擊下不願意再呆在上海了，便飄然流浪到北京去。那一段時間，她完全沈到一種什麼人也不理解的，也不願意什麼人理解的，只自己深切地痛感着的頹唐中，一直到和也頻同住。常常是這樣的一個人跑到陶然亭去，或者，夜間喝醉了酒，在黃昏的古城裏茫然地躑躅着。是在一年的最後的一天罷，在朋友家裏喫完年夜飯，已經是三更天氣了，人是迷迷糊糊的醉到連站也站不住了。她掙扎着身子起來，一定要回去。不管大家竭力的攔阻和勸誘，還是要走出門去。最後無法可想了，朋



友決定自己伴她回家，路上也好放心些，可她也不答應。一個人坐上洋車，也不說地方，叫車夫一直往前面拉去。等到被冷風吹散了酒氣時，睜開眼睛往四面看看，冷落的，只昏黃的電燈光霜似的凝在地面上，不知被拉到一個什麼荒涼的地方了……

不久，到了一九二九年春天，丁玲的母親帶着一個丫頭到上海來了。作爲她的同伴和她一塊來的，還有另一位老太太。差不多前後的時間罷，從文的母親和妹妹也到了上海。薩坡賽路二〇四號這幢房子裏突然熱鬧了起來。

丁玲的母親已經頭髮蒼白了。可是很康健，無論精神上肉體上都沒有中國老太太所常有的那種萎靡的樣子。一個棕色的飽滿的臉，一雙坦白的直心腸的眼睛。莊嚴的，可和藹的，誠懇的。沈靜的，可不固執着的，不迂腐的。在她面前，你可以放膽地談着笑着，而不會感到一個長輩的威脅。

丁玲也頻時常陪着母親出去，因爲她還是初次到上海來。同時那另一位老太太是

特地爲了來看看上海的光怪陸離的世面，才決心離開她那家的，因此更不好意思讓二位老人家長日坐在家裏了。日子是過得熱鬧而且快樂，可是這一來，沒有時間寫文章了。而且母親帶來的四百塊錢，不久被偷偷的用下去不少。丁玲是不願意母親知道他們外面的拮据：到了月底，明天要付房租了，也頻才被逼得只好出去向書店向朋友張羅錢的窮忙情形的，深怕她轉去之後會因她們生活的困難而深深的不安，而發生過分的擔心和掛念，因此必須找一筆錢補足那原來的數目。可是，既靜不下心來，也分不出時間來寫文章，這要補回去的願望顯然是不會兌現的。她常常因此煩惱，和我說到這上而不只二次三次。

暑假，她們四個人一同上杭州了。我趁返鄉之便，路過杭州時也曾上西湖去看過她們。丁玲說起母親怎樣喜歡西湖，明淨秀麗的山和水，大的幽靜的寺院，好的空氣，和平的安閒的鄰舍，給了這老太太一種說不出的滿足，大有不願再回湖南的意思了。可是做女兒的和女婿的是寫不出一個字，而且也頻正病着很凶的痢疾，母親帶來的錢是差不多

就要用完了。跟着她的話，她露出一臉煩躁的苦笑。

等到母親轉去之後，從文也上中國公學教書去了。二個人是住不起這樣一幢房子的，把原有的傢具拍賣了許多作爲付房租和移家的費用，便搬到對面二一九號的三層樓上去。

我也於這一學期結束了自己的教書生活。在馬浪路借了一個傢具現成的亭子間，從學校裏搬出來了。馬浪路隔壁便是薩坡賽路，我的飯食是包在薩坡賽路路口的一家俄國館子裏，時常在飯後踱到他們那邊去扯白話。我們就成了很親密的鄰舍。

丁玲收束了放縱半年的野馬似的心，正在開始靜靜的寫着一部長篇小說。她說這小說是寫五卅前夜的幾個知識份子的故事的，但不肯說出她的故事的內容。她以先有那樣一種脾氣，計劃着或正在寫作中的小說的題材和結構，是不願意在完成之前告訴人的，自然也頗是一個例外。

人是很高興，因爲天天下午可以寫個三千五千字，而不感到文思的停滯和困難。有

時夜間跑到我這裏來，說今天又寫了幾千字，意思是現在應該休息了。於是我們便出去逛逛馬路，或者買些水菓回來，偶然也去看電影。

雖然文章是不斷的寫下來了。聲譽也一天比一天隆重起來。從不相識的青年們的心中，向在黑暗中的作者表示了充滿熱情的可寶貴的敬意，寄了長篇的仰慕的信來；甚至於東京的留學生中間，有女人把她當作一個男人而寄來了含着求愛口氣的纏綿的信，也曾被丁玲接到過的。可是這並不能把他們的生活同時抬高到和作品一樣的水準去。雖說因為自己不會安排，傳統的灑脫的血液和西洋的個人主義文學的影響，在她身上造成一種不想到明天的習性，恥於在金錢上面有所打算和計劃。然而常常現出窘相是一個事實，口袋裏只剩了幾個銅子，而晚餐還沒有着落，只好揀取幾件比較完整點的衣服，由也頻捧着去看當舖掌櫃的佈施的眼睛，也是一個事實。在這事實裏感到生活一天天的縮緊；同時紅黑出版部的失敗，放出去的書賬收不回來，反背了一身拖借來的債，更逼得他們急於要找錢的野心超過為自己的理想——文學服務的野心了。

恰巧山東省立高中到上海來請教員，托的人是陸侃如夫婦，從文的同事。由從文作介紹人，也頻便下了決心和丁玲暫時分別，單槍匹馬的上濟南去了。這也是頻短短一生中最初得到的也是最後的一個正式的職業。時候是在一九三〇年春天。

決然單獨離開上海是經過幾次理性的商量的。丁玲留在上海寫文章，也頻在山東安心做事，那暑假見面的時候也許可以還清拖借來的債，好放下這塊時常壓在心上，給人以太不舒服的感覺的石頭罷。然後再好好的來生活，好好的來寫文章。這是紅黑出版部的夢破滅之後的一個新夢。

丁玲他們住着的三層樓原本有前後二個房間的，不久將只剩了丁玲一個人，那不必要也不可能負擔這巨大的房租了。（雖然也頻在做事，但目的是爲了掙錢去的。）退去一間呢，倘搬進來的是一個成天打着牌，或者開着留聲機哼着京調的，上海常常會遇着的討厭的人，那隔壁房內的丁玲將怎樣在這煩擾的空氣中實現她預定的計劃呢？恰好從福建來滬不久的魯彥正在找尋一個比較乾淨的房間，又加大家從前在北京都認

識的，於是他們就做了緊鄰，而且也頻走後丁玲將自己的那一份飯也搭在魯彥那裏。

也頻走後的這一段短短的時間裏，我和丁玲是天天都見面的。常常在夜裏，一盞套着一個大的磁燈罩的電燈底下，兩個人靠近爐邊，對着紅紅的爐火，什麼都談，談不完談不厭的談下去。我抽着煙，不久這小小房間裏便被白霧所塞住了。在這煙霧中丁玲似乎感到窒悶，站起身來去打開窗戶了。

我們的談話，終於在某一天夜裏，談到丁玲久已要告訴我的而終於隱忍下去的話上了。這話，彷彿一團長久塞在她心頭的淤血，現在才一口氣吐出來了。雖然是感到劇痛的，可是吐出了之後可以比較舒暢些。她告訴我這二年來的隱痛，生活在矛盾和不安中的煩亂的心。她是那麼孤傲的一個人，有勇氣去蔑視別人的一切尊重和好意的，此刻是低着頭，垂下眼睛，幽幽的帶點顫抖的訴述着。雖然映着紅紅的爐火，仍舊可以看出她的臉色有着一種不常見的奇怪的慘白，一種說不出的悲傷的緊張和興奮。她的眼光望着地板，不敢抬起頭來看我。有時會說到半路上又突然停住了，跑去倒在床上，低低的，可是

傷心的哭泣着。

她告訴我的是，和我那朋友，雖然後來決心寫信和他訣絕了，但她是不能忘記的。這二年中，因為想到他而瞞着也頻獨自傷心着的事情是有過。想給他一封信，而終於忍下去了，或者正在開始寫着而又終於毀去了的事情也有過。刮着風的奇冷的冬夜，偷偷的跑到他住着的那房子的周圍，徘徊着，希望能夠偶然見他一面的事情也有過……她說她是不能忘記的，然而沒有一個人知道她這祕密地受着苦的心。

可是，等到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的前夜，我受了一個朋友（不是上面提到的那朋友）的委托，徵求她是否也願意參加的時候，她又忽然問起我那朋友是否也在內。等到知道他也是發起人之一的時候，她凝住眼光默思了一會兒，好像下了一個很大的決心預備犧牲什麼似的，望着我說：

「蓬子，我不參加罷。」

但丁玲並非蔑視這一作家的政治的組合，時常很關心的問到它的現狀和進行的

方針。我拿萌芽送給她，或者告訴她一些消息，總是用很愉快的態度來接受了。她當時是因爲一種感情的矛盾，雖然很想見到我那朋友，但深怕見了之後又會引起生活上更大的不安和糾紛，因而不願意參加左聯的。

其實，我自己雖則參加了；然而一個知識份子的過去的積習，是不會一搖頭便立即消滅的。因爲現今的知識份子大都是保留着資產教育所培養的壞習氣超過好習氣的；他們有自己的生活的哲學，趣味和感情。而這些習氣的頑固性，往往成爲他們前進路上最大而又最麻煩的障礙物。因此，即使是那些最進步的，即常常憬憧着理想的光明的到來，因而預備或已經置身到鬪爭的旋渦中的人們，如果不根本離開他那階級，尤其是，不在日常生活和鬪爭過程中厲行自己清算，自己檢查，以至於自己監視，那這憬憧，這熱情的獻身，往往不能持久，結果甚而至於會變成不是懷疑和不满，便是消極，無聊和牢騷。我當時雖則將生命獻給大衆了，但生活上仍舊是一個昨日的自己。所不同的，是在一種新的忙碌中開始了一種新的興奮。



丁玲這時是被一種異常的厭倦支配了她的心，在一種黯然無色的沈悶中，悄悄的過着一種乏味的日子。文章一個字也沒有寫下來，時間消磨在每天和也頻寫信和我談天的中間了。也頻在濟南彷彿也很寂寞，也不放心，來信來電促她上山東去。

幾次躊躇不想去，但躊躇中又終於下了決心了。我替她拍去一個電報，回來便幫着收拾行李。那天晚上幾乎沒有睡，兩個人坐在行李堆旁，談着談着，分手的時候已經晨四點鐘了。我回家閉着眼睛略略休息了一忽兒，最初的蒼白晨光便透進窗戶，同時我的疲倦的眼睛也被一個很熟悉的聲音所撥開了。我睜開眼睛，看見丁玲站在房門口，微笑着說：

「蓬子，起來吧。」

都市的早晨和它那燈火輝煌，車水馬龍的夜晚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此刻，除了清道夫寂寞地掃着馬路外，祇有送牛奶的自行車的鈴聲了。因為離開上車的時間還遠，兩個人便在清冷的馬路上兜着圈子。

回到丁玲那房間裏，李達夫人已經等候多時了。她很着急的說：

「時間已經不早，趕快去雇車子罷。」

接着我們便動手把行李搬到門外，就在對面汽車行裏叫了一部汽車。李太太因爲家裏有小孩子，由我一個人送她上車站去。

在汽車裏，丁玲交給我一封信，要我火車開走之後再看。

當火車快要移動的前幾分鐘，我們握着手，沈默着，什麼話都不說，彷彿被陷在一種無限傷感的空氣裏了。可是火車開始移動了。我們只好分開手。一直到火車消失在我視界之外，才一個人惘然地走出車站來。

展開她給我的信，滿紙是悲傷的話。

丁玲走時因爲不方便搬移傢具到朋友家裏去寄存，由我遷到薩坡賽路一一九號前樓去。

可是，不到二個月，一個五月的上午，二個人又突然從山東回來了。推開門，也頻跑進

來和我握着手，滿臉高興的笑着說：

「蓬子，好幾個月不見了。」

「我們又回來了，你想不到罷。」丁玲說。

因為前幾天我還接到丁玲寄來的信，其中說到做老師的怎樣受學生歡迎，被擁戴着做成文科主任了，返滬的話是連影子也無從看出，我真有點迷惑了。

「怎麼回事呢，難道放假了麼？」

「慢慢的告訴你，話長啦。」

等到也頻在法國公園後面找定了房子之後，他們才詳細告訴我這次回來的原因。因為也頻教授左傾的文藝理論和文藝作品，被學校當局和軍警當局所嫉視；雖有學生的擁護和支援，可空氣一天比一天緊張了，實行逮捕的謠言也不斷的由同事由學生口中傳來。在出走前一天，一個感情最好的同事好意的來告訴他，也許明天就會發生事情的。於是只好倉皇出走，由青島繞了一個大圈子才轉回上海。

經過這一場風波，彷彿這時少年夫婦都改變了。被一種熱情的興奮趕散先前纏繞在心頭的憂鬱的幻影。

這時我們幾個人辦了一個文學和社會科學的補習學校。也頻也擔任了一門功課。在這學校裏，重新遇見先前和丁玲有過愛情的糾紛那朋友。但是誰都沒有被先前那種不愉快的回憶所擾亂，各人都沈靜的處理着自己的事務。

同時也頻參加左聯，擔任工農通訊委員會的主席。

也頻完全換過一副骨頭。他不再爲自己的文章的受壓迫而感傷了，他也不再以殷勤侍候丁玲了。在工作精神上，他顯出一個新生之犢的英雄。正如丁玲所說的，也頻的能做事比寫文章的適宜性更大些。但也頻並沒有放棄他的寫作，他有強烈的自信心，他要在鬭爭過程中訓練自己的新的創作方法，獲得自己的創作題材，他一生之中最有魄力的後半部光明在我們前面，便是這時候忙中偷閒寫成功的。自然，直到也頻最後受難的一天，還沒有完全洗淨自己的舊感情和舊意識，沒有轉換到完全政治化和階級化；因

爲正在自己轉換的過程中，不幸便落到殉難的網中了。

丁玲因爲小頻在肚裏，不方便做事情，差不多天天都少出來。但她的感情也比較平靜多多了。雖然那朋友爲了工作上的必要，時常進出於他們那裏。而且看到那個人，丁玲也不免心內感到：「每次我們的遇見，你都在我心上投下一塊巨石，使我有幾天不安，而且不僅遇見，每次當也頻出去，預知他又要見着你時，我彷彿也就不安的又站在你面前了。」但另一方面此時丁玲已很會理性的克制自己，「我不願擾亂你，也不願擾亂也頻，我不願因爲我是女人，我來用愛情擾亂別人的工作……（見「不算情書」）這時她以痛苦的寶貴的努力，當舊感情抬頭起來的時候，用理性的力量重新又壓了下去。

同時丁玲開始她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雖然所寫的仍爲革命與戀愛的單調的公式故事；而且在故事中也看不出革命怎樣在困難和艱苦中，在屠刀和鐵鞭下，日益開展和生長的真實面目；卽那作爲革命的知識份子的男女主人翁的性格，作者也沒有辯證法的表現出實際的轉換情形——怎樣通過內心的痛苦，矛盾，通過鬭爭的危逼時候的

動搖，通過種種的錯誤和克服，在繞了一個彎彎曲曲的大圈子之後，終於以階級的責任心和利害觀念代替了個人的得失的計較，以階級的感情淹沒了個人的愉快和悲哀，建築起了一個新的堅強的階級的人生觀，但在這時期的丁玲的小說裏，已經意識地主觀地讚美着同情着革命者的獻身於工作的精神，而且努力要將革命的利益，提高到自己可能達到的程度；雖然結果並不如作者所企望，但這是被當時的生活所產生的能力和理解所限制住了的。

不久，小頻落地了。丁玲既放下一個累贅，此後身體可以自由支配了。因為也頗願意離開上海到另一個地方去，兩個人便準備怎樣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怎樣向年老的母親撒謊，而且決定真到了不能隱瞞老母的時候，那也只好忍着不管老人家的悲傷——年青人是不能也不該作爲過去了的那一代的生活的墊腳板，把生命和時光，爲了他們的歡樂而完全犧牲去的。

可是不幸的一天終於到來，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深夜，丁玲跑到我那裏來，氣喘喘

的，雖竭力鎮靜着，但臉上仍舊露出倉皇和緊張的顏色。我一見很奇怪，以為二個人又爲了不必要的感情的衝動，把丁玲逗到氣憤憤的跑出來了。

「你今天有見到頻麼？」跨進房門便劈頭問我。立即使我明白事情沒有這樣單純，隱約的起了一種說不出的不安。

「怎麼樣？你這種什麼意思呀？——你坐下來，慢慢的說罷。」

「我問你，今天你見到頻麼？」

「上午十點鐘見到的。分手的時候頻說去找從文寫字的，下午就沒有再見到。」

「那一定糟了。」她沈默了一忽兒。「蓬子，頻到此刻還沒有轉家呢，他說好中午是轉來喫飯的。恐怕靠不住有問題。」

但是我知道他今天沒有別的事，也沒有別的地方要去。不可能發生危險的。或者其他的不測罷。「我想不致於有什麼問題的。」

二個人雖這樣自慰着，但都商量不出什麼地方可讓也頻留戀到這夜深還不回家。

的。幾個熟朋友的家裏，近來也頗非必要就很少去，事情完了就回家招呼產後的母親和新生的小孩。所以理性的猜度和考慮的結果，反而彷彿眼前現出了一個不祥的幻影，至少或者受了汽車之類的不測罷。

寧可讓朋友受虛驚的，在可能的範圍內我們應當迅速地傳達這消息。這是我們的責任。丁玲離開的時候便找乃超去了。

這時另一個朋友闖進來，苦笑着告訴我柔石已經發生問題了。到底爲了什麼緣故他也完全不明瞭。

第二天這些消息一一證實是事實了。丁玲雖暫時以少爺被汽車碾傷的理由敷衍了房東和奶媽，但舉止的倉皇，反常，飯也不喫，只匆匆的跑進跑出，做房主人的自然會想到女房客所說的話恐怕有幾分靠不住罷。雖說還沒有人來搜查過，但此地住下去不很妥當是顯然的，於是丁玲就匆匆的搬到一個女朋友那裏去。

也頗已經有信寄出來了，要丁玲從速設法營救，延遲一天，恐怕會更困難一天的。在



也頻的信裏，依然是熱情的，慷慨的，沒有因為失去自由而萎頹下來。他說到萬一不幸被判決幾年徒刑，希望丁玲不要因此而煩亂起來，要平靜的活下去，這幾年中要好好的寫下一些文章，好好的撫養小頻。

經過從文的幫助，是託到京滬間的幾個有體面的人物了。然而沒有一點實效。在寒風中，在雪地上，丁玲朝朝暮暮的茫然地奔走着。雖說沒有一點實效，不過在奔走中引起了一種空洞的希望，由這希望支持她的疲累了身體。

有一天，在我們相見的時候，丁玲忽然這樣告訴我，南京的一個朋友來信說到也頻有一個方法可以出來，要是他能夠寫下一篇懺悔的文章。我沒有響。丁玲接着又趕忙說，我當時是拒絕了，如其以無恥的投降保全性命，寧可慷慨的去完成頻對於階級的最後的責任。

終於也頻殉難的消傳到了。她哭泣着，在一種無限悲傷中，彷彿精神和肉體都同時瓦解了。

不久，丁玲咬着牙齒，撫着創傷，靜下這顆被慘變所擾亂了的自己的心，排開一切起伏紛亂的感情，把眼睛放到明天，怎樣來安排自己以後的生活。因此，先決的問題；第一，得好好的瞞過母親，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不必再讓她多受這意外的送命的恐嚇了；第二，須把這新生的嬰孩找到一個穩當的寄托地。

決定由從文作伴，將小頻送回外婆那裏去，藉口也頻被繁忙的事務牽住身子，不能片刻離開上海。

許多知識份子的女性，表面上彷彿很堅強，其實只要碰到一個小小的打擊，便會慌亂到不知怎麼辦好，或者萎靡到一切都絕望了。這並不奇怪，是被現社會的經濟條件所限制了；作爲男人的財貨的，傳統的血液裏消失了自主力的女人，往往以男人的意向作爲自己生活的指南針，一旦失去了這指南針的時候，她這泛在人生海上的小小的船隻，便會茫茫地無所歸的。而丁玲，在這危險的風浪前面，却自己定下了一個前進的方向。

等到湖南回來的時候，表面上丁玲是完全恢復先前的平靜和活氣了。那被犧牲的，對於丁玲雖然是一個無從補償的損失，但既然無從補償，那憂傷只徒然毀壞着自己罷了。而且，死，正是也頻完成了自己對於階級的最後的光榮的貢獻，那活着的，倘將全部時間和精神消費於悼亡的悲哀中，未免太無意思也太可笑罷。踏着被難者的血，繼續奔向槍刺下面去，這纔是也頻的同伴，也頻最後一剎那所期待於未死者的丁玲的明日罷。

但一個人的感情是生根於他的生活的。作為現社會的寄生者的知識階級，在轉換的途中，不僅隨時感受到新生的艱困和痛苦，同時隨時會遇到舊情緒的擊襲而顛蹶下來的。

丁玲當時對於自己此後所走的道路雖決定方向了，但她的感情不無因此起了一種變化。果然不再哭泣了；但是變成了一種頹唐的興奮。常常一天不喫東西不覺得飢餓。常常一個晚上不想睡覺。常常一個人躺在床上，向窗外浮動的白雲，出神似的凝視着。她表面彷彿很平靜了，其實心是被一種自己也不明白的紛亂和矛盾蹂躪着。

朋友間常常去看她的，是李達夫人和我。後來，我和妻便遷去和她同住。

一個可怕的影子慢慢淡下去了。生活慢慢走入了正軌。

爲了以後工作上將常常見面，不允許人的恩怨和成見梗在同志間；她託我把那朋友找來作一次坦白的解釋，讓過去的一切隔閡都在解釋中忘記罷。

接着丁玲便負責北斗雜誌的主編。在忙碌中，在給她分擔的一個政治責任下，這才真的把個人的要求漸漸放棄了。連載在北斗上中篇小說「水」上面，作者已經丟開個人的身邊瑣事的描寫，着眼於當前的偉大的事變；從死靜的心理的解剖，進展到羣衆的連鎖的活動；從知識份子的浪漫的興奮，轉換成了階級意識的強烈的深刻的體會。這雖是一個單純的過程。可這不是一個你願意那樣就能那樣辦到的過程。只有切切實實的刻苦生活着，英勇而堅決的鬪爭着，才會慢慢地明白個人的渺小，看清了那蠢如豕鹿的勞苦者的巨大的力量。因爲一個知識份子的最大的病根，是不相信羣衆的力量。尤其是文學家。以適合他自己的感情，趣味，人生觀作爲寫作的條件，他所覓取的題材，往往表面

是浪漫的，實際是歪曲革命的，一種可笑的，誇大而愚笨的想像。這不是一個或一羣革命者的英勇的歷史，這是他自己的滑稽的臉譜。一個資產階級的文學家當他描寫粧飾着白雪的冬天的農村的美麗的時候，是沒有看見也不願意看見那飢餓的農民們，顫抖着死在雪地上的真實的。一個小資產階級的作家，當他讚美革命的勝利的明日的時候，他同樣沒有看見也不願看見革命的今日怎樣在艱苦的困難中生長起來的實在情形的。因為這實在情形會碰破他的正在痛快著興奮着的夢的。而這興奮和痛快正是發動他的文章的產生的父親和母親。然而新興文學是負着雙重戰鬥的任務的——無情的打擊敵人，誠懇的教育自己的同伴和羣衆。而且戰鬥是不需要誇大，不能作錯誤的估量的。因此，真正的戰鬥的文學，必然是戰鬥的真實的戰史的反映。

丁玲從湖南回來的時候，是寫下田家冲；而幾個月之後，是寫下水了。雖出於同一個作家的筆下，但中間的距離，中間的過程，誰都可以看出丁玲在這幾個月中是怎樣努力於自己的舊皮囊的丟棄罷。

到一二八事變的爆發後，丁玲一度上前綫去參加救護慰勞的工作。雖不久便回到後方了，但仍竭全力於反帝的文學運動的推進和擴大。記得有一天，在中社開著作界抗日會的常會，雖因我們出席人數過少而不能通過自己的提案，但丁玲是始終爲階級的利益而堅持着自己的意見。聚精會神的默坐着，嚴肅的，憤怒的，凝視着，傾聽着那些掩護在反帝的旗幟下預備出賣反帝的羣衆的陰謀者的面目和議論，這時候，誰能再從丁玲身上找到她舊日的「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那絕望的哲學的痕跡呢？

接着是寫下某夜，消息，夜會等作品。完全是新的題材，新的風格，新的血液。雖然還殘留着缺點：如題材的積極性還沒有提高到可以和這殘酷而複雜的現實的鬭爭的正面配合起來，小說中的人物也還不是活生生的現實的戰士，多少帶着想像的成份；等等。

以丁玲過去自己鬭爭自己改造的歷史作爲保證，我們可以這樣期待她，最近的將來她會產生劃時代的紀念碑的作品的。不幸她失蹤了。現在，在一個我們所不知道的悲慘的地方，不知她受盡了怎樣的苦痛！

又是一副擔子留下給我們了，正像一個死去的戰士留下他的武器。爲了丁玲的不幸而悲傷着歎息着的朋友們，揩乾你的眼淚，抬起你沈重的頭，丁玲所期望你們的，是能繼續挑起她所留下的這一副艱苦而沉重的擔子。

蓬子 一九三三，十二月。

# 目錄

我們的朋友丁玲	一一四二
莎菲女士日記	一一六二
過年	六三—八四
他走後	八五—一〇六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一〇七—一六〇
水	一六一—二二〇
消息	二二一—二三三
奔	二三三—二五六

## 附錄一



最後一頁·····	二五九—二六〇
作者記·····	二六一—二六六
對於創作上的幾條具體意見·····	二六七—二七〇
我的創作生活·····	二七一—二七六

附錄二

關於新的小說的誕生·····	二八一—二九〇
女作家丁玲·····	二九一—二九六
關於「母親」·····	二九九—三三五
編完之後·····	三七—三八

## 莎菲女士的日記

十二月二十四

今天又颳風！天還沒亮，就被風颳醒了。伙計又跑進來生爐。我知道，這是那樣都不能再睡得着了。我也知道，不起來，便會頭昏。睡在被窩裏是太愛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去上。醫生說頂好能多睡，多喫，莫看書，莫想事，偏這就不能，夜晚總得到兩三點才能睡着，天不亮又醒了。像這樣颳風天，真不能不令人想到許多使人焦躁的事。並且一颳風，就不能出去玩，關在屋子裏沒有書看，還能做些什麼？一個人能呆呆的坐着，等時間的過去嗎？

我是每天都在等着，挨着，只想這冬天快點過去；天氣一暖和我咳嗽總可好些，那時間要回南便回南，要進學校便進學校，但這冬天可太長了。

太陽照到紙窗上時，我是在煨第三次的牛奶。昨天煨了四次。次數雖煨得多，卻不定是要喫，這祇不過是一個人，在颯風天爲免除煩惱的養氣法子。這固然可以混去一小點時間，但有時卻又不能不令人更加生氣，所以上星期整整的有七天沒玩牠，不過在沒有想出別的法子時，是又不能不借重牠來像一個老年人耐心着消磨時間。

報來了，便看報，順着次序看那大號字標題的國內新聞，然後又看國外要聞，本埠瑣聞……把教育界，黨化教育，經濟界，九六公債盤價……全看完，還要再去溫習一次。昨天前天已看熟了的那些招男女，編級新生的廣告，那些爲分家產起訴的啓事，連那些什麼六〇六，百靈機，美容藥水，開明戲，真光電影……都熟習了過後才懶懶的丟開報紙。自然，有時是會發現點新的廣告，但也除不了是些綢緞鋪五年六年紀念的減價，恕計不週的訃聞之類。

報看完，想不能找點什麼事做，只好一人坐在火爐旁生氣。氣的事，也是天天氣慣了的。天天一聽到從窗外走廊上傳來的那些住客們喊伙計的聲音，便頭痛，那聲音真是又粗，又大，又嘎，又單調：「伙計，開壺！」或是「臉水，伙計！」這是誰也可以想像出來的一種難聽的聲音。還有，那樓下電話也是不斷的有人在那電機旁大聲的說話。沒有一些聲息時，又會感到寂沈沈的可怕，尤其是那四堵粉塗的牆。牠們呆呆的把你眼睛擋住，無論你坐在那方，逃到床上躺着吧，那同樣的白塗的天花板，便沈沈的把你壓住。真找不出一件能令人不生嫌厭的心；如同那麻臉伙計，那有抹布味的飯菜，那掃不乾淨的窗格上的沙土，那洗臉檯上的鏡子——這是一面可以把你的臉拖到一尺多長的鏡子，不過只要你肯稍微一偏你的頭，那你的臉又會扁的使你自己也害怕……這都是可以令人生氣了又生氣。也許這只我一人如是。但我卻寧肯能找到些新的不快活，不滿足；只是新的，無論好壞，似乎都隔得我太遠了。

喫過午飯，葦弟便來了，我一聽到他那特有的急遽的皮鞋聲已從走廊的那端傳來

時，我的心似乎便從一種窒息中透出一口氣來的感到舒適。但我卻不會表示，所以當葦弟進來時，我只能默默的望着他；他反以為我又在煩惱，握緊我一雙手，「姊姊，姊姊，」那樣不斷的叫着。我，我自然笑了！我笑的什麼呢，我知道！在那兩顆只望到我眼睛下面的跳動的眸子中，我准懂得那收藏在眼簾下面，不願給人知道的是些什麼東西！這是有多麼久了，你，葦弟，你在愛我！但他捉住過我嗎？自然，我是不能負一點責，一個女人是應當這樣。其實，我算夠忠厚了；我不相信會有第二個女人這樣不捉弄他的，並且我還在確確實實的可憐他，竟有時忍不住想去指點他：「葦弟，你不可以換個方法嗎？這樣是只能反使我不高興的……」對的，假使葦弟能够再聰明一點，我是可以比較喜歡他些，但他卻只能如此忠實的去表現他的真摯！

葦弟看見我笑了，便很滿足。跳過床頭去脫大氅，還脫下他那頂大皮帽來，假使他這時再掉過頭來望我一下，我想他一定可以從我的眼睛裏得些不快活去。為什麼他不可以再多的懂得我些呢？

我總願意有那末一個人能了解我得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愛，那些體貼做什麼？偏偏我的父親，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能如此盲目的愛惜我，我真不知他們所愛惜我的是些什麼；愛我的驕縱，愛我的皮氣，愛我的肺病嗎？有時我爲這些生氣，傷心，但他們卻都更容讓我，更愛我，說一些錯到更能使我想打他們的一些安慰話。我真願意在這種時候會有人懂得我，便罵我，我也可以快樂而驕傲了。

沒有人來理我，看我，我是會想念人家，或惱恨人家，但有人來後，我不覺得又會給人一些難堪，這也是無法的事。近來爲要磨練自己，常常話到口邊便嚥住，怕又在無意中竟刺着了別人的隱處，雖說是開玩笑。因爲如此，所以這是可以想像出來的，我是拿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在陪葦弟坐。但葦弟若站起身來喊走時，我是又會因怕寂寞而感到悵惘，而恨起他來。這個葦弟是早就知道了的，所以他一直到晚上十點鐘才回去。不過我卻不騙人，並騙自己，我清白，葦弟不走，不特於他沒有益處，反只能讓我更覺得他太容易支使，或竟更可憐他的太不會愛的技巧了。

十二月二十八

今天我請毓芳同雲霖看電影。毓芳卻邀了劍如來。我氣得只想哭，但我卻縱聲的笑了。劍如她是够多麼可以損害我自尊之心的；我因為她的容貌，舉止，無一不像我幼時所最投洽的一個朋友，所以我竟不覺的時常在追隨她，她又特意給了我許多敢於親近她的勇氣，但後來，我卻遭受了一種不可忍耐的待遇，無論什麼時候想起，我都曾痛恨我那過去的，已不可追悔的無賴行爲：在一個星期中我曾足足的給了她八封長信，而未曾給人理睬過。毓芳真不知想的那一股勁，明知我已不願再別起從前的事，卻故意要邀着劍如來，像有心要挑逗我的憤恨一樣，我真氣了。

我的笑，毓芳和雲霖是不會留意這有什麼變異，但劍如她是能感覺得；可是她會裝裝糊塗，同我毫無芥蒂的說話。我預備罵她幾句，不過話只到口邊便想到我為自己定下的戒條。並且做得太認真，越怕令人得意。所以我又忍下心去同她們玩。

到真光時，還很早，在門口又遇着一羣同鄉的小姐們，我真厭惡那些慣做的笑靨，我

不去理她們，並且我無緣無故的生氣到那許多去看電影的人。我乘毓芳同她們說到熱鬧中，我丟下我所請的客，悄悄回來了。

除了我自己，是沒有人會原諒我的。誰也在批評我，誰也不知道我在人前所忍受的一些人們給我的感觸。別人說我怪僻，他們哪裏知道我卻時常在討人好，討人歡喜，不過人們太不肯鼓勵我去說那大違我心的話，常常給我機會，讓我反省到我自己的行爲，讓我離人們卻更遠了。

夜深時，全公寓都靜靜的，我躺在床上好久了，我清清白白的想透了一些事，我還能傷心什麼呢？

十二月二十九

一早毓芳就來電話。毓芳是好人，她不會扯謊，大約劍如是真病。毓芳說，起病是爲我，要我去，劍如將向我解釋。毓芳錯了，劍如也錯了，莎菲不是歡喜聽人解釋的人。根本我就否認宇宙間要解釋。朋友們好，便好；合不來時，給別人點苦頭喫，也是正大光明的事。我還



以爲我够大量，太沒報復人了。劍如既爲我病，我倒快活，我不會拒絕聽別人爲我而病的消息。並且劍如病，還可以減少點我從前自怨自艾的煩惱。

我真不知應怎樣才能分析出我自己來。有時爲一朵被風吹散了的白雲，會感到一種渺茫的，不可捉摸的難過，但看到一個二十多的男子（葦弟其實還大我四歲）把眼淚一顆一顆掉到我手背時，卻像野人一樣的在得意的笑了。葦弟是從東城買了許多信紙信封來我這裏玩，爲了他很快樂，在笑，我便故意去捉弄，看到他哭了，我卻快意起來，並且說：「請珍重點你的眼淚吧，不要以爲姊姊是像別的女人一樣脆弱得受不起一顆眼淚……」「還要哭，請你轉家去哭，我看見眼淚就討厭……」自然，他不走，不分辯，不負氣，只蜷在椅角邊，老實實無聲的去流那不知從哪裏得來的那末多的眼淚。我自然得意夠了，是又會慚愧起來，於是用着姊姊的態度去喊他洗臉，撫摩他的頭髮。他鑲着淚珠又笑了。

在一個老實人面前，我是已盡自己的殘酷天性去磨折了他，但當他走後，我真又想

能抓他回來，只請求他一句：「我知道自己的罪過，請不要再愛這樣一個不配承受那真摯的愛的女人了吧！」

一月一號

我不知道那些熱鬧的人們是怎樣的過年法，我是只在牛奶中加了一個雞子，雞子還是昨天葦弟拿來的，一共是二十個，昨天煨了七個茶滷蛋，剩下的十三個，大約總夠我兩星期來喫牠。若喫午飯時，葦弟會來，則一定有兩個罐頭的希望。我真希望他來。因為想到葦弟來，所以我便上單牌樓去買了四盒糖，兩包點心，一簍橘子和蘋果，是預備他來時給他喫的。我是準斷定在今天只有他才能來。

但午飯喫過了，葦弟卻沒來。

我一共寫了五封信，都是用前幾天葦弟買來的好紙好筆。但我想能接得幾個美麗的畫片，卻不能。連幾個最愛弄這個玩藝兒的姊姊們都把我這應得的一份兒忘了。不得畫片，不希罕，單單只忘了我，卻是可氣的事。不過爲了自己從不會給人拜過一次年，算了，

這也是應該的。

晚飯還是我一人獨喫。我煩惱透了。

夜晚毓芳、雲霖卻來了，還引來一個高個兒少年，我只想他們才真算幸福；毓芳有雲霖愛她，她滿意，他也滿意。幸福不是在有愛人，是在兩人都無更大的慾望，商商量量平平和和的過日子。自然，也有人將不屑於這平庸，但那只是另外那人的，卻與我的毓芳無關。毓芳是好人，因為她有雲霖，所以她「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她去年曾替瑪麗作過一次戀愛婚姻介紹者。她又希望我能同葦弟好。因此她一來便問葦弟。但她卻和雲霖及那高個兒把我給葦弟買的東西喫完了。

那高個兒可真漂亮，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男人的美上面，從來我是沒有留心到。只以為一個男人的本行是在會說話，會看眼色，會小心就夠了。今天我看了這高個兒，才懂得男人是另鑄有一種高貴的模型，我看出那襯在他面前的雲霖顯得多麼委瑣，多麼呆拙……我真要可憐雲霖，假使他知道他在這大人前所襯出的不幸時，他將怎樣傷心。

他那些所有的粗醜的眼神，舉止。我更不知當毓芳拿着這一高一矮的男人相比時，是會起一種什麼情感！

他，這生人，我將怎樣去形容他的美呢？固然，他的頤長的身軀，白嫩的面龐，薄薄的小嘴脣，柔軟的頭髮，都足以閃耀人的眼睛，但他卻還另外有一種說不出，捉不到的丰儀來煽動你的心。如同，當我請問他的名字時，他是會用那種我想不到的不急遽的態度遞過那隻擎有名片的手來。我擡起頭去，呀，我看見那兩個鮮紅的，嫩膩的，深深凹進的嘴角了。我能告訴人嗎？我是用一種小兒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兩個小東西？但我知道在這個社會裏面是不會准許我去取得我所要的來滿足我的衝動，我的慾望，無論這是於人並不損害的事，所以我只得忍耐着，低下頭去，默默的去念那名片上的字：

「凌吉士，新加坡……」

凌吉士，他是能那樣毫無拘束的在我這兒談笑，像是在一個很熟的朋友處，難道我能說他這是有意來捉弄一個膽小的人？我是爲要強迫的去拒絕引誘，從不敢把眼光擡

平去一望那可愛慕的火爐的一角。並且害得兩隻從不知羞慚的破爛拖鞋，也逼着我不准走到桌前的燈光處。我並且生氣我自己；怎麼我只會那樣拘束，不調皮的在應對？平日看不起別人的交際法，今天才知道自己是還只能顯得又呆，又獸，又傻氣。唉，他一定以為我是一個鄉下才出來的姑娘了！

雲霖同毓芳兩人看見我木木的，以為我不歡喜這生人，常常去打斷他的說話，不久帶着他又走了。這個我也能感激他們的好意嗎？我望着那一高兩矮的影子在樓下院子中消失時，我真不願再回到這留得有那人的靴印，那人的聲音，和那人喫剩的餅屑的屋子。

一月三號

這兩夜通宵通宵的咳嗽。對於藥，簡直就不會有信仰，藥與病不是已毫無關係嗎？明明已厭煩了那苦水，但卻又按時去喫牠，假使連藥也不喫，我更能拿什麼來希望我的病呢？神要人忍耐着生活，便安排許多痛苦在死的前面，使人不敢走攏死去。我呢，我是更

爲了我這短促的不久的一生，所以我越求生的利害；不是我怕死，是我總覺得我還沒享，有得我生的一切。我要，我要使我快樂。無論在白天，在夜晚，我都是在夢想可以使我沒有什麼遺憾在我死的時候的一些事情。我想我能睡在一間極精緻的臥房的睡榻上，有我的姊姊們跪在榻前的熊皮氈子上爲我祈禱，父親悄悄的朝着窗外嘆息，我讀着許多封從那些愛我的人兒們寄來的長信，朋友們都紀念我流着忠實的眼淚……我迫切的需要這人間的感情，想佔有許多不可能的東西。但人們給我的是什麼呢？整整又兩天，又一人幽囚在公寓裏，沒有一個人來，也沒有一封信來，我躺在床上咳嗽，坐在火爐旁咳嗽，走到桌子前也咳嗽，還想念這些可恨的人們……其實是還收到一封信的，不過這除了更加我一些不快外，也只不過是加我不快。這是在一年前曾騷擾過我的一個安徽粗壯男人所寄來，我沒看完就扯了。我真肉麻那滿紙的「愛呀愛的！」我厭恨我不喜歡的人們的  
轟獻……

我，我能說得出我真實的需要是些什麼呢？

一月四號

事情不知錯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爲什麼會想到搬家，並且在糊裏糊塗中欺騙了雲霖，好像扯謊也是本能一樣，所以在今天能毫不費力的便使用了。假使雲霖知道了莎菲也會哄騙他，他不知應如何傷心；莎菲是他們那樣愛惜的一個小妹妹。自然我不是安心的，並且我現在在後悔。但我能決定嗎？搬呢，還是不搬？

我是不能不向我自己說：「你是在想念那高個兒的影子呢！」是的，這幾天幾夜我是無時不神往到那些足以誘惑的。爲什麼他不在這幾天中單獨來會我呢？他應當知道他是不該讓我如此的去思慕他。他應當來看我，說他也想念我才對。假使他來，我是不會拒絕聽聽他所說的一些愛慕我的話，我還將令他知道我所要的是些什麼。但他卻不來。我估定這像傳奇中的事是難實現了。難道我去找他嗎？一個女人這樣放肆，是不會得好結果的。何況還要別人能尊敬我呢。我想不出好法子來，只好先去到雲霖處試一試，所以喫過午飯，我便冒風向東城去。

雲霖是京都大學的學生，他的住房便租在一家間於京都大學一院和二院之間，青年胡同裏。我到他那裏時，幸好他沒出去，毓芳也沒來。雲霖當然很詫異我在大風天出來，我說是到德國醫院看病，順便來這裏。他也就不疑惑的，又來問我的病狀，我卻把話頭故意引到那天晚上。不費一點氣力，我便已打探得那人兒是住在第四寄宿舍，位置是在京都大學二院隔壁的。不久，我於是又嘆起氣來，我用了許多言辭把在西城公寓裏的生活，描摹得怎樣的寂寞，黯淡。我又扯謊說我唯一只想能貼近毓芳（我已知道毓芳已預備搬來雲霖處。）我要求雲霖同我往近處找房。雲霖是當然高興這差事，不會遲疑的。

在找房的時候，湊巧竟碰着了凌吉士。他也陪着我們。我真高興，高興使我膽大了，我狠狠的望了他幾次，他沒有覺得，他問我的病，我說全好了，他不信似的在笑。

我看上一間又低，又小，又霉的東房，這是在雲霖的隔壁一家叫大元的公寓裏。他和雲霖都說太溼，我卻執意要在第二天便搬來，理由是那邊太使我厭倦，而我急切的又要依着毓芳。雲霖無法，也就答應了。還說好第二天一早他和毓芳便過來替我幫忙。



我能告訴人，我單單選上這房子的用意嗎？牠是位置在第四寄宿舍和雲霖住所之間的。

他不會向我告別，所以我又轉雲霖處，我盡所有的大膽在談笑。我把他什麼細小處都審視遍了。我覺得都有我嘴唇放上去的需要。他不會也想到我是在打量他，盤算他嗎？後來我特意說我想請他替我補英文，雲霖笑，他聽後卻受窘了，不好意思的在含糊糊糊的回答，於是我向心裏說，這還不是一個壞蛋呢，那樣高大的——一個男人卻還會紅臉？因此我的狂熱更炎熾了。但我不願讓人懂得我，看得我太容易，所以我就驅遣我自己，很早就回來了。

現在仔細一想，我唯恐我的任性，將把我送到更壞的地方去，暫時且住在這有洋爐的房裏吧，難道我能說得上我是愛上了那南洋人嗎？我還一絲一毫都不知道他呢。什麼那嘴唇，那眉梢，那眼角，那指尖……多無意識！這並不是一個人所應須的，我着魔了，會想到那上面。我決計不搬，一心一意來養病。

我決定了。我懊悔，我懊悔我白天所做的一些不是，一個正經女人所做不出來的。

一月六號

都奇怪我，聽說我搬了家，南城的金英，西城的江周，都來到我這低溼的小屋裏。我笑着，有時在床上打滾，她們都說我越小孩氣了，我更大笑起來，我只想告訴她們我想的是什麼。下午葦弟也來了。葦弟最不快活我搬家，因為我未曾同他商量，並且離他更遠了。他見着雲霖時，竟不理他。雲霖摸不着他爲什麼生氣，望着他。他卻更板起臉孔。我好笑，我對自己說：「可憐，冤枉他了，一個好人！」

毓芳不再向我說劍如。她決定兩三天便搬來雲霖處，因為她覺得我既這樣想傍着她住，她不能讓我一人寂寂寞寞的住在這裏。她和雲霖待我更比以前親熱。

一月十號

這幾天我都見着凌吉士，但我從沒同他多說過幾句話，我是決不先提到補英文事。我看見他一天要兩次的往雲霖處跑，我發笑，我準斷定他以前一定不會同雲霖如此親

密的。我沒有一次邀請他來我那兒去玩，雖說他問了幾次搬了家如何，我都裝出不懂的樣兒笑一下便算回答。我是把所有的心計都放在這上面用，好像同着什麼東西搏鬥一樣。我要着那樣東西，我還不願去取得，我務必想方設計的讓他自己送來，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過是一個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是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們身上。我要佔有他，我要他無條件的獻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賜給他的吻呢。我簡直癡了，反反覆覆的只想着我所要施行的手段的步驟，我簡直癡了！

毓芳雲霖看不出我的興奮來，只說我病快好了。我也正不願他們知道，說我病好，我就假裝着高興。

一月十二

毓芳已搬來，雲霖却又搬走了。宇宙間竟會生出這樣一對人來，爲怕生小孩，便不肯住在一起。我猜想他們是連自己也不敢斷定當兩人抱在一床時是不會另外又幹出些別的事來，所以只好預先防範，不給那肉體接觸的機會。至於那單獨在一房時的擁抱和

親嘴，是不會發生危險，所以悄悄來表演幾次，便不在禁止之列。我忍不住嘲笑他了，這禁慾主義者！爲什麼會不須要擁抱那愛人的裸露的身體？爲什麼要壓制住這愛的表現？爲什麼在兩人還沒睡在一個被窩裏以前，會想到那些不相干足以擔心的事？我不相信戀愛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學。

他倆不生氣我的嘲笑，他倆還驕傲着他們的純潔，而笑我小孩氣呢。我體會得出他們的心情，但我不能解釋宇宙間所發生的許許多多奇怪的事。

這夜我在雲霖處（現在要說毓芳處了）坐到夜晚十點鐘才回來，說了許多關於鬼怪的故事。

鬼怪這東西，我是在一點點大的時候，坐在姨媽懷裏聽姨爹講聊齋是常事，並且一到夜裏就愛聽。至於怕，又是另外一件不願告人的。因爲一說怕，準就聽不成，姨爹便會踱過對面書房去，小孩就不准下床了。到進了學校，又從先生口裏得知點科學常識，爲了信服我們那位周麻子二先生，所以連書本也信服，從此鬼怪，便不屑於害怕了。近來人是更

在長高長大，說起來，總是否認有鬼怪的，但雞粟卻不肯因為不信便不出來，毛孔一個個也會空起的。不過每次同人一說到鬼怪時，別人是不知道我正在想拗開些說到別的話上去，爲的怕夜裏一個人睡在被窩裏時想到死去了的姨爹姨媽就傷心。

回來時，我看到那黑魘魘的小胡同，真有點膽悸。我想，假使在哪个角落裏露出一個大黃臉，或伸來一隻毛手，又是在這樣像凍住了的冷巷裏，我不會以爲是意外。但看到身邊的這高大漢子（凌吉士）做鏢手，大約總可靠，所以當毓芳問我時，我只答應「不怕，不怕。」

雲霖也同我們出來，他回他的新房子去，他向南，我們向北，所以只走了三四步，便聽不清那橡皮的鞋底在泥板上發出的聲音。

他伸來一隻手，攏住了我的腰：

「莎菲，你一定怕喲！」

我想掙，但掙不掉。

我的頭停在他的脅前，我想，如若在亮處，看起來，我會像個什麼東西，被挾在比我高一個頭還多的人的腕中。

我把身一蹲，便竄出來了，他也鬆了手，陪我站在大門邊打門。

小胡同裏是黑極了，但他的眼睛是望到何處，我卻能很清白的看見。心微微有點跳，等着開門。

「莎菲，你怕啲！」

門門已在響，是伙計在問誰。我朝他說：

「再——」

他猛的卻握住我的手，我也無力再說下去。

伙計看到我身後的大人，露着詫異。

到單獨只剩兩人在一房時，我的大膽，已經是變得毫無用處了。想故意說幾句客套話，也不會，只說：「請坐吧！」自己便去洗臉。

鬼怪的事，已不知忘掉到什麼地方去了。

「莎菲！你還高興讀英文嗎？」他忽然問。

這是他來找我，提頭到英文，自然他未必歡喜白白犧牲時間去替人補課，這意思，在一個二十歲的女人面前，怎能瞞過，我笑了（這是只在心裏笑。）我說：

「蠢得很，怕讀不好，丟人。」

他不說話，把我桌上擺的照片拿來玩弄着，這照片是我姊姊的一個剛滿一歲的女兒的。

我洗完臉，坐在桌子那頭。

他望望我，便又去望那小女孩，然後又望我。是的，這小女孩長的真像我，於是我問他：

「好玩嗎？你說像我不像？」

「她，誰呀！」顯然，這聲音就表示着非常之認真。

「你說可愛不可愛？」

他只追問着是誰。

忽的，我明白了他意思，我又想扯謊了。

「我的，」於是我把像片搶過來吻着。

他信了。我竟愚弄了他，我得意我的不誠實。

這得意，似乎能使減少他的嫵媚，他的英爽。要是不，爲什麼當他顯出那天真的詫愕時，我會忽略了他那眼睛，我會忘掉了他那嘴唇？否則，這得意一定將冷淡下我的熱情來。

然而當他走後，我卻懊悔了。那不是明明安放着許多機會嗎？我只要在他按住我手的當兒，另做出一種眼色，讓他懂得他是不會遭拒絕，那他一定可以還做出一些比較大膽的事。這種兩性間的大膽，我想只要不厭煩那人，是也會像把肉體來融化了的感到快樂，是無疑。但我爲什麼要給人一些嚴厲，一些端莊呢？唉，我搬到這破房子裏來，到底爲的是些什麼呢？

一月十五



近來我是不算寂寞了，白天便在隔壁玩，晚上又有一個新鮮的朋友陪我談話。但我的病却越深了。這真不能不令我灰心，我要什麼呢，什麼也於我無益。難道我有所眷戀嗎？一切又是多麼的可笑，但死卻不期然的會讓我一想到便傷心。每次看見那克利大夫的臉色，我便想：是的，我懂得，你儘管說吧，是不是我已沒希望了？但我却拿笑代替了我的哭。誰能知道我在夜深流出眼淚的分量！

幾夜，凌吉士都接着接着來，他告人說是在替我補英文，雲霖問我，我只好不答應。晚上我拿一本“Poor People”，放在他面前，他真個便教起我來。我只好又把書丟開，我說：「以後你不要再向人說在替我補英文吧，我病，誰也不會相信這事的。」他趕忙便說：「莎菲，我不可以等你病好些就教你嗎？莎菲，只要你喜歡。」

這新朋友似乎是來得如此夠人愛，但我却不知怎的，反而懶於注意到這些事。我每夜看到他絲毫得不着高興的出去，心裏總覺得有點歉仄。我只好在他穿大氅的當兒向他說：「原諒我吧，我是有病！」他會錯了我的意思，以為我同他客氣。「病有什麼要緊呢，

我是不怕傳染的。」後來我仔細一想，也許這話是另含得別的意思，我真不敢斷定人的所作所爲是像可以想像出來的那樣單純。

一月十六

今天接到蘊姊從上海來的信，更把我引到百無可望的境地。我那裏還能找得幾句話去安慰她呢？她信裏說：「我的生命，我的愛，都於我無益了……」那她是更不必須要到我的安慰，我爲她而流的眼淚了。唉！但從她信中，我可以揣想得出她婚後的生活，雖說她未肯明明的表白出來。神爲什麼要去捉弄這些在愛中的人兒？蘊姊是最神經質，最熱情的人，自然她是更受不住那漸漸的冷淡，那已遮飾不住的虛情……我想要蘊姊來北京，不過這是做得到的嗎？這還是疑問。

葦弟來的時候，我把蘊姊的信給他看，他真難過，因爲那使我蘊姊感到生之無趣的人，不幸便是葦弟的哥哥。於是我又向他說了我許多新得的「人生哲學」的意義；他又盡他唯一的本能在哭。我只是很冷靜的去看他怎樣使眼睛變紅，怎樣拿手去擦乾，並且

我在他那些舉動中，加上許多殘酷的解釋。我未曾想到在人世中，他是一個例外的老實人，不久，我一個人悄悄的跑出去了。

爲要躲避一切的熟人，深夜我才獨自從冷寂寂的公園裏轉來，我不知怎樣的度過那些時間，我只想：「多無意義啊！倒不如早死了乾淨……」

一月十七

我想：也許我是發狂了！假使是真發狂，我倒願意。我想，能夠得到那地步，我總可以不會再感這人生的麻煩了吧……

足足有半年爲病而禁絕了的酒，今天又開始痛飲了，明明看到那吐出來的是比酒還紅的血。但我心卻像有什麼別的東西主宰一樣，似乎這酒便可在今晚致死我一樣，我是不願再去細想到那些糾糾葛葛的事……

一月十八

現在我還睡在這牀上，但不久就將與這屋子別了，也許是永別，我斷得定我還有那

樣能再親我這枕頭，這棉被……的幸福嗎？毓芳，雲霖，葦弟，金夏都保守着一種沉默圍繞着我坐着，焦急的等着天明了好送我進醫院去。我是在他門憂愁的低語中醒來的，我不願說話，我細想昨天上午的事，我聞到屋子中所遺留下來的酒氣和腥氣，才覺得心是正在劇烈的痛，於是眼淚便湧了。因了他們的沉默，因了他們臉上所顯現出來的淒慘和黯淡，我似乎感到這便是我死的預兆。假設我便如此長睡不醒了呢，是不是他們也將是如此的沉默的圍繞着我僵硬的屍體？他們看見我醒了，便都走攏來問我。這時我真感到了那可怕的死別！我握着他們，仔細望着他們每個的臉，似乎要將這記憶永遠保存着。他們便都把眼淚滴到我手上，好像覺得我就要長遠的離開他們而走向死之國一樣。尤其是葦弟，哭得現出醜的臉。唉，我想朋友呵，請給我一點快樂吧……於是我不覺笑了。我請他們替我清理一下東西，他們便在牀鋪底下拖出那口大籐箱子，在箱子裏有幾細花手絹的小包，我說：「這我要的，隨着我進『協和』吧。」他們便遞給我，我又給他們看，原來都滿滿是信札，我又向他們笑：「這，你們的也在內！」他們才似乎也快樂些了。葦弟又忙

着從抽屜裏遞給我一本照片，是要我也帶去的樣子，我更笑了。這裏面有七八張是葦弟的單像。我又特容許了葦弟接吻在我手上，並握着我的手在他臉上摩擦。於是這屋子才不至於像真的有個殭屍停着的一樣，天光這時也慢慢顯出了魚肚白。他們又忙亂了，慌着在各處找洋車。於是我病院的生活便始開了。

### 三月四號

接蘊姐死電是二十天以前的事，而我的病卻又一天有希望一天了。所以在一號又由送我進院的幾人把我送轉公寓來，房子已打掃得乾乾淨淨。又怕因為我冷，特生了一個小小的洋爐，我真不知應怎樣才能表示我的感謝，尤其是葦弟和毓芳。金和周又在我這兒住了兩夜才走，都充當我的看護，我是每日都躺着，簡直舒服得不像住公寓，同在家裏也差不了什麼了！毓芳還決定再陪我住幾天，等天氣還暖 and 點便替我上西山去找房子，我便好專去養病，我也真能離開北京。可恨陽曆三月了，還如是之冷！毓芳硬要住在這兒，我也不好十分拒絕，所以前兩天為金和周搭的一個小鋪又不能撤了。

近來在病院卻把我自己的心又醫轉了，這實實在在卻是這些朋友們的溫情把牠又重暖了起來。又覺得這宇宙還充滿着愛呢。尤其是凌吉士，當他走到醫院去看我時，我便覺得很驕傲，我想他那種丰儀才夠去看一個在病院女友的病，並且我也懂得，那些看護婦都在羨慕着我呢。有一天，那個很漂亮的密司楊問我：

「那高個兒，是你的什麼人呢？」

「朋友！」我是忽略了她問的無禮。

「同鄉嗎？」

「不，他是南洋的華僑。」

「那末是同學？」

「也不是。」

於是她狡猾的笑了，「就僅是朋友嗎？」

自然，我可以不必臉紅，並且還可以警誡她幾句，但我卻慚愧了。她看到我閉着眼裝

要睡的狼狽樣兒，便很得意的笑着走去。後來我一直都惱着她。並且爲了躲避麻煩，有人問起輩弟時，我便扯謊說是我的哥哥。有一個同周很好的小夥子，我便說是同鄉，或是親戚的亂扯。

當毓芳上課去後，我一人留在房裏時，我就去翻在一月多中所收到的信，我又很快活，很滿足，還有許多人在記念我呢。我是須要別人記念的，總覺得能多得點好意就好。父親是更不必說，又寄了一張像來，只是白頭髮似乎又多了幾根。姊姊們都好，可惜就爲小孩們忙得很，不能多替我寫信。

信還沒看完，凌吉士又來了。我想站起來，但他卻把我按住。他握着我的手時，我快活得真想哭了。我說：

「你想沒想到我又會回轉這屋子呢？」

他只瞅着那側面的小鋪，表示一種不高興的樣子，於是我告訴他從前的那兩位客已走了，這是特爲毓芳預備的。

他聽了便向我說他今晚不願再來，怕毓芳會厭煩他。於是我的心裏更充滿樂意了，「難道你就不怕我厭煩嗎？」

他坐在牀頭更長篇的述說他這一月多中的生活，還怎樣和雲霖衝突，鬧意見，因為他贊成我早些出院，而雲霖執着說不能出來。毓芳也附着雲霖，他懂得他認識我的時間太少，說話自然不會起影響，所以以後他都不管這事了，並且在院中一和雲霖碰見，自己便先回來了。

我懂得他的意思，但我卻裝着說：「你還說雲霖，不是雲霖我還不會出院呢，住在裏面真舒服多了。」於是我又看見他默默的把頭掉到一邊去，不答應我的話。

他算着毓芳快來時，便走了，還悄悄告訴我說等明天再來。果然，不久毓芳便回來了。毓芳不會問，我也不告她，並且她為我的病，不願同我多說話，怕我費神，我更樂得藉此可以多去想些另外的小閒事。

三月六號



當毓芳上課去後，把我一人掉在房裏時，我便會想起這所謂男女間的怪事；其實在這上面，不是我愛自誇，我所受的訓練，至少也有我幾個朋友們的相加或相乘，但近來我卻非常之不能了解了。當獨自同着那高個兒時，我的心便會跳起來，又是羞慚，又是害怕，而他呢，他只是那樣隨便的坐着，類乎天真的講他過去的歷史，有時是握着我的手；但這也不過是非常之自然，然而我的手便不會很安靜的被握在那大手中，是慢慢的會發燒。並且一當他站起身預備走時，不由的我心便慌張了，好像我將跌入那可怖的不安中，於是我釘着他看，真說不清那眼光是求憐，還是怨恨；但他卻忽略了我這眼光，偶爾懂得了，也只說：「毓芳要來了喇！」我應當怎樣說呢？他是在怕毓芳！自然，我也曾不願有人知道我暗地一人所想的一些不近情理的事，不過近來我又感得我有別人了解我感情的必要；幾次我向毓芳含糊的說起我的心境，她還只是那樣忠實的替我蓋被子，留心到我的藥，我真不能不有點煩悶了。

三月八號

毓芳已搬回去，葦弟卻又想代替那看護的差事。我知道，如若葦弟來，一定比毓芳還好，夜晚若想茶喫時，總不至於因聽到那濃睡中的鼾聲而不願攪擾人而把頭縮進被窩點算了；但我自然拒絕他這好意，他又固執着，我只好說：「你在這裏，我有許多不方便，並且病呢，也好了。」他還要證明間壁的房子是空着，他可以住間壁，我正在無法時，凌吉士卻來了，我以為他們還不認識，而凌吉士已握着葦弟的手，說是在醫院已見過兩次。葦弟只冷冷的不理他，我笑着向凌吉士說：「這是我的弟弟，小孩子，不懂交際，你常來同他玩罷。」葦弟真的變成了小孩子，喪着臉站起身就走了。我因為有人在面前，便感得不快，也只好掩藏住，並且覺得有點對凌吉士不住。但他卻毫沒介意，反問我：「不是他姓白嗎？怎會變成你的弟弟？」於是我笑了：「那末你是只准姓凌的人叫你做哥哥弟弟的！」於是他也笑了。

近來青年人在一處時，便老喜歡研究到這一個「愛」字，雖說有時我也似乎懂得點，不過終究還是不很說得清。至於男女間的一些小動作，似乎我又太看得明白了。也許

便是因爲我懂得了這些小動作，而於「愛」才反迷糊，才沒有勇氣鼓吹戀愛，才不敢相信自己還是一個純粹的夠人愛的小女子，並且才會懷疑到世人所謂的「愛」以及我所接受的「愛」……

在我剛稍微有點懂事的時候，便給愛我的人把我苦夠了，給許多無事的人以誣蔑我，凌辱我的機會，以至我頂親密的小伴侶們也疏遠了。後來又爲了愛的脅迫，使我害怕得離開了我的學校。以後，人雖說一天天大了，但總常常感到那些無味的糾纏，因此有時不特懷疑到所謂「愛」，竟會不屑於這種親密。葦弟他說他愛我，爲什麼他只會常常給我一些難過呢？譬如今晚，他又來了，來了便哭，並且似乎帶了很濃的興味來哭一樣，無論我說：「你怎麼了，說呀！」我求你，說話呀，葦弟……」他都不理會。這是從未有的事，我盡我的腦力也猜想不出他所驟遭的這災禍。我應當把不幸朝那一方去揣測呢？後來，大約他是哭夠了，於是才大聲說：「我不喜歡他！」「這又是誰欺侮了你呢，這樣大嚷大鬧的？」「我不喜歡那高個子！那同你好的！」哦，我這才知道原來還是嘔我的氣。我不覺得

會笑了。這種無味的嫉妒，這種自私的佔有，便是所謂愛嗎？我發笑，而這笑，自然不會安慰到那有野心的男人的。並且因了我不屑的態度，更激起他那不可抑制的怒氣。我看着他那放亮的眼光，我以為他要噬人了，我想：「來吧！」但他卻又低下頭去哭了，還揩着眼淚，踉蹌的又走出去。

這種表示，也許是稱爲狂熱的，真率的愛的表現吧，但葦弟卻毫不加思索地來使用在我面前，自然是只會失敗；並不是我願意別人虛僞點，做作點在愛上，我只覺得想靠這種小孩般舉動來打動我的心，是全無用。或者這因爲我的心是生來便如此硬；那我之種種不愜於人意而得來煩惱和傷心，也是應該的。

葦弟一走，自自然然我把我自己的心意去揣摩，去仔細回憶到那一種溫柔的，大方的，坦白而又多情的態度上去，光這態度已夠人欣賞得像喫醉一般的感到那融融的蜜意，於是我拿了一張畫片，寫了幾個字，命伙計即刻送到第四寄宿舍去。

三月九號

我看見安安閒閒坐在我房裏的凌吉士，不禁又可憐到葦弟，我祝禱世人不要像我一樣，忽略了蔑視了那可貴的真誠而把自己陷到那不可拔的渺茫的悲境裏；我更願有那末一個真誠純潔的女郎去飽領葦弟的愛，並填實葦弟所感得的空虛啊！

三月十三

好幾天又不提筆，不知還是因為我心情不好，或是找不出所謂的情緒。我只知道，從昨天來我是更只想哭了。別人看到我哭，便以為我在想家，想到病，看見我笑呢，又以為我快樂了，還欣慶着這健康的光芒……但所謂朋友皆如是，我能告誰以我的不屑流淚，而又無力笑出的癡駭心境？並且因我看清了自己在人間的種種不願捨棄的熱望以及每次追求而得來的懊喪，所以連自己也不願再同情這未能悟澈所引起的傷心。更哪能捉住一管筆去詳細寫出自怨和自恨呢！

是的，我好像又在發牢騷了。但這只是隱忍着在心頭而反覆向自己說，似乎還無礙。因為我並未有過那種膽量，給人看我的蹙緊眉頭，和聽我的嘆氣，雖說人們早已無條

件的贈送過我以「猖傲」「怪僻」等等好字眼。其實，我並不是要發牢騷，我只想哭，想有那末一個人來讓我倒在他懷裏哭，並告訴他：「我又糟塌我自己了！」不過誰能了解我，抱我，撫慰我呢？是我只能在笑聲中咽住「我又糟塌我自己了」的哭聲。

我到底又爲了什麼呢，這真好難說！自然我是未曾有過一刻私自承認我是愛戀上那高個兒了的，但他之在我的心心念念中怎地又蘊蓄着一種分析不清的意義。雖說他那頰長的身軀，嫩玫瑰般的臉龐，柔軟的眼波，惹人的嘴角，是可以誘惑許多愛美的女子，並以他那嬌貴的態度傾倒那些還有情愛的。但我豈肯爲了這些無意識的引誘而迷戀到一個十足的南洋人！真的，在他最近的談話中，我懂得了他的可憐的思想：他需要的是什麼？是金錢，是在客廳中能應酬他買賣中朋友們的年青太太，是幾個穿得很標緻的白胖兒子。他的愛情是什麼？是拿金錢在妓院中，去揮霍而得來的一時肉感的享受，和坐在軟軟的沙發上，擁着香噴噴的肉體，嘴抽着煙捲，同朋友們任意談笑，還把左腿疊壓在右膝上；不高興時，便拉倒，回到家裏老婆那裏去。熱心於演講辯論會，網球比賽，留學哈佛，做

外交官，公使大臣，或繼承父親的職業，做橡樹生意，成資本家……這便是他的志趣！他除了不滿於他父親未曾給他過多的錢以外，便什麼都是可使他在一夜不會做夢的睡覺；如有，便也只是嫌北京好看的女人太少，讓他有時也會厭膩起遊戲園，戲場，電影院，公園來……唉，我能說什麼呢？當我明白了那使我愛慕的一個高貴的美型裏，是安置着如此的一個卑劣靈魂，並且無緣無故還接受過他的許多親密，這親密自然是還值不了在他從妓院中揮霍裏剩餘下的一半多！想起那落在我髮際的吻來，真又使我悔恨到想哭了！我豈不是把我獻給他任他來玩弄我，來比擬到賣笑的姊妹中去！然而這又都只能把責備來加上我自己使我更難受的，因為假設只要我自己肯，肯把嚴厲的拒絕放到我眸子中去，我敢相信他不會那樣大膽，並且我也敢相信他之所以不會那樣大膽，是由於他還未曾有過那戀愛的火焰燃熾……唉！我應該怎樣來咀呪我自己了！

### 三月十四

這是愛嗎，也許要愛才具有如此的魔力，不是，為什麼一個人的思想會變幻得如此

不可測！當我睡去的時候？我看不起那美人，但剛從夢裏醒來，一揉開睡眠，便又思念那市僧了。我想：他今天會來嗎？什麼時候呢？早晨，過午，晚上？於是我跳下牀來，急忙忙的洗臉，鋪牀，還把昨夜丟在地下的一本大書檢起，不住的在邊緣處摩挲着，這是凌吉士昨夜遺忘在這兒的一本威爾遜演講錄。

三月十四晚上

我是有如此一個美的夢想，這夢想是凌吉士所給我的。然而同時又爲他而破滅，所以我因了他才能滿飲着青春的醇酒，在愛情的微笑中度過了清晨；但因了他，我認識了「人生」這玩藝，而灰心而又想到死；至於痛恨到自己甘於墮落，所招來的，簡直只是最輕的刑罰！真的，有時我爲願保存我所愛的，我竟想到「我有沒有力去殺死一個人呢？」

我想遍了，我覺得爲了保存我的美夢，爲了免除使我生活的力一天天減少，頂好是即刻上西山好，但毓芳告訴我，說她所託找房子的那位住在西山的朋友還沒有回信來，我又怎好再去詢問或催促呢？不過我決心了，我決心讓那高小子來嘗一嘗我的不柔順，



不近情理的倨傲和侮弄。

三月十七

那天晚上葦弟賭着氣回去，今天又小小心心的自己來和解，我不覺笑了。並感到他的可愛。如若一個女人只要能找得一個忠實的男伴做一身的歸落，我想誰也沒有葦弟可靠。我笑問：「葦弟，還恨姊姊不呢？」於是他羞慚的說：「不敢。姊姊，你了解我罷！我是除了希冀你不會擯棄我以外不敢有別的念頭的。一切只要你好，你快樂就夠了！」這還不真摯嗎？這還不動人嗎？比起那白臉龐紅嘴唇的如何？但是後來我說：「葦弟，你好，你將來一定是一切都會很滿你意的。」他却露出悽然的一笑。「永世也不會——但願如你所說……」這又是什麼呢？又是給我難受一下！我恨不得跪在他面前求他只賜我以弟弟或朋友的愛罷！單單爲了我的自私，我願我少些糾葛，多快樂點。葦弟愛我，並會說那樣好聽的話，但他忽略了：第一他應當真的減少他的熱望，第二他也應隱藏起他的愛來。我爲了這一個老實的男人，所感到無能的抱歉，真也夠受了。

三月十八

我又託夏在替我往西山找房了。

三月十九

凌吉士居然已幾日不來我這裏了。自然我不會打扮，不會應酬，不會治理家事，我有肺病，無錢，他來我這裏做什麼！我本無須乎要他來，但是真的不來了却又更令我傷心，更證實他以前的輕薄。難道他也是如葦弟一樣老實，當他看到我寫給他的字條「我有病，請不要再來擾我」就信爲是真話，竟不可違背，而果真不來麼？這又使我只想再見他一面，到底審看一下這高大的怪物是怎樣的在覷看我。

三月二十

今天我在雲霖處跑了三次，都未曾遇見我想見的人，似乎雲霖也有點疑惑，所以他問我這幾天見着凌吉士沒有。我只好又悵悵的跑回來。我實在焦煩得很，我敢自己欺自己說我這幾日沒有思念到他嗎？

晚上七點鐘的時候，毓芳和雲霖來邀我到京都大學第三院去聽英語辯論會，並且乙組的組長便是凌吉士。我一聽到這消息，心就立刻砰砰的跳起來。我只得拿病來推辭了這善意的邀請。我這無用的弱者，我沒有膽量去承受那激動，我還是希望我能不見着他。不過在他倆走時，我却又請他倆致意到凌吉士，說我問候他。唉，這又是多無意識啊！

三月二十一

在我剛喫過鷄子牛奶，一種熟習的叩門聲便響着，在紙格上還印上一個頗長的黑影。我只想跳過去開門，但不知爲一種什麼情感所支使，我咽着氣，低下頭去了。

「莎菲，起來沒有？」這聲音是如此柔嫩令我一聽到會想哭。

爲了知道我已坐在椅子上嗎？爲了知道我無能發氣和拒絕嗎？他輕輕的推開門便走進來了。我不敢仰起我滋潤的眼皮來。

「病好些沒有，剛起來嗎？」

我答不出一句話。

「你真在生我的氣啊。莎菲，你厭煩我，我只好走了。莎菲！」

他走，於我自然很合適，但我又猛然擡起頭拿眼光止住了他開門的手。

誰說他不是一個壞蛋呢，他懂得了。他敢於把我的雙手握得緊緊的。他說：

「莎菲，你捉弄我了。每天我走你門前過，都不敢進來，不是雲霖告訴我說你不會生我氣，那我今天還不敢來。你，莎菲，你厭煩我不呢？」

誰都可以體會得出來，假使他這時敢於擁抱住我，狂亂的吻我，我一定會倒在他手腕上哭了出來：「我愛你呵！我愛你呵！」但他却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裏又在想：「來呀，抱我，我要接吻在你臉上咧！」自然，他依舊還握着我的手，把眼光緊釘在我臉上，然而我搜遍了，在他的各種表示中，我得不着我所等待於他的賜與。爲什麼他僅僅只懂得我的無用，我的可輕侮，而不够瞭解他之在我心中所占的是一種怎樣的地位！我恨不得用脚尖踢出他去。不過我又爲了另一種情緒所支配，我向他搖了頭，表示是不厭煩他的來到。

於是我又很柔順的接受了他許多淺薄的情意，聽他又說着那些使他津津有味  
的卑劣享樂，以及「賺錢和化錢」的人生意義，並承他暗示我許多做女人的本分。這些  
又使我看不起他，暗罵他，嘲笑他，我拿我的拳頭，隱隱痛擊我的心，但當他揚揚地走出我  
房時，我受逼得又想哭了。因為我壓制住我那狂熱的欲念，我未曾請求他多留一會兒。

唉，他走了！

### 三月二十一夜

在去年這時候，我過的是一種什麼生活！爲了有蘊姊千依百順的疼我，我便裝病躺  
在牀上不肯起來。爲了想受蘊姊撫摩我，便因那着急無以安慰我而流淚的滋味，我伏在  
桌上想到一些小不滿意的，事而啾啾唧唧的哭。便有時因在整日靜寂的沉思裏得了點  
哀感，但這種淡淡的淒涼，却更令我捨不得去擾亂這情調，似乎在這裏面我也可以味出  
一縷甜意一樣的。至於在夜深了的法國公園，聽躺在草地上的蘊姊唱牡丹亭，那又是更  
不願想到的事了。假使她不會被神捉弄般的去愛上那蒼白臉色的男人，她一定不會死

去的這樣快，我當然不會一人漂流到北京，無親無愛的在病中掙扎，雖說有幾個朋友，他們也很體惜我，但在我所感應得出的我和他們的關係能和蘊姐的愛在一個天平上相秤嗎？想起蘊姊，我是真應當像從前在蘊姊面前撒嬌一樣的縱聲大哭，不過這一年來，因為多懂得了一些事，雖說時時想哭却又咽住了，怕讓人知道了厭煩。近來呢，我更是不知爲了什麼只能焦急。而想得點空閒去思慮一下我所做的，我所想的，關於我的身體，我的名譽，我的前途的好處和歹處的時間也沒有，整天把紊亂的腦筋只放到一個我不願想到的去處，因為便是我想逃避的，所以越把我弄成焦煩苦惱得不堪言說！但是我除了說「死了也活該！」是不能再希冀什麼了。我能求得一些同情和慰藉嗎？然而我們似乎在向人乞憐了。

晚飯一喫過，毓芳便和雲霖來我這兒坐，到九點我還不肯放他倆走。我知道，毓芳礙住面子祇好又坐下來，雲霖藉口要預備明天的課，執意一人走回去了。於是我隱隱的向毓芳吐露我近來所感得的窘狀，我只想她能懂得這事，並且能硬自作主來把我的生活

改變一下，做我自己所不能勝任的。但她完全把話聽到反面去了，她忠實的告誡我：「莎菲，我覺得你太不老實，自然你不是有意，你可太不留心你的眼波了。你要知道，凌吉士他們比不得在上海同我們玩耍的那羣孩子，他們很少機會同女人接近，受不起一點好意的，你不要令他將來感到失望和痛苦。我知道，你那裏會愛到他呢？」這錯誤是不是又該歸到我，假設我不想求助於她而向她饒舌，是不是她不會說出這更令我生氣，更令我傷心的話來？我噎着氣又笑了：「芳姊，不要把我說得太壞了吓！」

毓芳願意留下住一夜時，我又趕着她走了。

像那些才女們，因得了一點點不很受用，便能「我是多愁善感呀！」「悲哀呀我的心……」「……」做出許多新舊的詩。我呢，沒出息的，白白被這些詩境困着，連想以哭代替詩句來表現一下我的情感的搏鬥都不能。光在這上面，爲了不如人，也應撩開一切去努力做人才對，便還退一千步說，爲了自己的熱鬧，得一羣淺薄眼光之讚頌，我總也不該不拏起筆或鎗來。真的便把自己陷到比死還難忍的苦境裏，單單爲了那男人的柔髮，

紅脣……

我又夢想到歐洲中古的騎士風度，這拿來比擬是不會有錯，如其是有人看到凌吉士過的。他又能把那東方特長的溫柔保留着。神把什麼好的，都慨然賜給他了，但神爲什麼不再給他一點聰明呢？他還不懂得真的愛情呢，他確是不懂得，雖說他有了妻（今夜毓芳告我的）雖說他曾在新加坡乘着腳踏車追趕坐洋車的女人，因而戀愛過一小段時間，雖說他曾在「韓家潭」住過夜。但他真得到一個女人的愛過麼？他愛過一個女人麼？我敢說不會！

一種奇怪的思想又在我腦中燃熾了。我決定來教教這大學生。這宇宙並不是像他所懂的那樣簡單的啊！

三月二十二

在心的忙亂中，我勉強竟寫了這些日記了。早先是因爲蘊姐寫信來要，再三再四的，我只好開始來寫。現在是蘊姐又死了好久，我還捨不得不繼續下去，心想便爲了蘊姐在



世時所諄諄向我說的一些話而便永遠寫下去做紀念蘊姐也好。所以無論我那樣不願提筆，也只得胡亂畫下一頁半頁的字來。本來是睡了，但望到掛在壁上蘊姐的像，忍不住又爬起。爲免掉想念蘊姐的難受而提筆了。自然，這日記，我總是覺得除了蘊姐我不願給任何人看。第一是因爲這是特爲了蘊姐要知道我的生活而記下的一些瑣瑣碎碎的事，二來我也怕別人給一些理智的面孔給我看，好更刺透我的心；似乎我自己也會因了別人所尊崇的道德而真的也感到像犯了罪一樣的難受。所以這黑皮的小本子我是許久以來都安放在枕頭底下的墊被的下層。今天不幸我却違背我的初意了，然而也是不得已，雖說似乎是出於毫末思考。原因是葦弟近來非常誤解我，以致常常使得他自己不安，而又常常波及我，我相信在我平日的一舉一動中，我都很能表示出我的態度來。爲什麼他懂不了我的意思呢？難道我能直捷的說明，和阻止他的愛嗎！我常常想，假設這不是葦弟而是另外一人，我將會知道應怎樣處置是最合法的。偏偏又是如此能令我忍不住心去的一個好人！我無法了，我只好把我的日記給他看。讓他知道他之在我的心裏是怎

樣的無希望，並知道我是如何涼薄的反反覆覆的不足愛的女人。假設葦弟知道我，我自然是會將他當做我唯一可訴心肺的朋友，我會熱誠的擁着他同他接吻。我將替他願望那世界上最可愛，最美的女人……日記，葦弟是看過一遍，又一遍了，雖說他曾經哭過。但態度非常鎮靜，是出我意料之外的。我說：

「懂得了姊姊嗎？」

他點頭。

「相信姊姊嗎？」

「關於那方面的？」

於是我懂得那點頭的意義。誰能懂得我呢，便能懂得了這只能表現我萬分之一的日記，也只能令我看到這有限的而傷心喲！何況，希求人了解，而以想方設計用文字來反覆說明的日記給人看，已夠是多麼可傷心的事！並且，後來葦弟還怕我以為他未曾懂得我，於是笨鞋動我愛對我不留情！

「你愛他！你愛他！我不配你！」

我真想一賭氣扯了這日記。我能說我沒有糟塌這日記嗎？我只好向葦弟說：「我要睡了，明天再來罷。」

在人裏面，真不必求什麼！這不是頂可怕的嗎？假設蘊姊在，看見我這日記，我知道，她是會抱着我哭：「莎菲，我的莎菲！我爲什麼不再變得偉大點，讓我的莎菲不至於這樣苦啊……」但蘊姊已死了，我拿着這日記應怎樣的來痛哭才對！

三月二十三

凌吉士向我說：「莎菲！你真是一個奇怪的女子。」我了解這並不是懂得了我的什麼而說出的那句贊嘆。他所以爲奇怪的，無非是看見我的破爛了的手套，搜不出香水的抽屜，無緣無故扯碎了的新棉袍，保存着一些舊的小玩具……還有什麼？聽見些不常的笑聲，至於別的，他便無能去體會了，我也從未向他說過一句我自己的話。譬如他說「我以後要努力賺錢呀。」我便笑；他說到邀起幾個朋友在公園追着女學生時，「莎菲，那真

有趣。」我也笑。自然，他所說的奇怪，只是一種在他習慣上不常的奇怪。並且我也很傷心。我無能使他了解我而敬重我。我是什麼也不希求了，除了往西山去。我想到我過去的一切妄想，我好笑！

### 三月二十四

一當他單獨在我面前時，我覷着那臉龐，聆着那音樂般的聲音，我心便在忍受那感情的鞭打！爲什麼不撲過去吻住他的嘴唇，他的眉梢，他的……無論什麼地方？真的，有時話都到口邊了：「我的王！准許我親一下吧！」但又受理智，不，我就從沒有過理智，是受另一種自尊的情感所裁制而又咽住了。唉！無論他的思想是怎樣壞，而他使我如此癡狂的動情，是曾有過而無疑，那我爲什麼不承認我是愛上了他咧？並且，我敢斷定，假使他能把我緊緊的擁抱着，讓我吻遍他全身，然後他把我丟下海去，丟下火去，我都快樂的閉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愛情的死的來到。唉！我竟愛他了，我要他給我一個好好的死就夠了……

三月二十四夜深

我決心了。我爲拯救我自己被一種色的誘惑而墮落，我明早便會到夏那兒去，以免看見了凌吉士又痛苦，這痛苦已纏縛我如是之久了！

三月二十六

爲了一種糾纏而去，但又遭逢着另一種糾纏，使我不得不又急速的轉來了。在我去夏那兒的第二天，夢如便也去了。雖說她是看另一人去的，但使我很感到不快活。夜晚，她大發其對感情的一種新近所獲得的議論，隱隱的含着譏刺向我，我默然。爲不願讓她更得意，我睜着眼，睡在夏的床上等到了天明，我才又忍着氣轉來……

毓芳告訴我，說西山房子已找好了，並且又另外替我邀了一個女伴，也是養病的，而這女伴同毓芳又算是一個很好的朋友。聽到這消息，應該是很歡喜吧，但我剛剛在眉頭舒展了一點喜色，而一種黯然的淒涼便罩上了。雖說我從小便離開家，在外面混，但都有我的親戚朋友隨着我，這次上西山，固然說起來離城只有幾十里，但在我，一個活了二十

歲的人，開始一人跑到驀生的地方去，還是第一次，假使我竟無聲無息的死在那山上，誰是第一個發現我死屍的？我能擔保我不會死在那裏嗎？也許別人會笑我擔憂到這些小事，而我卻真的哭過，當我問毓芳捨不捨得我時，而毓芳卻笑，笑我問小孩話，說是這一點點路有什麼捨不得，直到毓芳准許了我每禮拜上山一次，我才不好意思的揩乾眼淚。

下午我到葦弟那兒去了，葦弟也說他一禮拜上山一次，填毓芳不去的空日。

回來已夜了，我一人寂寂寞寞的在收拾東西，想到我要離開北京的這些朋友們，我又哭了。但一想到朋友們都未曾向我流淚，我又擦去我臉上的淚痕。我是將一人寂寂寞寞的又離開這古城了。

在寂寞裏，我又想到凌吉士了，其實，話不是這樣說，凌吉士簡直不能說「想起」，又想起，「完全是整天都在繫念到他，只能說：「又來講我的凌吉士吧。」這幾天我故意造成的離別，在我是不可計的損失，我本想放鬆了他，而我把他捏得更緊了。我既不能把他從我心裏壓根兒拔去，我爲什麼要躲避着不見他的面呢？這真使我懊惱，我不能便如此

同他離別這樣寂寂寞寞的走上西山……

三月二十七

一早毓芳便上西山去了，去替我佈置房子，說好明天我便去。我爲她這番盛情，我應怎樣去找得那些沒有的字來表示我的感謝。我本想再默一天在城裏，便也不好說出了。我正焦急的時候，凌吉士才來，我握緊他雙手，他說：

「莎菲！幾天沒見你了！」

我很願意在這時我能哭得出來，抱着他哭，但眼淚只能噙在眼裏，我只好又笑了。他聽見明天我要上山時，他顯出的那驚詫和一種嗟嘆，又很安慰到我，於是我真的笑了。他見到我笑，便把我的手反捏得緊緊的，緊得使我生痛。他怨恨似的說：

「你笑！你笑！」

這痛，是我從未有過的舒適，好像心裏也正錐下去一個什麼東西，我很想倒下他的手腕去，而這時羣弟卻來了。

葦弟知道我恨他來，而他偏不走。我向着凌吉士使眼色，我說：「這點鐘有課吧？」於是我送凌吉士出來。他問我明早什麼時候走，我告他；我問他還來不來呢，他說回頭便來；於是我望着他快樂了，我忘了他是怎樣可鄙的人格，和美的相貌了，這時他在我的眼裏是一個傳奇中的情人。哈，莎菲有了一個情人了！……

### 三月二十七晚

自從我趕走葦弟到這時已是整整五個鐘頭了。在這五點鐘裏，我應怎樣才想得出一個恰合的名字來稱呼牠？像熱鍋上的螞蟻，在這小房子裏不安的坐下，又站起，又跑到門縫邊瞧，但是——他一定不來了，他一定不來了，於是我又想哭，哭我走得這樣淒涼，北京就沒有了一個人陪我一哭嗎？是的，我是應該離開這冷酷的北京的，爲什麼我要捨不得這板床，這油膩的書桌，這三條腿的椅子……是的，明早我就要走了，北京的朋友們不會再膩煩莎菲的病。爲了朋友們輕快的舒適，莎菲便爲朋友們死在西山也是該的！但都能如此的讓莎菲一人得不着一點熱情，孤孤寂寂的上山去，想來莎菲便不死，也不會有



損害或激動於人心吧……不想！不想！有什麼可想的？假使莎菲不如此貪心在攫取感情，那莎菲不是便很可滿足於那些眉目間的同情了嗎……

關於朋友，我不說了。我知道永世也不會使莎菲感到滿足這人間約友誼的。

但我能滿足些什麼呢？凌吉士答應我來，而這時已晚上九點了。縱是他來了，我便會很快樂嗎？他會給我所須要的吗……

想起他不來，我又該痛恨我自己了！在很早的從前，我懂得對付那一種男人便應用那一種態度，而到現在反蠢了。當我問他還來不來時，我怎能顯露出那希求的眼光，在一個漂亮人面前，是不應老實，讓人瞧不起……但我愛他，爲什麼我要使用技巧？我不能直接向他表明我的愛嗎？並且我覺得只要於人無損，便吻人一百下，爲什麼便不可以被准許呢？

他既答應來，而又失信，顯見得是在戲弄我。朋友，留點好意在莎菲走時，總不至於像是一種損失吧。

今夜我簡直狂了。語言，文字是怎樣在這時顯得無用！我心像被許多小老鼠啃着一樣，又像一盆火在心裏燃燒。我想把什麼東西都摔破，又想冒着夜氣在外面亂跑去，我無法制止我狂熱的感情的激蕩，我便躺在這熱情的針氈上，反過去也刺着，翻過來也刺着，似乎我又是在油鍋裏聽到那油沸的響聲，感到渾身的灼熱……爲什麼我不跑出去呢？我等着一種渺茫的無意義的希望到來！哈……想到那紅脣，我又癩了！假使這希望是可能的話——我獨自又忍不住笑，我再三再四反覆問我自己：「愛他嗎？」我更笑了。莎菲不會傻到如此地步去愛上那南洋人。難道因了我不承認我的愛，便不可以被人准許做一點兒於人也無損的事。

假使今夜他竟不來，我怎能甘心便忽然上西山去……

唉！九點半了！

九點四十分！

三月二十八晨三時

莎菲生活在世上，所要人們的了解她體會她的心太熱烈太懇切了，所以長遠的沉溺在失望的苦惱中，但除了自己，誰能夠知道她所流出的眼淚的分量？

在這本日記裏，與其說是莎菲生活的一段記錄，不如直接算爲莎菲眼淚的每一個點滴，是在莎菲心上，才覺得更切實。然而這本日記現在是要收束了，因爲莎菲已無須乎此——用眼淚來洩憤和安慰，這原因是對於一切都覺得無意識，流淚更是這無意識的極深的表白，可是在這最後一頁的日記上，莎菲應該用快樂的心情來慶祝，她是從最大的那失望中，驀然得到了滿足，這滿足似乎要使人快樂得到死才對。但是我，我只從那滿足中感到勝利，從這勝利中得到淒涼，而更深的認識我自己的可憐處，可笑處，因此把我這幾月來所縈縈於夢想的一點「美」反飄渺了，——這個美便是那高個兒的丰儀！

我應該怎樣來解釋呢？一個完全癡狂於男人儀表上的女人的心理！自然我不會愛他，這不會愛，很容易說明，就是在他丰儀的裏面是躲着一個何等卑醜的靈魂！可是我又傾慕他，思念他，甚至於沒有他，我就失掉一切生活意義的保障了；並且我常常想，假使有

那末一日，我和他的嘴唇合攏來，密密的，那我的身體就從這心的狂笑中瓦解去，也願意。其實，單單能獲得騎士一般的那人兒的溫柔的一撫摩，隨便他的指尖觸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犧牲一切，我也肯。

我應當發癲，因為像這些幻想中的異跡，夢似的，終於毫無困難的都給我得到了。但是從這中間，我所感得的是我所想像的那些會醉我靈魂的幸福麼？不啊！

當他——凌吉士——在晚間十點鐘來到時候，開始向我囁嚅的表白，說他是如何的在想我……還使我心動過好幾次；但不久我看到他那被情慾在燃燒的眼睛，我就害怕了。於是從他那卑劣的思想中所發出的更醜的誓語，又振起我的自尊心來！假使他把这串淺薄肉麻的情話去對別個女人說，一定是很動聽的，可以得一個所謂的愛的心吧。但他卻向我，就由這些話語的力，把我推得隔他更遠了。唉，可憐的男子！神既然賦與你這樣的一副美形，卻又暗暗的捉弄你，把那一個毫不相稱的靈魂放到你人生的頂上！你以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嗎？我所歡喜的是「金錢」嗎？我所驕傲的是「地位」嗎？

「你在我面前，是顯得多麼可憐的一個男子啊！」我真要爲他不幸而痛哭，然而他依樣把眼光鎖住我臉上，是被情慾之火燃燒得如何的怕人！倘若他只限於肉感的滿足，那末他倒可以用他的色來摧殘我的心；但他卻哭聲的向我說：「莎菲，你信我，我是不會負你的！」啊，可憐的人！他還不知道在他面前的這女人，是用如何的輕蔑去可憐他的使用這些做作，這些話！我竟忍不住而笑出聲來，說他也知道愛，會愛我，這只是近於開玩笑！那情慾之火的巢穴——那兩隻灼閃的眼睛，不正在宣佈他除了可鄙的淺薄的須要，別的一切都不知道麼？

「喂，聰明一點，走開吧，『韓家潭』那個地方才是你尋樂的場所！」我既然認清他，我就應該這樣說，教這個人類中最劣種的人兒滾出去。然而，雖說我暗暗地在嘲笑他，但當他大膽地貿然伸開手臂來擁我時，我竟又忘記了一切，我臨時失掉了我所有的一些自尊和驕傲，我是完全被那僅有的一副好丰儀迷住了。在我心中，我只想，「緊些！多抱我一會兒吧，明早我便走了！」假使我那時還有一點自制力，我該會想到他的美形以外的

那東西，而把他像一塊石頭般，丟到房外去。

唉！我能用什麼言語或心情來痛悔他，凌吉士，這樣一個可鄙的人，吻我了！我靜靜默的承受着！但那時，在一個溫潤的軟熱的東西放到我臉上，我心中得到的是些什麼呢？我不能像別的女人一樣會暈倒在她那愛人的臂膀裏！我是張大着眼睛望他，我想：「我勝利了！我勝利了！」因為他所以使我迷戀的那東西，在吻我時，我已知道是如何的滋味——我同時鄙夷我自己了！於是我忽然傷心起來，我把他用力推開，我哭了。

他也許忽略了我的眼淚，以為他的嘴唇是給我如何的溫軟，如何的嫩膩，是把我的心融醉到發迷的狀態裏吧，所以他又挨我坐着，繼續說了許多所謂愛情表白的肉麻話。

「何必把你那令人惋惜處暴露得無餘呢？」我真這樣的又可憐起他來。

我說：「不要亂想吧，說不定明天我便死去了！」

他聽着，誰知道他對於這話是得到怎樣的感觸？他又吻我，但我躲開了，於是那嘴唇便落到我手上……

我決心了，因為這時我有的是充足的清晰的腦力，我要他走，他帶點抱怨顏色，纏着我。我想，「爲什麼你也是這樣傻勁呢？」他於是直接到夜十二點半鐘才走。

他走後，我想起適間的事情。我就用所有的力量來痛擊我的心！爲什麼呢，給一個如此我看不起的男人接吻？既不愛他，還嘲笑他，又讓他來擁抱？真的，單憑了一種騎士般的丰度，就能使我墮落到如此地步麼？

總之，我是給我自己糟塌了，凡一個人的仇敵就是自己，我的天，這有什麼法子去報復而償還一切的損失？

好在在這宇宙間，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我已浪費得儘夠了。那末因這一番經歷而使我更陷到極深的悲境裏去，似乎也不成一個重大的事件。

但是我不願留在北京，西山更不願去了，我決計搭車南下在無人認識的地方，浪費我生命的餘剩，因此我的心從傷痛中又興奮起來，我狂笑的憐惜我自己：

「悄悄地活下來，悄悄地死去，啊！我可憐你，莎菲！」

## 過年

時分還不到春天，小菡便總有點覺得日子長了。

一清早，還不等天亮，在一張快有五尺寬的朱紅漆的大床上，小菡就圓圓睜着兩顆大眼了。窗戶紙上微微透着乳白，夜來的殘燈還照出討厭的紅光。小菡很茫然，想睡去，又睡不着，終於把頭也縮進被窩裏了，眼閉着，於是許多大的，小的，五顏六色的花紋便在眼中閃去閃來，她很高興，她不敢張開眼來，經驗告訴她，不閉着眼是看不見這異景的，但不久，眼就很疲倦的脹痛了，她又把小手托着臉頰，又去睡，却仍睡不着。她再鑽出被窩時，天



却大亮了。她照那光度的審查，她斷定陽光已照到牆上了，而且也快落到瓦上了。她不覺的一翻身就爬了起來，拉開那淡綠色的半舊的湖縐帳子，她看見了她的書包，石榴花布的書包，亂糟糟的放在春檯上，那精緻的，大紅洋紗細帶就垂了下來，帶端繫的一枚銀質的有眼的小錢，是平放在地板上了。她才恍然想起學校是已放了假，她無須乎早早就起來了。於是她悄然的站在踏板上，蹣着腳捻息了那矮座洋油燈，玻璃罩上都有許多黑煙了。

她沒有穿衣，她又睡下了，一家人都還沒有一點聲音呢。

在被窩裏，她沒有事做，她儘靜靜的互玩弄着兩隻小手。

好久了。如意才起來，如意是睡在她後房裏的一個十五六歲的丫頭，又胖，脾氣又不好，是常常要喫籃竹筍子炒肉絲的一個丫頭。籃竹筍子炒肉絲，就是說她常常要挨篾板子打的。但小菡從不打她，小菡的媽也不打她，打她的是小菡頂怕的舅媽，和待小菡很好的表姐們。如意雖說常挨打，她却更健實，又貪喫，又貪睡，陪着小菡玩時，總得把小菡丟棄

到一邊，她不管小菡怕不怕，寂寞不寂寞，她總垂着頭，呼呼的睡着了。

如意把灰出完，就來小菡房裏掃地。小菡說要起來，如意却攔阻她：

「都沒起來，你起來做什麼？幾多冷！」

「我睡不得了，如意！」

「等會兒吧，等我把事做完，燒了烘籠再起來吧。」這是如意待她好的時候才這樣，不是說話的聲音就得給小菡恨她，恨得只想她又做錯了別的事好挨打。小菡一覺得她好時，又關心到她了。

「如意！昨天晚上你又到廚房裏推牌九了的囉！我告你，毛弟看見過。我聽見毛弟在倒廳裏大聲罵，說要告舅媽搥你呢。順香、荷花，都在場，要挨打，恐怕今天三個人都躲不掉呢。」

「哼！告就是的，我不怕。」

如意又到前房裏去抹灰了。前房是小菡的媽的房。有小菡睡的這間房兩個大還不

止。好久來都空着了。小鹵常常聽見老鼠在那房裏叫，就心媽床上的帳子被窩會讓老鼠佔着，做起窠來，白天走去，都還好，只盼望媽快回來就好，聽到如意在抹床上的描金雕花板了，忍不住又問：

「昨天我又聽見一些大老鼠小老鼠在那裏叫，你看看，看老鼠生兒沒有！」

如意不答她，只將抹布角塞進許多不同的床板眼裏去，一往一來的拉着。

如意不答她，她也不生氣，幾年來了，她都是如意伏侍她一切的，她有時還很親熱她呢，雖說如意待她也不見得特別好。所以她又說：

「唉，如意！我們學校，假都放了三四天了，怎麼媽的學校裏還不放假呢？我說，媽今天會回來不會回來？等下子，要三喜去接弟弟就好。」

「想得好，三喜會去替你接弟弟，三喜的事多得很呢，這幾天總還有足足幾天得陪老爺去打牌，押寶，昨天他就得了挨邊二十來吊的酒錢……」如意不說下去了，她想到三喜的錢，她還欠三喜兩吊多，三喜却拏那錢爲他自己買了一雙藥水皮底緞鞋，又給順

香買了兩縷片絨紮辮子，一大塊生髮膠。大約今天順香的前劉海，更梳得齊整了……

小茵却想到媽和弟弟去了。早先多好，媽總在家，睡在前頭房裏幾多熱鬧，晚上醒了，就可以叫「媽媽！」媽也總是和聲的答應：「小茵！不怕啊，媽沒有睡呢。」後來，媽到學校去了，但弟弟還同奶媽睡在前面橫床上，她可以常常去摸弟弟睡着了臉，她又常常同弟弟在媽的大床上玩。她伏着，把自己當成馬讓弟弟騎，雖說腿跪得疼了，但看見弟弟笑，自己也就異常高興。現在呢，有三四個月了，她都只一人住這兩間大房，在半夜醒來，除了聽見後房裏的如意的鼾聲，就只聽見老鼠的吱吱吱的叫聲了。是因爲舅媽說奶媽不好，奶媽就回去了，媽又說讓如意帶弟弟放不下心，因爲有兩次如意都把弟弟的頭摔破了，所以媽就把弟弟也帶到學校去，一個禮拜回來一次，最近是快兩個禮拜不見到和藹的媽的面和可愛的弟弟了。她心裏有點兒慘，只迴迴旋旋想：「媽今天該會回來了吧？」

看見如意已在替她生那細篾小烘籠的火時，她就站在床上爲自己扣棉袍的鈕子

了。

在打辮子時，她就已聽到對屋裏的表哥和表弟也起來了，兩人在後房門口小聲的爭吵，一個說爹像奶奶，一個說爹像爺爺。因為快過年了，在十五，影像就都掛出來了的。她以為說舅舅像外公，還不如說媽像些，她想答一聲白，又怕鬧着別人，她只喊一聲：「強哥！毛弟！」

於是兩個都湧進來了。

「啊喲！一個人才起來喲！」

「天沒亮就醒來了的，聽到了幾次雞叫，那大白雞公叫得頂響。」

「那不算，那不算，我點心都喫過了。嘿，你總沒有喫囉，蓮子，加了冰糖的……」毛弟是常常這樣好誇耀和她。

「哼，他偷的。明天我們大家都有得喫。明天過小年，過小年，就是小孩子過年。嘿，明天還得放炮竹，殺雞，躡頭。昨天媽說你已經快八歲了，得改裝，同姐姐一塊躡頭才好。哈，那就

是要打拜拜不准作揖……」強哥邊說邊來弄她的辮子。辮子有四個，前面的合在右邊的一塊了，只剩三個垂着。頭髮很細，又齊，用花線也紮得住，一天不會散。打辮子是苦差事，因為有四個，根根辮子都細細的，拿不上手，加以強哥一動手，如意就更不好編了。半天半天才算編完。

三個人又喫了一碗米湯泡的炒米。強哥又逼順香去拿了一小碟豆豉薑。

小齒雖說同他們玩得很熱鬧，但一聽到前面腰門響，就要偏着頭拉開棉門簾瞧，她時時都要想到媽去了。

唉，媽若不回來，怎麼好？明天怎麼好過小年？未必媽不回來，弟弟就連小年也不過了嗎？

在喫飯的時候，舅舅也彷彿想起了一樣，望了她一眼，就向舅媽說：「呀，怎麼五姑太太還沒有回來，未必學校還沒有放假，等下要三喜去接看看，三喜不得空，就要老余去。」

她覺得表姐，強哥，毛弟，連站在桌子邊的丫頭們都在望她了，她很難過，但又非常高

興；她拿感激的眼光去望舅舅和舅媽。只覺得舅舅仍然很尊嚴，很大，高不可及，只呼吸都像表示出有與凡人不一樣的權威。舅媽呢，則也仍然是好看，笑臉，能幹，和氣，却又永藏不住那使小蕊害怕的冷淡的神情。小蕊不懂得這些，但她生來，因了環境，已早使她變得好像其餘小孩了。神經非常纖細，別人以為她不夠懂的事，她早已放在心上，不快活了。她從小就很被舅媽客氣的款待着，但她總覺得她難得親近，許多人都歡喜她，誇她聰明，誇她好看，誇她懂事，誇她性格好……，但她也總不能討好舅媽。於是她又趕忙閉下眼皮了。

她無心再喫飯了，雖說排滿了桌上的都是好菜，她又不好剩飯，她只得慢慢的扒着飯粒。表姐注意到她那無精打彩的樣兒，趕忙用肘子碰了她一下，又將自己碗裏的一片又紅，又香，又薄的臘肉給她了，並問她要不要那香油辣椒，因為辣椒碟子是放在舅舅面前的，表姐可以夠得着，而且已有了十一歲的表姐，是稍稍有點自由夾菜的權利的。她覺得表姐待她太好了，好得有點難過起來，本想不要的，又怕拂了表姐的意，不知怎樣才好，頭要領不領的。

正好，一個聲音突如其來，這聲音就正救了她。

這聲音是從腰門邊傳來，充滿了喜悅。柔嫩的尖脆的音波組成兩個可愛的字：

「姐姐！」

於是空氣全變更了。第一個是舅媽離了座位。毛弟便嚷起：「五姑媽回來了！」她狂亂的跳下來，從風門邊衝到天井裏去。在廊上她看見她媽了。穿的黑呢衣，手携着弟弟。她撲攏去，她只叫得一聲：「媽！」不知爲什麼，眼淚却湧出來了。她怕她媽罵她又哭，隱忍着，又笑着，便去抱弟弟，弟弟也來抱她。她看見了媽給她的笑容。媽也喊了她一聲：「小菡！」她快樂得使全身都發痛了。

媽雖說已經喫過飯，却也坐在飯桌上，同舅媽，舅舅閒談。她站在旁邊很高興的聽着。末後，舅媽便如此說：

「正說要去接你呢。這幾天只把小菡急壞了，時刻跑來問媽怎麼還不回來呢。我寬她，總是說明天一定回來，她不信，等下又來問了，問到底明天會不會回來。我真怕她了，只



好要强兒和毛兒去和她玩。不知怎樣，她却變得越小起來了，大約要喫汁兒了吧。」

小茵聽到，有點害羞起來，而且又有點快快的。因為媽沒有同情她，媽只淡淡的答：「總是不中用，弱得很，還是從小就常常離開着呢。」於是話題便轉到她兩歲時離了家，到三十多里路伯娘處玩的事，又是三歲多時，爺病了，家裏無人，她就同么媽到七爺爺家去拜壽，一住就一禮拜，儼然像個大人，誰都要誇獎她的事……

小茵已知道過這些舊事了的，她彷彿也覺得那是一定好，但現在她不耐煩再聽了。她把弟弟牽到房裏去，倆小姊妹說不盡她們的話。

媽帶回來的籃子，如意已早從轎子裏拿進來了。弟弟要去拿東西，她就幫着翻。有一個小手風琴，一張畫，上面畫的是一個帶高帽的人坐在東洋車上，被另外一個拉着跑。還有一個小叫子。都是弟弟新近得來的禮物，媽學堂裏的教員們送他的。又有一個大皮球，一盒積木，是媽給弟弟買的。還有許多舊玩物，弟弟都拿來拿出來了。表示着這東西是屬於兩個人的神情。

她也搬出許多東西來。如意幫她做的小人，有手，有腳，還抹得有挑花兜肚。表姐給她的一面小鏡子。她又有個繡花的鞦兒，上面的黑緞子毛，是同學吳克強給她的，花是順香繡的，表姐也喜歡這個，因為表姐的那個沒有她的好看，毛是家裏闖雞的。她也有許多舊玩具，又都同弟弟相熟過，所以弟弟也特別愛這些，這多半是些手工很精緻的東西。一個八寸長的白磁觀音，是前年二舅舅走雲南回來，過上海時買給她的。一個挖空了花的小葫蘆。據說還是爹在的時候特意買給小茵玩的。還有許多銀硃漆的小碗，小杯，小鑊，小饋……平日媽同弟弟不在家時，這些東西是安慰她多少寂寞的晚上過的。

兩人玩了半天，她把強哥和毛弟都忘掉了。

第二天便是過小年了。她同表哥們放了許多花炮。下午媽一人到舅媽屋裏打牌去了。打牌的是四個人，住在前面的吳家舅媽和五姨。表姐強哥都在看牌，她知道媽的脾氣的，所以她只看了一小會兒就過來和弟弟玩。憶妹也同着奶媽過來了。還有吳家的岫妹。四個人圍住一張大方凳編香棍籤。岫妹編了一個搖籃給憶妹。她用一根長的和兩根短

的，做成一根小水煙袋。又像，又能點火，她給弟弟，憶妹却硬要去了。後來憶妹又拿一副小骨牌來玩。用香棍籤當籌碼，來推牌九，奶媽幫憶妹看，如意幫弟弟。她自己會看，但順香硬要幫她，且同奶媽用真的票子押。岫妹沒有人幫，便哭着跑到對角房裏看她媽打牌去了。小菡心裏也有點過意不去，跑到對角去看，岫妹却不理她。她回來，順香已把她的籌碼輸完了。而順香却反贏了奶媽好幾百錢。她又同弟弟玩別的了……

這些日子中，小菡的心的確有了許多新的意味。

不過她也常常感到不快樂的。譬如二十八那天，陳家表弟却當面笑弟弟的黑細羽綾風帽。又笑她的衣……她當時哭了，她一人躲在丫頭房裏哭，她怕別人看見了更笑她。到晚上她就向媽說：

「媽！到過年時，弟弟還該帶這頂風帽嗎？」

媽答應的是「自然這樣。」

「媽怎麼不做頂像憶妹的一樣大紅緞子繡花的給弟弟呢，那就不會給人笑了。」

媽說弟弟有服，不能穿紅戴綠。

於是她想起了許多漂亮的，盡是摹本緞的袍子和馬褂。又想起自己的灰竹布的罩袍和黑呢的馬褂。罩袍雖是新縫的，却沒有緞子好看。她又想起一些驕矜的臉，她覺得很氣憤，又寒傖，她忍不住又問：

「媽，我也有服嗎？」

她的媽已把這意思明白透了，便告訴她，一個人只穿得好，就活像一個繡花枕頭，外面雖好看，裏面還是一團稻草。媽只希望她書讀得好，有學問，是比有一切財富都值得驕傲的。媽又誇獎她，又勉勵她，她反而興奮了。她要表示她是一個好學生，一個將來有學問的人，她把她喜歡帶的一副小金戒指也從小手上退下來還給媽了。

她再也看不起好衣服好首飾了。毛弟穿起紫色花緞袍走過時，她便喊他：「繡花枕頭！」

這月月大，到三十，才算把年等到。年是來了。仍與往日一樣，大人在打牌，小孩子聚在

一塊玩。在堂屋裏，把紅氈打開，鋪在蒲團上，大家互相磕頭作揖來拜年。強哥和毛弟在氈上大顯好身手，說是從孫悟空那裏學來的跟斗，一下可以打過十萬八千里。她又和弟弟去賞鑑那椅帔上的金花，又躲在桌圍後要憶妹來找，大家都時時得東西喫。

直到快二更天了，才真的熱鬧起來。舅舅剛從羅家趕回來，贏了三百多吊現錢。一家人都更笑臉相逢了。十斤的大蠟燭點起時，香爐裏的檀香也燃起來了。影像前，觀音菩薩前，天井角，所有的地方都爲蠟燭光輝煌着，八盞吊燈也燃起來了。堂屋當中放得有一大盆炭火。銅的盆緣更閃起刺目的光。舅媽又從香几篋子裏取出一大包東西來，是有一萬響聲的炮仗。又拿出許多頂品放在一處，歸老余來管這事。蒲團前面放的錢紙上，也由老大把那割了喉管的紅雞公，來滴滿了血。小孩大人，底下人，都站滿一堂屋，大家都靜靜的，滿面放光。互相給與會意的笑。等到一切都預備妥貼了，舅舅就做了一個手式給強哥，於是強哥和毛弟就排排站在紅氈前了。連同在前面的舅舅是剛成一品字。穿着水紅百摺裙的舅媽就款步走到香几旁邊，去舉起那黃楊木的番錘來。鏘的一下擊着那銅碁時，老

余手上的炮仗便劈劈拍拍的放起來。強哥們也已跪下了。在慢慢的叩首，小菡經了這熱鬧的，嚴肅的景像，她分析不出她的鬱鬱來。她望到舅舅舅媽，心裏就難過，她望到默然站在房門口的媽，她簡直想哭了。這年又並不屬於她，那爲什麼她要陪人過年呢？她悄悄的走回自己的房，把頭靠在床柱上，只傷心。炮仗震天價響，她只想在炮仗聲中來大喊，大叫。一顆小小無愁的心，不知爲什麼却有點欲狂的情緒存在了。

祖宗拜完了，神也敬完了，才又大家真的來拜年。於是才發現了小菡不在。媽喊了幾聲，都不見回答。媽又四處來找，才從她房裏把她摔出來。她看見媽不抱她，又不難過，她簡直在恨媽了。但當她替媽跪下去時，聽見媽柔聲說：

「小菡！聽到啊，你又大一歲了呢。百事莫還要媽來爲你擔心才好。爲了媽，放懂事些啊！」

眼淚又流出來了。她只想拉過她媽來，倒在媽腳邊哭，告訴媽，小菡一切都懂得，不要媽操心；小菡要發憤讀書，要爭氣。但她又懂得，若真的這樣，媽一定會罵她的，說她糊塗，所

以她又隱忍着，磕下第二個頭去，是給舅舅舅媽拜年。舅媽說：「恭喜你呵！」她簡直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大家把年拜完後，就喫貴丸蓮子，又喫元寶。小孩丫頭們都得了好多壓歲錢。後來吳家的一家人也進來了，因此更加熱鬧。

舅舅吼着快擺大桌子。於是在堂屋裏就將兩張紅木方桌撞上了。上面搭一床紅氈子。舅舅往上一坐，從懷裏抓出一大捆鈔票來說，有本事的，今夜就把這贏了去。於是就推起莊來。從吳家外婆起，到頂小的憶妹誰都要來，不來的是瞧不起舅舅，舅舅就要罵人。兩邊坐的是舅媽，媽，五姨，吳家舅媽，下面坐的是吳家好外婆。每個大人兩邊都擠着小孩的頭。四個丫頭，同奶媽圍着小主人看熱鬧，大家一條心，只想瓜分了那三百多吊錢。廚子聽差，看門的，僕婦，都蹲在炊前開「單雙」去了。

還沒有到四更，舅舅就推說倦了，要去睡。他還只輸得六十多吊呢。媽也要去睡，於是大人退了。只剩一部分小孩子守夜。她們是七個。六個色子在碗裏滾，看誰贏，只准用銅

子押。其中吳家鐵牛哥哥頂大，十三幾；毛弟頂小，是七歲。小菡把在舅舅處贏來的兩吊多錢輸一半了。沒有大人，她簡直不願來，後來她就同岫妹到岫妹房裏喝酒去了。酒是用茶當的。菜是岫妹的媽特意爲岫妹預備的真菜，一小碟金鈎蝦，一小碟臘豆腐干，還有花生和核桃。岫妹同她差不多大小，岫妹却比她幸福多了。生來便不離過媽的。媽又愛她得很。什麼都依她，痛她，白天陪她玩，晚上抱她睡。她也就除了撒嬌撒賴使她媽歡喜，便不知其牠了。說是爲什麼她一人單獨不上學，也是因爲捨不得離開媽的原故。小菡坐在那裏玩了好久，又看了半天畫。覺得很快樂，都沒有瞌睡了。轉來時，堂屋裏又在押寶了，他們都是要守歲的。

媽和弟弟都睡熟了。小菡把帳子掀開看了一會，覺得弟弟也好得很，像岫妹一樣，可以同媽睡。她一人懶睡得如意，又沒有替她打被窩。她一人靜悄悄的坐在床前的踏板上，把舅媽給他的四塊墨，兩枝筆取出來玩。墨和筆並不希奇，她就愛那裝墨的盒兒，五彩花綢做成的；又有一塊大玻璃。玩了一會，覺得有點無聊起來；又不願睡。想再到前面去，又怕



蚰妹已睡了。她只好又到堂屋去。毛弟的眼睛都睜不開了，還在嚷「我買我買！」強哥已贏了不少錢了。她稍微站了一會兒，就又走了。在倒廳裏，荷花在打磕睡。後牆門也沒有關，廚房裏傳來很熱鬧的聲音，廚子老大也頂嚷得凶。時時都聽見順香笑。

她又走回來，一切仍如舊。媽房裏火盆裏的火，沒人加，都快熄了。一隻烏雲蓋雪的貓，在火盆底下打呼。

她想去睡，却找不出一點瞌睡來。幸好，雞在叫起來了。天色也漸漸發亮了。一家人又要預備起來出行。於是又從新點臘，從新放炮，而且大家都跟着炮仗走到大門外去。別的人家也打開了門，街上盡是火藥氣。

這天，正月初一，她和表姐強哥，毛弟，四人坐一乘綠呢大轎，沿城跑了十多家，挨家挨戶去拜年。到下午三點才回家，都得了不少錢，盡是湖南銀行的新票子。可是一到家，幾人都嚷着睡去，夜飯也沒有喫。

初幾裏又同舅舅們推了好幾次牌九。她總贏時多。後來舅舅不得空在家裏玩了。她

們小孩就做一夥玩。大家都不准吵架，大人也不罵小孩了。氣象儼然不同。小菡很高興，每天按着課程，早上要寫十二個大字，和溫兩課書。弟弟也要提起筆寫碗大字的。那是隨意寫，寫一個也不要緊，媽不限定他的。但每天得認三個字，由小菡教，媽旁聽。喫過飯就同大家玩。如若媽出去了，或打牌去了，小菡就只准同弟弟在房裏玩。如意陪着。晚上媽就又爲小菡和弟弟講許多好聽的故事。總是弟弟先睡。弟弟睡好後，媽才送小菡到小菡房裏看。她睡好後才走。夜晚醒時，她照例又要喊一聲「媽！」媽總答應她。早晨呢，她還可以到媽床前同醒了的弟弟玩。

小菡生活像這樣，真快樂。日子在她又似乎是短了。她只想永遠如此就好。如果是因爲要過年才能如此和熙，那她就希望天天都要過年。但不覺的，年就過完了。元宵節也來了。一到十六，所有的燈綵，……都要撤了！而且……啊！這於小菡多麼淒慘呵！媽和弟弟就又得到學校去了。去預備開學。到十八，她也就得上學了。她不怕上學，她實在不願讓弟弟同媽都又離了開去。她終日悵悵的。這節好無意思！媽越叮嚀她，她就越傷心。她恨不能把

日子拉回來，再過一次年！晚飯她也不喫，只說是肚子痛。如意就來替她揉肚子，她同如意說：

「如意！明天晚上，這一邊屋裏，又只剩我們兩個了呢。」

如意也黯然。且同時算出對面舅舅屋裏，是十一個人。

她儘着說肚子痛得利害。媽無法，只好把她安置在媽的床上睡在腳頭了。

她聽到弟弟的小小的鼾聲，她又常聽到媽嘆息。她用手摸着媽的腳，她不覺低低哭起來了。這年裏的日子過得太好，媽幾多愛她，弟弟又太可愛了！唉！誰還能講故事給她聽，誰還能像媽一樣的什麼事都顧到她，她再也莫想過一過有火盆，有明燈，有笑聲，有談話聲的熱鬧的夜了。她只好遙遙聽着舅媽房裏傳來驕傲的笑。白天呢，小孩還常在一塊玩，一到夜裏，就都到自己的媽面前去了。她呢，她就只能想在媽面前的弟弟的一切了。她一人坐在燈面前，靜悄悄的，如意在椅子上打瞌睡。她聽老鼠叫。她又去想老鼠，不是媽在家時，都不聽到老鼠叫嗎？大約是老鼠也知道媽去了，就來欺負她。如意伏侍得也不盡心了。

她越想越難過。她哭得也越凶了。

媽會意的坐起身來，輕輕把她從腳頭抱到這頭來，她睡到媽懷裏時，她更哭了。她好像她就從沒有享過這福的。媽不說話，也不罵她，只抱着她，輕輕的拍。直到看不過去了，才說一句：「小菡！你要聽話才好呀！啊！莫哭！你再哭時，媽也就會哭起來呢。」於是小菡停住聲。把頭貼在媽的胸前，反過手去，抓住弟弟的一隻小手，又溫，又軟。慢慢的，在媽拍着中，睡着去了。

在夢裏，她大約還想着這年吧。

此  
页  
空  
白

## 他走後

麗嫻剛剛把他送走。是已敲過了兩點的夜間。

外面在下着霏霏的細雨，然而躺在床上的麗嫻，卻感不出那夾在細雨中的峭利的風。所以她終於把他送走了。

他曾兩次反轉身，用着可愠的眼色。他告她那無情的風雨，那怕人的魅黑的又長又窄又爲積水所淹的胡同。他又從別的方面來表示出這房間是怎樣可愛，他是無勇氣能離開這幸福的天堂的。既然她也並不怎樣就會厭煩他，（這是他依照適才的情形而斷

定的。那又爲什麼不可以特別放慈悲一點，領一下那美麗的頭，讓他在椅子上也好，地板上也好，蜷過這一宵呢？如其她肯，他自然是不敢於怎樣去擾着她的；她若是倦了，他可以看着她睡去。但是所有的言語，都無用，都無能打進那柔美的人的心。她忽略去了一切，無論那臉嘴，那聲音，在平日是怎樣可以使她發瘋，使她不住的反覆在心裏說：「唉，天啊！我是禁止不了我的去愛他啊！」然而在現在，在這夜，她已飽饜了那使她想望的醉心處，她不願把這時間太延長了。這是她的習慣，她只歡喜讓自己一人來躺在寬牀上，沒有什麼人，什麼聲音來擾亂她，靜靜的，她便來想到一切，一切曾有過的快樂情緒，一切使人不忍遠離去的心跳和興奮。現在是時候了，她不須要他再獻給她什麼了。她已懂得了許多，她須要靜靜的來回味適才他所給她的。她很感謝他，她說：

「愛，秀冬！乖乖的回去呵！想着我，愛我！想着我，一直到明天！」

她把那渾圓的粉額去貼着他的額，那潤溼的，放亮的黑眼珠也定定的瞅着那可憐的，膽小的眼睛上。更用那纖細而又玲瓏的小手在那有着短短鬚根的面龐上摸去摸來。

於是她又使得他不能不又用力的摟着她了，是又愛極了，恨極了的摟抱呀！

她很高興，她願再多給點他的恨她。她越固執了，她固執的要他就能走才好。所以她又把小小的薄嘴唇在他耳邊噓着微微的氣息：

「回去呵！聽話呀！不要怨我！明天再來！明天我將更愛你些！」

這異常使他心傷。他能嗎，他能把自己的嘴唇去壓住那殘酷的命令，讓那小東西只爲了他的愛，來接吻他嗎？他能另做出一付樣子，使那心硬的美麗的人來懂得他是一個男子，來屈服於他嗎？他不能，他想到了，他想到許多。然而他不敢，他怕，他實在太愛她了，他怕失了她的歡，他捧起她的頭時，他幾乎想哭了……

「麗婀！我聽你的話，我回去，我回到那冷寂的寓所去……唉，最後五分鐘，讓我再看你吧！我要明天才能來，一清早來可以嗎？」在心裏他卻不免在恨着她：

「唉，你這樣狠！你這樣狠！你還說你愛我呀！」

麗婀也曾覺得有些地方做得過了分，有點抱歉似的，但因爲素來就如此强悍，又歡



喜姑息着自己的驕縱，所以依然是又默着了，默着，是便於讓他好不能再滯留下來。

他只好帶點抱怨的，又做出很可愛的溫柔樣子離了她。他最後還把眼光望了她全身。半個身體是掩藏在薄被下，在平鋪着，又緊裹着的軟被上，就宛又似裸着的露出兩條美的線，且微微顯出別的使他竟不敢見着的更美的地方了。他閉下眼皮來就離了這房子。

麗婀也趕緊送着他：

「明天早些來，愛的，秀冬！」

他是走了。一陣緊，一陣鬆的細雨，仍然綿綿不住的在飛着。

這時房子顯得很空敞，麗婀把一種輕鬆的眼光去巡迴一過；電燈又明亮，一切都異常溫柔得可愛啊！

「唉，真的，我不愛他嗎？我實在愛他的！唉！我愛你，秀冬！」

於是她又把眼望到門去，她想到門外的人去了。然而她並沒有想到那冷落在雨中

的心情，所以她仍然又很閒適的去瀏覽到火爐了。也許她早已想到那更可怕處，她只有比別人更能體貼的。她不過是覺得既然他能說他愛她，那就爲她喫點苦，是應該的。所以她並不把這事放在心上。

火爐的門大敞着，煤炭都着上來了，熊熊的光閃耀着，許多火舌都朝上奔。地板上，鄰近的椅子的邊緣上，都被閃着很有趣的光輝。而不知在什麼時候遺在爐邊的一個椅墊，是更形燦爛了，紅紅綠綠的花朶，時閃着金銀的光，用金線編成的一個裸體美女，卻把整個身體，都染成透亮的鮮紅了。麗炯看見這些東西，簡直像個小孩般的，天真的，吃吃的笑起來，她很想跳起，去把那可愛的小女人抱起來，然而忽的又想起了別人，是剛剛把被掀起，又重覆把頭靠在床板上了的。而且那美的俊眼，長長的，兩角又微微向上掃去的眼睛，就又朝門那方飄去，眼光是那樣黏滯，那樣溫柔，那樣有情趣，最後似乎是在那嫩的頰上輕添了一絲隱微的笑意，眼皮就迷亂似的合了下來，而心中就又頻頻的，那樣無主的回響着：

「唉，秀冬呀！」

是的，她更愛他了。她怎得不愛他呢，他使她有了一個感覺，感覺出她愛過一個人。她怎得不愛他呢，他給了她這樣多的愉快？她把右手放在左手上，在兩個手上，她都感覺出那熱來。她想到他的手了，他的手是那樣大，比她長一寸又寬五分，正適宜於將她的小手握住，輕輕的捻着的。於是她又來審視自己的手，只覺得異常可憐，那樣又瘦，又小，又柔軟，她覺得這手，就是在女人中也是少見的。她更珍惜起這手來，將牠安安穩穩攔在花綉的被上，她願意有人會專爲了這手來愛她，來犧牲他的一切的。

唉，秀冬不正是這樣一個人嗎？於是麗嫻望着右手笑了。因爲這時右手的姿式特別好看，圓圓的，白白的手膀，懶懶的向前伸着，纖纖幾個手指，更完成了這個美的方式。而那腕中，微有點屈着的腕中，是又顯出一個柔膩的小凹來。她想起了過去的一幕是兩個星期前吧，秀冬第一次被人引導到這屋中時，她不是曾偶爾發現了那眼光是盯視到何處，那時，在她那小手上，是正帶有一個小珠串的。她先還以爲他是在看那玲瓏的小珠顫呢。

是的，不就是爲了那眼光嗎？多麼有力，多麼沈重的落在她心上，她開始感覺得有這眼光的必要了。她歡喜這兩個燃燒得火熱的東西來追隨在她的一舉一動中。她不願放棄這俘虜了。所以……他不是第二天又來了嗎？那脚音，多麼遲疑呀！那扣門的手指呀，是怎樣在顫抖着呵！

於是麗姍又笑了。

另外的一個脚音和扣門聲，又在她心中響着，不是同樣的在遲疑，在顫抖嗎？而且那樣輕，她常常還好笑那無力把門再敲得響一點的老馬呢。這是多麼久了，那時自己還那樣懵懂得可憐呢。整天只曉得打網球，知道把別人的好心辜負了多少？老馬就是那樣的，成天來，來了又不說話，只呆着問他，只憨笑，你一笑時，他又顯出一付欲哭的苦臉了。後來是覺得這人總乏味，漸漸的躲着他，才算逃掉了那令人只感到窘的空氣了的。於是老馬的臉相就跳出來了。怎樣的憂鬱呀，那無告的眼光！那時時掀動的鼻孔和嘴唇，那清黃的顏色，清黃得那樣瑩淨！那黑的眉，寬寬的，那永是蹙着的眉心！比起秀冬來呢，自然是秀冬

可愛多了。秀冬有淡淡的長眉，柔柔的短髮，尖的下巴，兩顆能表示出許多感情的眸子。近來是更其顯得好看了，爲了她，生了許多煩惱，頭髮也不梳，不梳就更其嫵媚的，如人意的，散亂的鬚着，而下巴就更覺其尖，那短短的鬚尖，就又稀稀朗朗的鑽了出來，因爲並不硬，比髮還柔軟，所以在摸着時，就更使人感到趣味了。因此，秀冬的，一副有着年輕的光彩的臉，就又把那可憐的老馬趕跑了。

自然，這一顆心，素來就柔美的心，仍然是浸在快樂的情緒之中的。

啊！時間這東西，是怎樣的不可捉摸呵，牠真夠播弄人了。不是爲什麼只一年來，卻把這天真的，只知在嬉戲中尋趣味的麗婀變成一個須要愛情來滋潤生活的男子的女人了呢？假設秀冬是處在老馬的時代，或老馬現仍敢用其勇敢，則麗婀的心，到底是屬誰，這也是難定，除了人從未生以前，就派定只愛誰一人的。

這時，是所有秀冬的一切，聲音和臉嘴，那可愛的儀態，以及生氣時，求憐時，各種各樣的，宜嗔宜喜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迴旋的映了出來，那影像實在太可愛了。她昏昏的

想到一切，她覺得很難過，因為這影像彷彿隔得很遠一樣。她要，她不夠，她傷心起來了，怎麼這時，只剩下她一人在這一間頗大的屋子裏了呢？

啊，多麼寂寞！她把眼四面望去，她看到一切都冷冷的在望着她。電燈很慘白的發着光，爐火很苦悶的在喘延着最後的青焰。椅子很寂寞，桌子也默默的。她又看見那小手，又瘦，又不泛紅，軟軟的擱在花被上，多麼可憐的姿式呵！於是她似乎想起，在心裏，她向自己說：

「我那裏一定要那樣呢？我只不過是那樣逗着他玩罷了，誰知他就信實了！」

先不過這樣彷彿覺得，到後來就認真了，她真的以為她適才所定他要他走的話，只不過是一句誑語，所以她顛倒恨起他來，恨他真個忍心就走了。她忘了她會怎樣的逼迫了他，催促了他，她忘了別人是如何的哀求過，忘了別人那說不出恨來的眼光。縱使她又想到了他遲延着不肯即走的情形，她也覺得只不過不得不那樣做一做的。她又責備他，假設他真的是不想走的，那他為什麼不可以硬要留下來？假設他愛她，為什麼又毫不

想到他走後所留給她的寂寞呢？她又冤枉他，因為冤枉得太甚了，她倒反更自己傷心了起來，總覺得別人是太假情假意了。

但是有許多證據，她也能拿來應用的。想到過去的許多事上，又實在硬不去定要說是別人待差了她。然而別人也並不是那樣傻的人，怎麼就連她的真意也不知道呢？於是她又想，秀冬實在是聰明，凡有事，他都能預先知道，她眉尖一動，他就舉步了，做的事，就正同她所想的相符，那末，爲什麼他今夜就單單朦懂了她的意思呢？也許，他早知道，只是撓不過，不得不回去。不過，也許，這是她的希望！似她剛一想到這裏，立即便否認了，然而卻還是悄悄盼望着。她盼望着什麼呢？

她又把眼望到門。門仍然是緊閉着的。她彷彿看見門外正站着一個人，那就是秀冬，他雖說勉強聽了她的話，挨出了房門，卻並沒有走，把身軀靠在門上，頭仰着，心裏在難過，在怨她，恨她，又無勇氣離她更遠，是只希望忽然又得了赦旨，再得進來的。於是那爲了冷聳起的兩肩，那緊皺的眉，那抱怨的眼色，又儼然現在面前了。她心裏倒又反爲了那無勇

氣留下來的人難過。她簡直以爲真的那門外是站得有個人了。於是她又望到窗，窗扇關得很緊，窗簾正在靜靜的垂着，一動也不動。

她望了半天，四圍都沒有聲音。她很想喊一聲，看看秀冬究竟在不在外面，但她却又被一種無名的恐怖壓住了，她不敢喊出聲來，她祇希望這時秀冬會陡的一下又跳了進來，說站在外面，把腿都站痠了或是說已走到胡同中，實在太黑，水又深，走不回去，所以又退轉了，然而却全是爲了她的聲音，她的顏色，無奈何別了她去的。於是她想他一定已爲雨淋成一個很可憐的樣子了，她應該下牀來，把他那滴水不止的大衣脫下，而且親吻那溼的臉，他也忘形了，只用力的擁抱着她冰涼的面頰，緊貼在那溫軟的胸脯上，又因爲她只穿得一件軟料的睡衣，那胸前的凸凹處，就都異常的使他感出那天構的美型，並且那脈搏的跳動，那呼吸的急促（這是因爲她在他手腕中時才會加快的）更將那豐滿柔潤的胸脯震動着，一起一伏，這簡直使他醉倒在那充滿着肉香的身前了。

這時，她不知又把那可怖的寂靜忘到什麼地方去了。她又看見秀冬，歪坐在床前，藍



的領結已斜掛在右邊了，頭髮亂蓬蓬的披拂在額上，她說：

「看吧，看你這樣兒！像同誰打了架來一樣的。」

於是那有光的眼睛，就更其不可待的逼了過來，像真要預備打架一樣。麗婀微微有點怕，却很快樂，只是也用眼去鎮住他，而且說：

「我不准你這樣！我不准你這樣！」

在適才，在過去不久，秀冬不正是那樣又興奮，又狼狽，又帶點怨恨的看著她嗎？而且一當她說出「我不准你這樣！我不准你這樣」時，秀冬不是幾乎像瘋了一樣的跳了起來，她還被他嚇着呢，但他隨即又靜了下去。把頭俯着，臉平平的壓在棉被上，不住說「麗婀！麗婀！我聽你的！」

麗婀儘着回想到那情形去了，爲什麼他會那樣粗暴的跳起來，又那樣馴伏的爬着。自然啊，那是爲的愛她啊！麗婀很清白，而且她也知道那是異常苦，雖說她並不能深懂得那躊躇，那強制的苦味，然而她總懂得那是她給他的。她想來這實在好笑，又有趣，怎麼一

個那樣斯文的人，會不覺的有着獅子的眼睛，而又可以變成鹿的眼睛？她從沒有見過，她本只希望別人很愛她的，她現在懂得一個男人在女人面前去表示愛，是並不只像電影裏只用接吻的。她又驚異起自己來，爲什麼當應該使她發慌的時候，她却反更鎮靜，更清晰？譬如，當秀冬第一次把她抱着時候，她一點也不糊塗。她却在想：「唉，我應當……」於是她把臉朝他脅下塞去，且羞澀的笑起來。並且每當秀冬沉默時，她彷彿便深怕他又想到別的去，她不能放鬆的，又用那柔美的手腕去勾着他的頸項，把自己的眸子放到他眼光中去說：「秀冬！看着我！我要看你呢，我要看出你愛我的深淺呢！」唉，她一點也不像個不懂事的姑娘。而他呢，他雖說比她年長了兩三歲，他雖說生活的經驗只有比她多的，但他這晚却變得很無用。他又經不起她種種的挑撥，他又無力去壓倒她，他時兒這樣，時兒那樣，他常常都要笑自己了。麗婀拉拉雜雜的默繪出許多會使她高興的情境來，她仍然很快樂。

她又從頭想起，她覺得他很愛她的。她也覺得她也很愛他的。她迴想遍了，那所有的

擁抱，所有的接吻，所有的頻呼低喚，所有的眼色和言語，都只能證明她正是有著幸福的人兒。她又好笑她自己，爲什麼定要他回去，她好像他走了她更能得着快樂一樣的，快樂並不儘是在當時的享受，却是在過去的回味。現在呢，他走了，她半睡在一張寬大床上，頭斜倚着，蓬鬆的黑髮散滿一頭，臉像一朵小白花樣的嬌媚的襯在當中，潤濕的在那兩縷美眉下的兩顆眼睛，常常閃着快樂的光輝，而嘴角邊總難抹去那微笑。一切都如她所想的那樣做到了。她不願他太耽擱久。他只好出於初料的，在寒風細雨中摸回去。她要在靜中再去親一次他適才所給她的一切。她也正如她所希望的得到了滿意。她當然只應快樂。

然而在轉瞬間，在她的宇宙中，一切都變了。唉！這無羈的思想是多麼可怕呵！麗婀本是快樂的，她却不希望沈湎在快樂中，而冷靜的能看清自己的幸福來，好更把這快樂延長，且永鑄在心中。誰知却把不幸建築在這上面了。她想到了一切，她很高興一切的，但她後來忽的却反省到自己的真實的情感來了。而她又不肯馬虎，她又多猜疑，終於反把自

已送在苦中了。

唉，可憐的麗娜，正在她心中快樂的響着最後一次的「秀冬，我愛你呵！」的時候，忽然却湧起一個可怕的疑問：「真的嗎？」於是她駭得噤住了。她怯怯的來開始分析她自己：

一個人的真正幸福，就是他能夠不懂得一切，好和歹於他一樣，他不希求，他就無缺憾，更無苦惱。其實麗娜，她很可以去愛秀冬的，他又年輕，他又愛她；她本也可以說她便愛了他的。爲什麼不呢？她若不愛他，她還肯把她那聖潔的脣兒，去放在他脣上，她還會歡喜聽他的那些愛情的表白嗎？然而這年輕女人太好用思想了，她覺得她愛她自己是只超過了她的愛他的，因此她彷彿以爲她是並不怎樣愛他了。

她越看出自己的殘酷來，她待他除了使自己滿足以外實在沒有好處。她又想到她曾讀過的一篇小說了；別個女人是無條件的能爲她愛的犧牲，別人是除了愛，不知有其他，別人是從沒有第一步便先想到自己。而她，她却正相反，她處處爲自己打算，她因爲要

有人來同她接吻，她才讓他的臉湊過來，她並不是因為覺得他嘴唇如何可愛，才忍不住要吻他呀！不是爲什麼當她想到她在他腕中時，她簡直忽略了他一切，她只覺得當一雙有力的臂膀來摟住她時候，她的心是如何興奮，如何纖細的感到那另外一個的胸脯的熱。她因爲要那些親吻，那些擁抱，那些眼色和言語，所以她只好也說是她愛他呀，彷彿是真的也愛起他來，她想到這裏時，簡直很可鄙起自己來。

於是她把眼閉下來，她不願看見什麼東西。但眼一閉下時，她又看見秀冬的影像了。那影像很模糊，不過却很真。她願意抹去，却抹不去，所以她又想：秀冬果真長的倒不壞，只是未必她就爲了他還不壞就愛了他嗎？並且，在相熟中就很有比他更長得好的人在。那她爲什麼又不去愛那更好看的人去呢？而且，她又想她把好幾個人都想到了，那都是各具有各的好處的人，如其也會留在這房裏，一如秀冬所做的做去，她倒也覺得她並不會拒絕。她認爲完全是爲了方便，她才能獨許可了秀冬這樣呀，因此她更覺得她是不愛秀冬的了。

而那些彷彿比秀冬更長得好的人們，都又顯出來使她苦惱。是的，假使是伍明呢，他一定更說得好，他很知道在什麼時候，就說什麼話，他捉住的字眼，雖也平常，但那爲字眼所湊成的話語，是一定會精彩的；並且，伍明就常常不吝惜他精美的修辭，在她面前就也總是恭維着的。她彷彿有點後悔起來，爲什麼從前就毫沒有注意到這些呢？她又想伍明，她很朦朧的希望伍明會愛她。但同時她又覺得若孟特能愛她，她彷彿更歡喜，因爲孟特只有更狂熱，更狂熱就是更能使她感到被愛的幸福的。而那極不會狂熱的紹蓉的一切，就更連這兩人都抹去，是的，這不是尤其有趣嗎？他不說，一定比說的還好，他不動，一定比一切握手，擁抱更沈重，更能使人心裏忐忑，她簡直又有攬得紹蓉的必要了。

當她想起她是幸福時，她心是多麼溫柔 and 快樂。而不久，她一找出許多不能使人快意的事時，她的心，却又破例的那樣在焦躁了。她睡下去，也覺得不舒服，坐起來，仍然是不舒服，她又把眼張開來，很厭煩的說：

「我決不愛他的呵！」

然而那臉，有着尖下巴的，又走了攏來，而且用嘴唇在輕輕湊着她了，那特有的，她唯一嘗着的親吻法！於是她更說不出那煩躁來，她只喊：

「爲什麼呢？我要同他這樣！」

她更鄙屑自己，當她一想起那火熱的眼光來，她感不到愉悅了，她不願再見那眼光，而且她私慶她趕跑了他。這是一點也沒有錯的，假設她心一軟，那他決不會走的，他一定……唉，還堪設想嗎？

想起許多事來，真可怕，都只能給自己在將來的時日留下後悔來的。現在她就已經在後悔了。她既不愛他，爲什麼她却忘了形的同他那樣要好呢？她會把雪藕一般的手臂露了出來，她能承認她完全是太隨便了，不是有意去挑逗別人嗎？若果別人是沒有得了她顏色的許可，別人敢於那樣放肆嗎？秀冬實在是好人，他沒有誘惑她，也不強迫她，却只委曲着自己，倘若在這夜不是秀冬，而是別人，則情形當更不同，恐怕能冒了雨，在深夜又摸了回去的人，不限定還能找得出一個來和秀冬配成一對吧。

總之，她太可憐了！爲什麼呢，她會這樣，她不懂得，她願意知道是什麼使得她這樣，她又怕明白後更難過。她只焦躁，她又坐起來，她把眼再四面望去，她看見那茶碟子裏的香煙灰，一截一截的，多麼討厭的灰色的殘燼呵！而且那煙臭，那有着煙味的嘴唇……唉，她想她自己簡直變得像個娼妓了！她只想能哭，但哭了也決不能了事，眼淚怎能洗去那醜劣的記憶呢？她做了，她什麼都做了，那全怪不得別人！唉，多麼不堪回想的悲劇呵！

她又想起伍明，又想起孟特，還想了其餘許多人，她却不能得着一點愉快了。想起來只使她惡心，都是些多麼世俗的人呵！但她一想起她曾有過的動心，她更厭煩自己，覺得不久她就要被大家來取笑了。若果秀冬再聰明一點，把她的所隱祕的都看清去，那秀冬便將做開始的一個人來看不起她，來誹笑她，來玩弄她，就是羞辱了她了！當她一感覺到這裏時，她駭得幾乎叫了出來：

「一定的，一定的！他一定已經這樣覺得了！」

忍不住，她真的急得哭了！這是想不出補救法子的事呵！



她又蜷了下去，薄薄的綢被把她整個蓋住，只剩一縷黑髮蜿蜒在被緣邊，一切都爲了這美的人已睡去，所以更靜了下來。外面的雨，也只無聲的霏霏的飛着。秀冬這時，大約已早睡熟了。

她哭了半天，哭得很倦，似乎在流淚中，得了許多安慰。因此那心又變得很柔和了。她把手放在胸上，又放在頰邊，她不能不愛她自己。她是太愛自己了，她仍然希望會有許多人會愛她所愛的。她不想什麼人，也不想什麼事，她只希望她能像一個不同凡人一樣，她能被所見過她的人來傾心的愛她。她是愛的中心！她是皇后！到後來，她反很有意味的在重新建築那更美的，更醉人的夢中的樓閣去了。

夜慢慢走了遠去，曙光從窗戶中慢慢爬進來了。她翻過身來，無力的望了一下窗簾，薄薄的透出那灰色的天空，她溫柔的向自己說：「啊，又天亮了呵，我要睡了昵！」於是她又翻過身去睡，把那薄被又壓緊一點，因爲爐裏的火，已只餘幾點小小的紅炭。她趕快閉下眼睛，她心裏却不覺的想起：

「一會兒，秀冬又快來了呢！」

她沒有感到厭煩，也不怎樣快樂，她心裏仍然是異常平靜的，恬美的，她把左手托住左頰，右手又放在左膀上，微微露出一絲笑意，很酣適的睡着了去。

此  
页  
空  
白

##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

電梯降到了最下層，在長的甬道上，驀然暴亂的響着龐雜的皮鞋聲。七八個青年跨着興奮的大步，向那高大的石門走出去，目光飛揚的，互相給與會意的流盼。脣吻時時噙張起，像還有許多不盡的新的意見，欲得一傾瀉的機會。但是都少言的一直走到街上，是應該分途的地方了。

他們是剛剛出席在一個青年的，屬於文學團體的一個大會上的。

其中的一個又瘦又黑的，名字叫若泉。正在信步的向北走去，他腦裏沒有次序的浮泛起適纔的一切情形，那些演說，那些激辯，那些紅了的臉，那些和藹的誠懇的笑，還有一些可笑的提議和固執的成見……他不覺微笑了，他實在覺得那還是能令人滿意的。於是他脚步是更其輕鬆的，一會兒便走到擁擠的大馬路了。

「喂，那兒去？」

從後面跑來一個人，抓着他臂膀。

「哦，是你，肖云。」

他彷彿有點喫驚的樣子。

「你有事麼？」

「沒有。」

兩人便又掉轉身，在人堆裏溜着，不時悄聲的說一些關於適纔大會上的事。後來肖云邀他到一個飲茶的地方去，他拒絕了，他說想回去，不過他突然又說去看一個朋友，

而且問肖云也去不去。肖云一知道了那朋友是子彬，他便搖頭說：

「不去，不去，我近來卻有點怕見他了，他是太愛嘲笑人了，我勸你也莫去吧，他家裏沒有多大趣味的。」

若泉還是同肖云分了手，跳上了到靜安寺去的電車，車身擺動得利害，他一隻手握住籐圈，任身體盪個不住，眼望着窗外的整齊的建築物，而一切大會中的情形及子彬的飄飄的儀容都紛亂的揉起又紛亂的消逝了。

## 二

子彬也剛從大馬路回來，在先施公司買了一件葱綠色的女旗袍料，是預備他愛人做夾袍的。又爲自己買了幾本稿紙和筆頭，是預備要在這年春季做一點驚人的成績，他是永遠不斷的有着頗大的野心，要給點證明給那可憐的，常常爲廣告所蒙混的讀者，和再給那些時下的二三流濫竽作家以羞辱。那是些什麼東西，即使僅僅在文字上，他也認爲還有再進到大學去，好好的念幾年書，只是爲了時尚，爲了只知圖利的商賈，竟使這些

人也儼然的做起了作家，這事是常常使子彬氣憤的，而且他氣憤的事是從不見減少，實實在在他是一個很容易發氣的人。

他是一個還爲一部分少年讀者所愛戴的頗有一點名望的作家。在文字上，是很顯現了一些聰明，也大致爲人稱許的。不過在一部分，站在另一種立場上的批評家們，卻不免有所苛求，而常常非議到他作品上的內容的空虛，和社會觀念之缺乏是事實。他因此不時有着說不出理由的苦悶，也從不願向人說，即使是他愛人，也並不知道這精神的祕密。

愛人是一個年輕活潑的女人，因爲對於他的作品有着極端的愛好，和同時對於他的歷史，又極端的同情，所以在一年前便居在一塊了。雖然兩人的性格實在並不相同，但也從不齟齬的過下來了。子彬是年齡稍長，而又異常愛她的嬌憨。女人雖說很好動，又天真，以她的年齡和趣味，卻缺少爲一個憂鬱作家伴侶的條件，但是他愛她，體貼她，而她愛他，崇拜他，所以雖說常常爲人議論到不相襯，而他們卻是自己很相得的生活了這麼久。

了。

在社會和時代的優容之下，既然得了一個比較不壞的地位，而又能在少數的智識階級的女人之中，檢選了一個在容貌上，儀態上，藝術的修養上都很過得去的年輕的女人，那當然在經濟的條件上，是也有相當的機運。他們住在靜安寺路一個很乾淨，安靜的街裏，是一個兩層樓的單間。他們有一個臥房，和一個客廳，還有一個小小的書房，他們用了一個女僕，自己燒飯，可以喫得比較好。不怕還有許多讀者，還爲他的文字所欺，同情着他的窮愁，實在他不特生活得很好，還常常去看電影，喫冰菓子，買很貴的糖，而且有時更浪費的花掉。

這時兩人都在客廳裏看衣料，若泉便由後門進來了。因爲很長久缺了訪問，兩個主人都微微有點詫異，他是怕有兩個星期沒有來這裏玩了，這在過去，真是少有的事。

美琳睜起兩個大眼睛望着他：

「爲麼什這麼久都不來看我們？」



「因為有點事……」

他還想說下去，望着又瘦了些的子彬，便停住了。他只向子彬說：

「怎麼你瘦了？」

子彬回答的是他對於朋友的感覺也一樣。

美琳只舉起衣料叫着，要他肯定說好不好。

他在這裏喫的晚飯。他覺得他應該有許多話向他向來便很要好的朋友說，但是他總覺得不知怎麼說起，他是知道他朋友的脾氣的。他抽了許多煙，他簡直覺得自己坐在這裏太久了，而且這時間是耗費得無意義。他想走，但是子彬卻問他：

「有多的稿子沒有？」

「沒有，好久不提筆了，像忘記了這回事一樣的。」

「那怎麼成！現在北京有人要出副刊，問我們要稿，稿費大約是一千字四元，不過我們或者還可多拿點。你可以去寫點來，我寄去。我總覺得同北方的讀者是顯得親切些一

樣。」

若泉望了望他，又望了望美琳，便做得感慨似的說道：

「對於文字的寫作，我有時覺得便是完全放棄了也在所不惜。我們寫，有一些人看，時間是過去了，一點影響也沒有。那我們除了換得一筆稿費外，還找得到什麼意義麼？縱說有些讀者是曾被某一段的情節或文字感動過，但那讀者是些什麼樣的人呢，是剛剛踏到青春期，最容易煩愁的一些小資產階級的中等以上的學生們。他們覺得這文章正合了他們的脾胃，說出了一些他們可以感到而不能體味出的苦悶。或者這情節正是他們的理想，這裏面描寫的人物，他們覺得是太可愛了，有一部分像他們自己，他們又相信這大概便是作者的化身。於是他們愛了作者，寫一些天真的崇拜的信，於是我們這些接信的人，便不覺很感動，彷彿我們的藝術是有了成效。我們更用心的爲這些青年們回信。……可是結果呢，我現在是明白了，我們只做了一樁害人的事。我們將這些青年拖到我們的舊路上來了。一些感傷主義，個人主義，沒有出路的牢騷和悲哀……他們的出路在

那裏，只能一天一天更深的掉在自己的憤懣裏，認不清社會與各種苦痛的關係，他們縱也能將文字訓練好起來，寫一點文章和詩詞，得幾句老作家的讚頌，你說，這於他們有什麼益？這於社會有什麼益？所以我現在對於文章這東西，我個人是願意放棄了，而對於我們的一些同行者，我是希望都能注意一點，變一點方向，雖說眼前是難有希望產生成功的作品，不過或許有一點意義，在將來文學的歷史上。」

他希望子彬會回答他，即使是反對的也好。因為他希望這談話是能繼續下去的，他們辯駁，終於可以得一個結論的。不怕致於又使子彬生氣，紅臉。他們在過去是常常爲一點小事，子彬也要急得生氣的。

可是子彬只很平靜的笑了，一笑說：

「呵，你這又是一套時髦的話了！他們現在又在那裏搖旗吶喊，高呼什麼普魯文學，……普魯文學家是一批又一批的產生了。然而成績呢？除了自己的朋友的批評家們，在一次兩次不憚其煩的在大吹特捧，影響又在那裏？問一問那些讀者，還是中國的普魯羣」

衆，還是他們自己好？我們現在不講這些吧，不管這時代是屬於那一個，努力幹下去，總不會有錯的。

「那不然……」

若泉的話被打斷了。子彬將手向美琳做了一個樣式說道：

「換衣去，我們看電影去。你好久不來了，不管你的思想是怎麼進步了也好，我們還是去玩玩吧。現在身上還有幾塊錢，地方隨你檢，卡爾登……大光明……都可以。」

他檢出報紙來放在若泉的面前。

若泉答說他不去。

子彬有點要變臉的樣子，很生氣的望着他，但隨即便笑了起來，很嘲諷似的：

「對了，電影你也不看了！」

美琳站在房門邊楞着他們，不知怎樣好，她侷促的問。

「到底還去不去？」

「爲什麼不去？」子彬顯得很發怒似的。

「若泉！你也去吧！」美琳用柔媚和懇求的眼光望着他。

他覺得使朋友這樣生氣，也有點抱歉似的，很想點頭。可是子彬冷雋的說道：

「不要他去，他是不去的！」

若泉真也有點忍不住要生氣，但是他耐住了，他裝着若無其事的去報紙。

美琳打扮得花似的下樓來了，他們三人同走到街口。美琳傍着若泉很近，悄聲的請他還是去。若泉斜眼望了他朋友煩惱的臉色一下，覺得很無聊，他大聲的向他們說了「再會」便向東飛快的跑去了。

### 三

電影看得不算愉快，兩人很少說話，各想各的心事。美琳不懂爲什麼子彬會那麼生氣，她實在覺得若泉的話很有理由。她愛子彬。她喜歡子彬的每一篇作品，那實在每篇裏面她都找得到一些頂美麗的句子和雅雋的風格。她佩服他的才分。但無論如何她不承

認若泉的話有錯，有使人生氣的理由。她望望他，雖說他眼睛是注視在銀幕上，她還是覺得正有着很大的煩悶在襲擾着他。她想，「唉，這真是不必的！何苦定要來看戲？」她用肘子去碰他，他握着她的手，悄聲的說：

「不是嗎，今夜的影戲很好，美我真愛你！」於是他彷彿又很專心的去看電影了。

是的，他是很生氣，說不出是誰得罪了他。只有若泉的話，不斷的纏繞在他耳際，彷彿每句話都是向他放送過來的，這真使他難過。果真他創作的結果是如若泉所說的一般嗎？他不能那末相信！那些批評者，所對於他的微言，只不過是一種嫉妬。若泉完全是不知受了某種暗示，便真的認真起來。他又去想到若泉的那黑瘦的臉，慢慢地竟有點覺得不像起來。又想起過去的剛同若泉認識時的情形，他真感慨的嘆息起來：

「唉，遠了，朋友！」

遠了！若泉是跑到他不能理解的地步了。無論他將他朋友做一種什麼樣的觀察，即使覺得是極壞，淪於罪惡，而朋友還是站在很穩固的地位，充實的，有把握的大踏步的向

着時代踏去，他不會徬徨，他不能等什麼了。

他去望美琳，看見美琳白嫩的臉上，還有顯着很恬靜的光，表示那從沒有被煩愁所擾過的平和。他覺得她真可愛，但彷彿在這可愛中忽然起着些微的不滿足的意識。他望了她半天，對於她的無憂的態度真不免有點嫉妬起來。他掉轉頭來微噓着氣。

是的，「遠了！」這女人就從來不能了解他。他們一向來就是隔離得很遠的，雖說他們很親密的生活了一年多，而他卻從來不來度量一下這距離，實在只能證明了他這聰明人的錯誤。

現在呢，這女人雖說外形還是保留着她的淳樸的嬌美，像無事般的看着電影。而她心中卻也縈懷着若泉的話去了。

這些話是與她素來所崇拜的人顯着很大的矛盾的。

他們回去得很遲，互相只說了些極少趣的話。都唯恐對方提到電影，因為怕自己答不上來，關於那情節，實在是很模糊，很模糊。

#### 四

時間是過去了。一天，一天，兩個星期又過去了。若泉是很忙，他參加了好幾個新的團體，他又被分派了一些工作。同時他又感覺得自己智識的貧弱，很刻苦的在讀着許多書。人是在瘦起來了。臉上很深的也在刻劃着堅強的紋絡。但是精神卻異常愉快，充滿着生氣，正像來到了的春天一樣。這天他正在一個類似住家的辦公處裏，一間異常破舊的一所舊式的衙堂房子，內部很大，又空虛，下面住了一位同志，和這同志的妻子（一個沒有進過學校而思想頗能透澈的女人）還有兩個小孩，樓上便暫時做了某個機關。若泉正在看着幾份小報，在找着那慣常用了幾個化名，而其實便是一人的每天要罵着這起文壇上的劣種的文章，所謂文壇上的劣種，便是若泉近來所認識，而且都是在相同不遠的目標上努力的人。在若泉當然都是覺得有着相當的尊敬和親善的，然而罵的是把一部分成名的作家歸爲世故者的投機，而另一部分無法成名的便投降在這某種旗幟底下，做一名小兵，竭力奉承上司，和竭力攻訐上司們所惡的。於是機會便來了。雜誌上可以常



常見到這般人的名字，終於他們便也成了一個某翼的作家。還有另外一部分，始終是流氓，是投機者，始終在培養他們的嘍囉，和吹捧他們的靠山。他們在文藝界混了許久了，騙過了一些錢。他們而且常常會和他們的靠山火併，又和敵人攜手……若泉很討厭這作者，雖說這人於文壇的掌故還熟習一部分，但是他的觀點根本是錯誤的，而行為也是極卑劣的。若泉常常想要從頭至尾清清楚楚的做一篇文章，來全體推翻那一些欺人的證斷，尤其是那錯誤，謊謬的文藝的理論。不過他卻沒有時間，總沒有時間提筆，而他又沒有忘記這樁事，所以每天總是很匆忙的去翻一翻，看有沒有新的文章產生。

這時樓梯上響着很雜亂的聲音，魚貫的進來三個人。第一個是每天必來的肖云。第二個是一個在工聯會裏有點職務的超生，是樓上住的那女人的表兄。第三便是那女人了，她的名字叫秀英。

超生極熱烈的和他握着手，因為他們又有好久不遇見了。他們的工作的不同和忙迫，隔離了他們，而他們是從相見後便互相都建立了很親切而又誠懇的友誼的。他們稍

稍很自然的問了幾句起居上的話，便很快樂的談到最近某棉織廠罷工的事。若泉對於這方面極感到興趣，他常常希望能從這智識階級運動跳到工人的運動區域裏去。超生已答應爲他找機會，所以他們一見面總是大半談的工人一方面的事。到後來，超生忽然問道：

「你還在寫文章嗎？」

「沒有。」他答着，彷彿有點慚愧似的，但又很驕傲，因爲他的理由是：「沒有時間。」超生便告訴他，他們有一個俱樂部，現在覺得很須要一點文藝的東西，他希望若泉能答應這事，或者還由若泉去邀幾個同志，不過他又再三擔憂，他說若泉他們的藝術不行，他們看不懂。他要若泉頂好能運用得淺一點，短一點。他還發表了一點文藝大衆化問題的理論，當然他是站在工人的立場上的。

不久，他走了，他是太忙，他說過幾天他還要來一次，來討論一下他適纔所提議的事。他要肖云也想一想，因爲他要一個好的具體的辦法。

房裏只剩了若泉和肖云兩人時，肖云從懷裏抽出一份報紙遞給他，並且說：

「我真不知子彬爲什麼要這樣？」

若泉稍稍喫了一驚。近來他彷彿已忘記了這朋友，但是那過去的，七八年的友誼，卻不能不令他常常要關心到他。近來常常不難有機會聽到一些關於子彬的徵言，他雖說不能用感情做坦護，但他卻總是希望他朋友會不太固執，應該稍稍有點轉變，一種思想上的誠實的轉變。他看見肖云那神氣，覺得很不妥，他問道：

「怎麼會事，關於子彬的？」他接過報紙來。

「你看看，自然會知道的。」

報紙是張副刊，題目用了大號字標題：

「我們文壇的另一種運動者！」

署名是一個字「辛」

「這篇文章是子彬做的嗎？」若泉又問。

「不是他，還是誰，他在流星月刊上發表小說不都是署名「辛人」嗎？而且那文章是什麼人一看便知道除了他沒有人做得出。而且你看看這副刊，這便是××的走狗李楨編的。他竟將稿子拿到這種地方去，又這般無理的嘲諷人，我覺得真使我們做朋友的人爲難了。也許他現在是只覺得流星派的紳士是好人，是朋友，而我們卻也只是些可笑的，不過我總爲他難過。」

若泉又望了他一眼，纔將文章看下去。

文章做得極調皮，是篇好文章，像作者的其他文章一樣。像水流一樣的自自然然便跟着看下去了。文句練得好，又曲折，又短勁。只是還是犯着老毛病，不像論文，不像批評，通篇只是一些輕鬆的漂亮的空話而已。說是嘲諷，不錯，可以說滿篇都是嘲諷，這然而嘲諷是沒有找到一個對象的人名呢，所謂「文壇上另一種運動者」們是陸續舉出了一些，還有一些其餘的人。不過也只彷彿是列舉而已，並沒有處在一個敵對的地位，作正面的攻擊，或是站在客觀的批評者的席上，下一句評判。雖說從文章上是看得出作者是已達

到一部分痛快發洩了一些個人的不平和平騷，而且也可以使極少數的讀者（一二人）起着不快之感，然而這篇文章終究是無力的，不值得注意的，因為作者沒有立場，沒有目標，就是沒有作用，彷彿是朝天放槍，徒然出出氣吧了。

若泉默了一會，他想到他朋友了，他慢慢的向着肖云說：

「我覺得沒有什麼。」

肖云做了一個不愉快的樣子嘆着氣：

「總之，這態度是不對，好多人都在講着呢，我不能爲他辯護一句話。」

「那你就讓別人講他好了，他自己不怕，你何必擔心呢？」

「不是的。你不知道。他真何苦這樣，我斷定他自己這時也正說不出的在後悔，他並不是一個勇敢的戰士，我知道他，所以我恨他，又爲他難過，否則我便站在那些攻擊他的隊伍裏去了。」

若泉也點着頭：

「我何嘗不知道他呢，他是太聰明了，然而他卻全是一個另一時代的人物，我們拉他不轉來，我常常想着他難過。我想他近來一定很煩悶。今晚我們去看看他好嗎？」

「去也是枉然的。只能談一點飲食起居的話，或者便是娛樂的話，若稍說到正題，他不是冷着臉不答辯，便是避開正面的話鋒，做側面的嘲諷了。我總不想見他的面。」

「那有什麼要緊呢？我們就說一點無聊的話，我只希望他能快樂一點就好，快樂使人有生活的勇氣呢。我們還是今晚去看看他吧。你有空嗎？」

肖云不願意的答應了。

## 五

他們到子彬家的時候，已晚上八點了。可是子彬的客堂裏還很熱鬧。除開他們夫婦外，還有三個穿西裝的青年。子彬看見他們，稍稍有一點驚訝，但隨即很高興的將他們介紹給那三位青年了。有兩個是上海某藝術大學的學生，一個比較不漂亮點的是剛從北平來的學生，他們都是些願意獻身給文藝的未成名的少年詩人，所以聽到若泉和肖云

的名字時，便極歡欣的又謹慎的送過手來，且說一些仰慕的話。

在子彬臉上是找不到一絲不愉快的痕跡。他雖然瘦，但卻不像從前的蒼白，映着一層興奮的紅光。他像精神異常好的極力使談話不要停頓。他講了許多關於北平生活的話。又講一些美國的建築。他取出了一二十張他的一個朋友從美國寄回來的畫片。後來他又講到日本的國畫了，說他一個朋友在日本賣畫得了好多錢。

娘姨拿了許多糖和水菓進來。子彬特別喫得多。他拿起一種有名的可可糖，極力稱讚着，勸客人們多喫，而且說：「美琳是太喜歡這個了。不是嗎，美琳？」他又望美琳。

肖云心中想：

「是的，她喜歡喫，那是你特意要養成她的這種嗜好的。因為那是一種高貴的嗜好！呵若是她只喜歡喫大餅油條，那恐怕你只有不高興，而不會向人誇說了吧。」

美琳卻反抗了他：

「不喜歡，現在不喜歡了，我喫膩了牠，只有你的嗜好纔不更改。」

道：

子彬微微蹙了一下眉，又同他的客人說到別的了。

若泉覺得美琳比平日少說了許多話，只默默坐在那裏觀察人。他走過去搭訕着問

「近來看電影沒有？」

「看的，看的真多，只是我很反感，因為得不到快樂。」她彷彿很氣憤似的。

子彬望了她一眼，便仍然裝着若無其事的。

「爲什麼爲什麼會不快樂？」若泉釘着她。

「不知道爲什麼，生活總沒有興趣……」她望了她的丈夫一眼。

「找點事做吧，有事做就好了。」

肖云也奇怪的望美琳，從來就沒有聽見過她說不快樂的話。

「做什麼事好呢？有時還想進學校去。」

「哈，美，你又說想進什麼學校了，你以前不是很厭倦學生生活嗎？在家裏，天天要你



念英文，又不肯要你寫文章，你也懶，還說什麼做事？」子彬岔着說，而且故意又說到別方面了。

美琳抱怨的橫斜了他一眼，像自語似的：

「你喜歡，我不喜歡……」

到九點鐘的時候，有個學生要告辭回住處了，他是住在開北近天通庵的地方，晚了不方便。於是其餘兩個學生也只好告辭。有一個問了幾次若泉的住處，他說以後好去拜訪他，順便領教。子彬殷勤地送着他們出去。

但這兩個客人卻還不肯走。

子彬轉身時，很疲倦的望了他們兩眼，頹然的倒下椅子去，他自己摸了一下兩頰，覺得很發燒，他無力的又拿起一個橘子來喫着。

「你的客真多！」肖云早就想說了的一句話，這時纔自然的迸出。

「對了！無法的事！我不能拒絕他們，他們常常妨害我的工作和精神。有好些人坐在

這裏好像是不預備走似的。我簡直陪不過來。」

「那是因爲『主賢客來勤。』」肖云幾乎說出這句俗語來。不過他嚙住了，他怕子彬多心去，以爲他是有意譏諷他。近來他覺得在這位朋友前是應比在其他地方須留心些。

「爲什麼不可以拒絕呢？你可以的。我相信有許多也只是些無聊的晤會。」若泉很誠懇的說。

子彬不願意這麼承認，便不做聲。

美琳覺得都是不必須的，不過她也不說出，她只這末說：

「假使沒有人來，我以爲一定也會很難過。」

大家都對她望了一眼，只有若泉答應她：

「當然，那是很寂寞的。不過我們可以另外想法，我們可以常常大家在一塊，討論點具體的問題，或是讀幾本書，因爲要一個人讀書也是又沒有趣味，又得不到多少印象和

益處，還不是走馬看花的過去了。我們現在不是不要晤會，是要減少那些無聊的，而且還要多多和人接近。

美琳把一雙大眼閃着，像沈思着什麼似的，過一會然後說：

「……」

「她是不適宜於你所說的那些的！」子彬搶着便下了這斷語，他不願意這成爲一個討論的目標，接着他便又說到別的去。

談話到十點，越談越不精采，因爲題目不能集中，大家都感覺得精神上隔了一座橋，都不願意盡量的發揮自己的意見，也不給別人發揮的機會。這是太明顯了，一發揮，破裂便開始了。跟着，呵欠也來了，都覺得倦。然而互相都又彷彿不願意這談話停止了下來。但縱然還是又繼續了下去，而每人都只有更深的感到這脆弱的友誼是太沒有保障，彼此是更距離得遠了，而且無法遷就。

最後還是若泉站了起來，取了一個決然的姿式，望了肖云一眼，於是肖云也同意了。

他們沒有表示有一點遺憾的告辭着出來。子彬雖說還是很殷勤的送着，但他也不願有一點挽留的意思。

一直送到後門外。若泉回頭望，像同小孩子說似的大聲說：

「好，你們進去吧！」

美琳忽然銳聲叫道：

「過幾天請再來呀！」這聲音很抖戰，大家都感覺到。

「是的，會再來的！」若泉說了，肖云也跟着說。

## 六

但是子彬卻很生氣，他罵着她：

「你瘋了！這樣大聲的叫！」

他從來沒有這麼厲聲厲色的呵叱過她，這是第一次他露出了他的凶暴，不知道爲什麼他竟這樣忍耐不住。他對於美琳所起的嫌厭之心。而且他也不知他所恨於她的到

底是什麼。只覺得一切都不如意，都說不出的不痛快。而美琳偏更要作梗，像有意似的要使他爆發。她不特沒有盡一點她做愛人的責任，給他一點精神的安慰，和生活的勇氣——她是不會了解這生活的苦鬪的——而且反更加添他的惱怒。照理他縱罵了她，也沒有什麼過分，不過他素來都是太嬌縱了她，所以馬上他便後悔了，雖說心裏越加在難過。他又柔和的向她說道：

「不早了，上樓睡去吧。」

美琳不做聲，順從的上了樓。

子彬好言的哄着她，又去拿了兩個頂大的蘋果來給她。她心裏想：「你老把我當小孩！」

不久，她睡了，乖乖的。他吻了她，他是太愛她了。但他沒有睡，他興奮得很，他說還要做點事，他一人逃到亭子間，他的小書房去了。

她並不能睡着去，她在想她的一切。她是幸福的，她不否認，因為有他愛她。但是不知

爲什麼她忽然感到不滿足起來，她很詫異過去是那末久，她都是糊糊塗塗的過着。以前她讀他的小說，崇拜他，後來他愛她，她便也愛他了。他要求她同居，她自然答應了他。然而她該知道她一住在他這裏，便失去了她在社會上一切的地位。現在她一樣一樣的想着。她纔覺得她除了他是已一無所有了。過去呢，她讀過許多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的小說，她理想只要有愛情，便什麼都可以捐棄。她自從愛了他，便真的離了一切而投在他懷裏了。且糊糊塗塗自以爲是幸福的快樂的過了這末久。但是現在不然了。她還要別的！她要在社會上佔一個地位，她要同其他的人，許許多多的人發生關係。她不能只關在一間房子裏，爲一個人工作後之娛樂。雖然他們是相愛的人！是的，她還是愛他，她肯定自己不至於有背棄他的一天，但是她彷彿覺得他無形的處處在壓制她。他不准她一點自由，比一個舊式的家庭還利害。他哄她，逗她，給她以物質上各種的滿足。但是在思想上他只要她愛他的一種觀念，還要她愛他所愛的。她儘着想爲什麼呢？他那末溫柔，又那末專制。

她睡不着，她不能不想那關在亭子間裏的人，他不是快樂的，她現在纔知道。以前他

到底真的快樂不快樂，她不很明瞭，她疏忽過去了。只以為在笑，在唱讚美歌，在不斷的告訴她滿足，感謝她無上的賜與，那一定是快樂的。或是為了一點小事，他生氣了，他寫了許多牢騷的文章，她很不安，不知所措，但一會兒他便仍然好了。他說他忘記那些了，他脾氣不好，以致使她難過，於是這小的不愉快，便像東風吹散了白雲，毫不留痕跡的過去了。而現在呢，她已經覺到了，他是常常很煩擾，雖說他裝得仍是與從前一樣，他常常把自己關在亭子間裏，逃避她的晤面。一個人在裏面做些什麼呢？總是很遲很遲纔來睡，說寫文章去了。她替他算，他近來的成績，是很慚愧的。而且他飯也喫得太少，但他還不肯承認，他在她面前總說是喫得太多了。這一切到底是為了什麼呢？他不信任她嗎？他從沒有同她講一句關於這上面的話。而且他從沒有對一個朋友說到他的苦悶，雖說文章還是特別多牢騷，而給遠地的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的信，也特別勤而且長，總是抑鬱滿紙，不過那是多麼陳舊的一些牢騷呵！他幾年來了，都是歡喜那麼說法的。他決不是單獨為那些不快樂。那末，為什麼呢？

她又想，她想到若泉了。若泉和她認識，還是在她與子彬認識之前。以前他們很生疏，後來便很熟識了，那是完全因為子彬和若泉友誼的關係，也間接的將她視爲一家人的親切了起來。她從來就很隨便，她對他沒有好感，也沒有壞感，然而她在好幾次的子彬和他衝突之後，她用她有限的一點理智，她判斷了全是子彬有意的固執。若泉很誠懇，很虛心，他說的並不是無理的。而子彬則完全是乖僻的，他嘲笑他，冷淡他，躲避他，這又是爲了什麼呢？他們從前是多麼的忘形親熱過來。她看得出子彬是很想棄掉這友人了。沒有一次他同她說到過他。這不是從前的情形，沒有一次他提議過，說是去看看他當若泉好久未曾來時，這也決不是從前的情形。而且不止若泉，他是還在同許多從前的朋友都有意的疏遠起來。爲什麼呢，他要這樣？

她越想越不解，她幾次預備到亭子間裏去，她希望得一個明白的解釋。但是她又想知道的，他不會向她說一句什麼，除了安慰她，用好話哄她，輕輕的拍着她要她睡，他不會吐露一句他的真真的煩悶的。他永遠是只把她當一個小孩看，像她所感覺到的。



鐘敲過兩點了，他還沒有來，她是更墜在深思裏了，她又等他等得有點心焦。

他在做什麼呢？

他在頭痛，發燒，還有點點咳嗽。他照例坐到寫字桌時，要在一面小小的圓的鏡子裏照一照，看到自己又瘦了，心裏就難過。從前常常要將鏡子摔到牆角去，砸個粉碎，但自從家裏多了一個女人後，便只發狠的摔到抽屜裏了，是怕女人看見了會盤問，自己不好對付。這天仍然是這樣，把鏡子摔後還在心裏發了誓：

「以後再也不看鏡子了！」

坐下來，依習慣是先抽一枝美麗牌。青的煙絲裊裊地往上飄，忽然又散了。他的心情也正像煙絲的無主，空空的，紛紛的，輕飄飄的，但又重重的壓在心上。心是沈悶得很。然而子彬是雖說在如此的身體的苦痛之下，卻還是掙扎着，他不願睡。他像賭氣似的要這末挨着，他要在这夜寫出一篇驚人的作品來。他屈指算，若創作月報還延期半月，簡直是有兩個月他沒有與讀者見面，而流星月刊他彷彿記得他沒有存什麼稿子在那裏了。讀者

們是太善忘了，而批評者們是過分苛刻的。他很傷心這點，爲什麼這些人不能給有天才的人以一種並不過分的優容呢？不過同時他只好刻苦下去，他怕別人會誤會他的創作力的貧弱。他是能幹的，他寫了不少，而且總比別人好，至少他自己相信，終有一天，他的偉大的作品，將駭倒這一時的文壇的。不過現在生活太使他煩悶，他缺少長的思索的時間，簡直便是連極短的東西，也難得寫完。

他翻起幾篇未完的舊稿來，大約又看了一遍，覺得都是些不忍棄置的好東西，但是現在，無論如何，他還不能續下去，他缺少那一貫的情緒。他又將這些稿子堆積在一邊，留待以後心情比較閑暇時慢慢去補，他再拿過一本白紙來，卻不知爲什麼，總寫不下去，後來他簡直是焦躁了。他的希望是這樣，而情形卻是只能這樣，他又決不相信阻礙着的便是他的才力。看看時間慢慢過去了，他的身體越支持不來，而心情越激奮了，他把稿子丟開，一人躺在椅子上生氣，他恨起他的朋友來了！

他的心本是平靜的，而創作是正須要這平靜的心，他稟着異常的聰明，他可以去想，

想得很深又廣，但他卻受不了刺激；若泉來，總帶了不快活來給他，使他心裏有說说不出的不安。他帶了一些消息來，帶了一些他不能理解的另一個社會情形給他看，他惶惑了，他卻憎恨着，這損傷了他的驕傲。而且若泉的那種穩定，那種對生活的把握，很使他見了不舒服。一種不能分析的嫉妬。他鄙視他，（從來他就不能尊視他的創作的！）他罵他淺薄，罵他盲從，他故意百般的使自己生起對於朋友的不敬，但是他不能忘記他，他無理的恨他，他越誠懇，越定心的工作着，他就越對於那刻苦更生厭惡，更不能忘。至於其他的一些類似若泉的人，或者比若泉更勤懇，更不動搖的人，他雖說也感着同一的不快，但是彷彿隔了好遠，只是淡淡的，他數得出這些可嘲笑的人的名字，不過卻不像若泉常常刻在他心上，使他難過。而且對於許多他不知名的一些真真在幹着的人，他是永遠保持他的尊敬，不過像他所認識的這一羣，他卻永不能給他們以相信，他們都只是些糊塗的淺薄的投機者呀！

時間到了兩點，他聽到美琳在咳嗽，他也咳得更凶，他實在應該去睡了，但是他想起

近日美琳的一些無言的倔強，和今晚對於若泉的親近，他覺得美琳也離他很遠，他只是孤獨的一人站在苦惱而又須要鬪爭的地位。他又賭氣不睡，他寫了兩封長信，是覆給兩個不認識的遠地的讀者的。在這時，他還只能對他們覺得是比較親切的。兩封信內容都差不多，他寫着這信時，覺得心裏慢慢的在輕鬆，所以到四點鐘的時候，人是倦極的伏倒在書桌上，昏昏的睡着了。

## 七

美琳說的「不知爲什麼，生活總沒有起色？」真的，他們是毫不愉快，又無希望的生活到春濃了，這個時候是上海最顯得有起色，忙碌得利害的時候，許多大腹的商賈，和爲算盤的辛苦而且癟乾了的喫血鬼們，都更振起了精神在不穩定的金融風潮之下，去投機，去操縱，去增加對於勞苦羣衆做無厭的剝削，爲漲滿他們那不能計算的錢庫。而且幾百種報紙滿市喧騰的叫賣着，大號的字登載着各方戰事的消息，都是些不可靠的矛盾的消息。一些漂亮的王孫小姐，都換了春季的美服，臉上放着紅光，眼睛分外亮了，滿馬路

的遊行着，各遊戲場的擁擠着，還分散到四郊，到近的一些名勝區去，爲他們那常常享福的身體和不必憂愁的心情，更找到些愉快。這些娛樂是只更會使得他們年青美貌，更使他們對於他們的生活滿足，而且肯定，而一些工人們呢，雖說逃過了嚴冷的寒冬，可是生活的壓迫卻也同着長日的春天一起來了。米糧長了價，房租也加租，工作的時間也延長了，他們更辛苦，更努力，然而更羸瘦了，衰老的不是減了工資，便是被開除了，那些小孩們，從來就難於喫飽的小孩們，只好去補了那些缺，他們的年齡和體質都是不夠法定的。他們是太苦了，他們須要反抗，於是鬪爭開始了，罷工的消息，打殺工人的消息，每天的新的消息不斷的傳着，於是許多革命的青年，學生，×××，都異常忙碌起來，他們同情他們，援助他們，在某種指揮之下，奔走，流汗，興奮……春是深了，軟的風，醉人的天氣！然而一切的罪惡，苦痛，掙扎，和鬪爭都在這和煦的晴天之下活動。

美琳每天穿了新衫，綠的，紅的，常常也同着子彬在外面玩，但是心裏總不愉快，總不滿足，她看滿街的人，覺得誰都比她有生存的意義。她並不想死，她只想好好的活，活得高

興，現在她是找不到一條好的路，更須要引導的人，她非常希望子彬能了解她這點，而且子彬也是與她一樣，那他們便可以商商量量的同走上一條生活的大道。不過她每一觀察子彬，她就難過，這個她所崇拜的人，現在是在她看起來成了一個不可解的人了。他彷彿正與她相反，他糟蹋生活，然而又並不像出於衷心，他思想得很多，卻不說一句，他討厭人，卻又愛敷衍，（從前是並沒有現在這末在人面前感到苦痛的。）發了牢騷，又恨自己。他有時更愛她，有時又極冷淡。種種的行爲矛盾着，苦痛着自己。美琳有時也同他說一兩句關於生活方面的話，不過這只證明了她的失望，因為他不答她，只無聲的笑，笑得使美琳心痛，她感覺到那笑的苦味，她了解他又在煩惱了。直到有一天夜晚，八點多鐘的時候，家裏沒有客，他因為白天在外面跑了好久，人很倦，躺在牀上看一本詩詞，美琳坐在牀頭的椅上，看一本新出的雜誌。牀頭的小几上，放着紅綢罩子的燈，泡了一壺茶，這在往日，真是一個甜蜜的夜。這時子彬很無聊，一頁一頁的翻着書，不時斜着眼睛去望美琳。美琳也時時望他，兩人又都像故意的不願使眼光碰着，其實兩人心裏都很希望對方會給一點

安慰，都很可憐似的，不過他更感傷一點，她還有點焦躁。末後美琳實在忍不住了，她把雜誌用力的摔開說道：

「你不覺得嗎，我們是太沈默了，彬，我們說點話吧。」

「好……」子彬無力的答着，也把書向牀裏擲去。

然而沈默還是繼續着，都不知說什麼好。

五分鐘過後，美琳纔抖戰的說道：

「我以爲你近來是太苦痛了。爲什麼呢？我很難過！」她用眼緊望着他。

「沒有的事……」子彬又照例露出虛僞的笑容，不過只笑了一半，便側過臉去，長長的嘆了一聲氣。

美琳很感動的走了攏來握着他的手，懇求的，焦急而又柔順的叫道：

「告訴我，你所想的一切！你煩惱的一切！告訴我！」

子彬好久不做聲，他又被許多紛亂的不愉快的雜念纏繞住了。他很希望能倒在美

琳懷裏大哭一場，像在母親懷裏一樣，於是一切的重大的苦惱都雲似的消去，他將再從新活潑潑的爲她活着，將生活想法再慢慢的弄好。但是他明白，他咬緊牙齒想的確的，那是無用，這女人就比他更脆弱，她受不起這激動的，他一定會駭着她。而且他即使大哭，把眼淚流盡了又有什麼用呢？一切實際的糾紛的衝突與苦悶，仍然存在着，仍然臨迫着他。他除了死，除了離去這相熟的人間，他不能解脫這一切。於是他不做聲，他忍受着更大的苦痛，他緊緊握着她的手，而且顯出一副極醜的拘攣着的臉。

那樣子真怕人，像一個熬受着慘刑的凶野的獸物，美琳不解的注視着他，終於叫起來，快快的銳聲的：

「爲什麼呢？你做出這末一副樣子，是我鞭打了你嗎？你說呀！唉，啊呀！我真忍耐不了！你如再不說，我就……」

她搖着他的頭，望着他。於是他又側過臉來，眼淚流在頰上了，他挽着她的頸，他把臉湊上去，斷續的說：



「美不要怕，愛我的人，聽我慢慢的說吧！唉！我的美呵！我的美只要你莫丟棄我，我就都好了。」

他緊緊的偎着她，他又說：

「唉！沒有什麼……是的，我近來太難過，我說不出……我知道，總之，我身體太不行，一切都是因為我身體，我實在須要休養……」

後來他又說：

「我厭惡一切人，一切世俗的糾紛，我只要愛情你。我只想我們離開這裏，離開一切熟識的，到一個孤島上去，一個無人的鄉村去，什麼文章，什麼名，都是狗屁！只有你，只有我們的愛情的生活，總是存在的呵！」

他又說，又說，說了好多。

於是美琳也動搖了，將她對於生活的一種積極的，求進展的心拋棄了。她爲了他的愛，他的那些話語，她可憐他，她要成全他，他總是一個有天才的人，她愛他，她終於也哭了。

她不知安慰了他多少，她要他相信，她永遠是他的。而且爲了他的身體和精神的休養，她希望他們暫時離開上海。他們旅行去，在山明水秀，鳥語花香的環境之中度過一個美麗的春天。他們省儉一點，去在流星書店設法再賣一本書，也就够了，物質上稍微有點缺乏有什麼要緊呢？他們計算，把沒有收在集子中的零碎短篇再集攏來，要七八萬字，也差不多了。這旅行是並不難辦。美琳想到那些自然的美景，又想到自己能終日與子彬遨遊其中，反覺得很高興了。子彬覺得能離開一下這都市也好，這裏一切的新的刺激，他受不了。而且他身體也真的須要一次旅行，或是長久的鄉居。是在這夜，他們決定了，預備到西湖去，因爲西湖比較近，而美琳還沒有去過的。

這夜兩人都又比較快樂了，是近來沒有過的幸福的一夜，因爲都朦朦的有一線希望，對着未來的時日。

## 八

第二天拿到了一部份稿費，買了許多東西，只等拿到其餘的錢就動身。可是第三天

便落起雨來了，一陣大，一陣小，天氣陰得很，人心也陰了起來，蓋滿了灰色的雲。美琳直睡了一天，時時抱怨。子彬也不高興，又在書鋪跑了一趟空，錢還要過幾天。雨也就接連幾天都蕭蕭的落着，像沒有晴的希望。兩人在家裏都無心做事，日子長得很，又無聊，先前子彬還常常爲她重覆一點西湖的景緻，後來又都厭煩起來了。等錢等得真心急。不過在第六天拿到全部的稿費之後，子彬沒有露出一絲快樂的神氣，而且只淡淡向美琳說：「怎麼樣呢，天還是在下雨，我看再等兩天動身吧。」

這決不能成理由，雨下得很小，而且西湖很近，若是真想去得利害，可以馬上動身的。美琳沒有生氣，也不驚詫，彷彿不動身，又再挨下來倒是很自然，既然去西湖並不是什麼必須的緊要的事。這時日的拖延是將兩人的心都怠惰起來了。而且又都重複沉在各人的過去會被痛苦着的思想中去了。子彬時時還是可以聽到一些使他難過的消息。許多朋友，許多熟悉的人，都忙着一些書房以外的事去了，都沒有過問他，而且都忘記他了。這些消息最使他難過，他鄙視他們，他恨他們，但是他覺得他不應該逃避，他要留在上

海，他看着他們，等着他們，而且他要努力，給他們看。假設他到西湖去，他能得個什麼，暫時的安寧，暫時的與世隔絕，但是他能不能忘懷一切的得着安閑，還在不可知之間，而世界則真的將他隔絕了是容易的。朋友們聽到了這消息，一定的總要嘲笑他，說他是怕了他們，怕了這新的時代，他躲避了，後來大家便真的忘了他，連他的名字都會生疏起來。再呢，他的那些崇拜他的人，那些年輕的學生，和那些讚賞他的人，那些碩學的有名的人物，都隔絕了他的消息，也慢慢會將他所給與他們的一些好的印象，淡了起來，模糊了起來；這真是可怕的事。他不能像過去的一些隱逸之士能逃掉一切，他要許多，他不能失去他已有的這一些。他簡直覺得到西湖去只是件愚蠢的事。他唯恐美琳固執着成見，他想即使美琳要去，也只好拂一次她的意。或是他陪她去玩兩三天，立刻便轉來，要住下是辦不到的事。他看見美琳不像以前着急了，倒放一點心，後來是到非再做一次正式商量不可了，他只好向她說他的意見，理由是他有一篇文章要寫，現在沒有空，他覺得把行期再遲一個月也很好。他說得真娓娓，是還怕美琳不答應，或至少也要鼓着小嘴生氣的。他還預

備好許多溫柔的，對付一個可愛的嬌縱女人所必須的話。他說完的時候，是將頭俯在她的椅背上。嘴唇離那白的頸項不很遠，氣息微微噓着她。他軟聲的問：

「你以為怎樣呢？我還是願意隨你，依你的意思。」

美琳只懶懶答應了一句，於是事情便通過了，毫無問題。以後只應該安心的照自己所希望的去努力進行，這是說單對於子彬的一面。既然自己是一個寫文章的人，又對於自己極有把握。生來性格又不相宜於做別的爭鬪的勾當，而且留在上海，原意便是為要達到自己的野心的完成，若是還要這末一個人關在小屋子發氣，寫點牢騷滿紙的信，讓時間過去了，別人越發隨着時間向前邁進了，而自己真的便只有永遠和牢騷同住，終一生在無聊的苦痛中，毫無成就可言，縱有絕世的聰明也無用。至於美琳，她是不甘再閒住了，她本能的須要活動，她要到人衆中去，去了解社會，去為社會勞動。她生來便不是一個幽居的女人。她已住得太久了，做一個比她大八歲的沉鬱的人的妻子。她已經學得安靜了許多，已經會憂愁煩悶了一些，雖說她還是不能到了了解她丈夫的程度。不過這終究

於她是不相宜的。自從春天來，自從她丈夫開始了新的苦痛來，她就不安起來了。不安於這太太的生活，愛人的生活。她常常想動，但是她缺少機會，缺少領導的人，她不知應該怎麼做纔好，所以她煩惱，她又明白這煩惱是不會博得子彬的同情的，於是更不快樂。前幾天是還能不知爲什麼一下會想到西湖去，當然還比較好，慢慢時間拖下來，倒又覺得別的許多人都忙着工作，而自己拿了別人的錢去陪一個人去玩，去消遣時日，彷彿是很不對，很應該羞慚的事。現在既然子彬已不願去了，當然很合適，不過子彬說他不能去的理由，是因爲沒有空，因爲要寫文章，而自己則無論去留與否，在事實上看來，都是無關緊要，因爲自己好像是一個沒有事可做的人。她更加覺得羞恥。她要自己去找事做，她想總該有把握找得到，但是她想她應該不同子彬商量，而且暫時瞞着他。

## 九

出於意料之外的若泉接到一封短箋，是輾轉經過了好幾個朋友的手轉交了來，而是在信面上便大大署了美琳兩個字的。若泉不勝詫異的去打開牠，滿心疑惑到子彬身

上，他八分斷定他朋友是又病倒了。他心裏有點很難過，他想起他朋友的時候總是如此。可昇信上只潦草的歪歪斜斜塗了不多幾個字，像電報似的橫着：

「星期日早上，有空吧，千萬請你到兆豐花園來一下，有要事。我等你。美琳。」

這不像是子彬有病了的口氣，然而是什麼事呢，兩人吵了架，但又從沒有看見過他們有口角的事，若泉真懷疑，他還是覺得這至少是於子彬有關的，因為他想美琳決不會有事來找他，因為雖說是與她相熟了兩年，還始終沒有同她生過一次比較友誼的關係，他也不十分知道她的歷史，也從沒有特別注意過，只覺得她還天真，很嬌，而且決不是難看的一個年輕女人。他想到朋友，他決定第二天早上跑那末遠，到上海的極西邊去。

七鐘點的時候，他預備動身，拿了一把銅子，兩角洋錢，拍了一下身上舊洋服的灰塵，於是便匆匆的離了住處，他計算着到兆豐花園時，大約是七點四十分，美琳她們是起身很遲的人，不見得就會到，但他無妨去等她的，他有大半年不來這裏了，趁這次機會來走走，呼吸點新鮮空氣，也很好，他近來覺得他的肺部常常是不舒服。

轉乘了三次電車纔到花園門首，他買了票，踏到門裏去，一陣柔軟的風迎着吹來，帶着一種春日的芳香。若泉挺着胸脯，兜開上衣，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立刻便覺得舒適了起來，平日的緊張和勞頓，都無形的滑走了。人一到了這綠茵的草地上，離開了塵囂，披靡着春風，親炙着朝暉，便一概都會鬆懈了，忘記了一切，解除了一切，只任自己的身體縱橫在這自然中，散着四肢，讓這寧靜的四週享樂自己，一直到忘我的境界。

園裏人不多，幾個西洋人，和幾部小兒車，疏疏朗朗在散在四方。四方都是綠蔭蔭的，參差着新舊的綠葉。大塊的藍天靜靜的覆在上面，有幾團絮似的白雲，耀着刺目的陽光，輕輕的裊着，變幻着。若泉踏着起伏不平，波樣的草地，懶然的走了好遠，他幾乎忘記他是爲什麼纔來到這裏了，只覺得舒適得很，這空氣正於他相宜。在這時他聽到近處他背後的草地上有着繚繚繚繚的響聲，他掉頭望時，他看見美琳站在他背後，穿一件白底灰條紋的單旗袍，上罩一件大紅的絨坎肩。他不覺的說道：

「啊，我不知道你來了，啊，你真早啊！」



美琳臉上很平靜，微微有點高興和發紅，她嬌聲的說：「我等了你許久！」但立即便尊重的說道：

「你不覺得無聊嗎，我想同你談談，所以纔特地約了你來，我們找個地方去坐坐吧。」

於是他隨着她朝東走，看見她高跟的黃漆皮鞋，一步一步的踏着，穿的是肉色的絲襪，脚非常薄，又小，現得瘦伶伶可憐似的。他不知道還是她的脚特別小，還是脚一放在那匠心的鞋中纔顯得那末女性那末可憐。他搭訕的問道：

「子彬近來怎麼樣，身體好麼？」

她淡淡的回答：

「好，他在開始寫文章了。」

他又繼續問：

「你呢，也在寫文章吧。」

「不。」

他看見她臉扭了一下，做了一個極不願意的表情。

在一個樹叢邊的紅漆的長椅上坐了下來。靠左邊又有一大叢草本的繡球花，開得正茂盛，大朵大朵的，吐着清香，放着粉紅的光。他不知怎麼先開口，他還是關在悶葫蘆裏，不知她到底要談什麼，而且到底不知子彬近來怎麼了，或是同她的關係。

她先望着他茫然的臉笑了一下，然後說：

「你奇怪吧，當你接到信後，一直到這時？」

「沒有，我不覺得奇怪。」

「那你知道我要你來這裏的緣由了。」

他躊躇的答：「不很知道。」

於是她又笑了一下說：

「我想你不會知道的，但是我必須告訴你，原因便是我很久來了都異常苦悶……」

她停頓了一下，又望了他一下，他無言的低着頭望着草地。於是她又再續上去，她說了許多，又常常停頓，又有點害羞似的，不能說得很直截痛快。但他始終不做聲，不望她，讓她慢慢的說完，她把她近來所有的一些思想，一些希望，都零碎的說了一個大略，她覺得可以停止了，而且她要聽他的意見，她結束着說道：

「你以為怎樣呢，你不會覺得我是很可笑吧。我相信我是很幼稚的。」

若泉有一會沒有做聲，望着那嫩膩的臉，微微含着尊嚴與謙卑的臉好久。他沒有料想這女人會這末坦率的在他面前公開她對於現實的不滿，和她的大膽的願意向社會跨進的決心。他非常快樂，因為這意外的同志所表示的態度，更鼓舞了他。隔了好一會，他纔伸過手去，同她熱烈的握着，他說：

「美琳！你真好！我到現在纔了解你！」

她快樂得臉也發紅了。

於是他們都又更不隱飾的談了一些近來所得的知識與感覺。他們都更高興，尤其

是美琳。她在這裏能自由發揮，而他又聽她，又了解她，而且還幫助她。她看見光輝就在她前面。她急急的願意知道她馬上應怎樣開始。他又躊躇了一會兒，他答應過兩天再來看她，或者可以介紹她去見幾個人，決定她的工作。

一〇

美琳回到家來，時時露着快樂的笑，她掩藏不住那喜悅，有幾次她幾乎要說出來了，她彷彿覺得應該告訴子彬，但是她又忍耐住了，她怕他會阻止她，破壞她。子彬沒有覺察出，他在想一篇小說，在想一些非常調皮嘲諷的字句去描寫這篇的主人翁，一個中國的吉訶德先生。他要他的文章動人，他文章的嘲諷動人，他想如果這篇文章不受什麼意外的打擊，就是說他不再受什麼刺激，能夠安安靜靜的坐下來寫兩星期，那一個十萬字的長篇，便將在這一九三〇年的夏季，驚人的出現了。誰不會驚絕的叫着他的名字，這作者的名字。他暫時忘去能苦惱他的一些事實，他要廓清他的腦府，那原來聰明的腦府，他把自己離開了人衆，關在家裏幾天了。

可是美琳卻不然，她在第三天下午便出席在一個××文藝研究會上了。到會的有

五十幾個人，一半是工人，另外一半是極少數的青年作家和好些活潑的學生。美琳從沒

有經歷過這種生活，她只覺得興奮，同時用極可親的眼光徧望着這所有的人，只想同每

一個人都握一次熱烈的握手，和做一次懇切的談話，這裏她除掉若泉以外，便都是不認

識的人，但是她一點也不感覺拘束，她覺得很融洽，很了解，她和他們都是「同志。」她除

了對於自己那合體的雖不華美卻還是美觀的衣服微微感到歉仄外，便全是傾心的熱

忱了。這是一次大會，所以到的人數很多，除了少數的工人爲時間限制着不能來，幾乎全

體都到了。開始的時候，由主席臨時推舉了一個穿香港布洋服的少年做政治的報告，大

家都很肅靜，美琳望着他，沒有一動，她用心的吸進了那些從沒有聽過的話語，那些簡單

的話語，然而卻將世界的政治和經濟的情形很明顯的暴露了出來，而且他批判得真準

確。這人很年輕，決不是一個二十五歲以上的人，後來若泉告訴她，這年輕人還是一個印

刷工人呢，不過是也曾在大學念過兩年書的。美琳說不出的慚愧，而且她覺得所有的人

對於政治的眼光都比她好，也比她能幹，在她聽了其餘許多人的工作報告之後，他們又討論了許多關於社務的事。這在美琳都是不知應怎樣加入那爭論之中去的，因為她都還不熟悉，而那主席卻常常用眼光望着她，徵求她的意見。這使她真難過，她又堅決的相信，在不久以後，她一定可以被訓練得比較好些，不致這樣完全不懂。最後他們又討論到××怎樣行動的事。這裏又有人站起來報告，是另外一個指導××××的團體的代表。於是決定了，在××的那一天，要全體動員到×馬路去，佔領馬路，××××，這時大家都正情緒更緊張激昂的時候，而會便完了。在分別的時候，大家都互相叮嚀的說道：

「記着：後天，九點鐘，到×馬路去！」

美琳還留在那裏一會兒，同適纔的主席，便是那在工聯會工作的超生，和若泉，還有其他兩三個人談了一會，他們對她都非常親切和尊重，尤其是一個紗廠的女工特別向她表示好感。她向她說：

「我們呢，是要革命，但是也想學一點我們能懂的文藝，你們文學家呢，是也須要革

命，所以我們聯合起來了。不過我們真沒有時間，恐怕總弄不好，過幾天我把我寫的一點東西給你看看吧，我聽超生說你是個女文學家呢。我也是剛剛學動筆，完全是超生給我的勇氣，心裏是想得很多，就是寫不出來。下星期一能抽空，我還想寫一篇工廠通信，因為若泉說他們要有用呢。」

美琳說她也不會文學。她還說她也想進工廠去。

於是那女工便描寫着那工廠裏的各種苦痛，和列舉着一些慘聞，她又說如果美琳真的願意，她可以想法，不過她擔憂如果美琳進去，怕那勞頓和不潔的空氣，將馬上使她得病。超生也說，進去是容易，而且他希望這社裏的一部分智識份子都要進廠去，去了解××××，還要××××化，這樣，將來纔有真的××文藝產生。不過他也說恐怕美琳的身體不行。美琳則力辯她可以練習好的。

因為美琳比較有空閑，她被派定了每天應到機關上去做兩個鐘頭的工，他們留給了她一個地址。還說以後工作時間怕還要加多，因為×月來了，工作要加緊，而且內部馬

上便要擴大，有許多工人都自願參加進來，這裏須要訓練得很。她剛剛跨進來，便負了重重的擔子了，她想她應該好好努力。

一一

是×月×日的一天了

子彬從八點鐘失了美琳的時候起便深深的不安着，他問娘姨，娘姨也不知道，他想不到她是到什麼地方去了，他開始發覺近來她是常常的不在家，而且她沒有告訴過他，她是到什麼地方去，他並且想起她是同他太說得少了。他等了她好久，都不見回來，他生着很大的氣，他衝到他書房去，他決定不想這女人的一切了，他要繼續他的文章，那已寫好了一小部分的文章。他坐到桌邊，心總不定得很，他去翻抽屜，驀然的卻現出美琳留給他的一封信。他急急看下去，像恨不得立即便吞滅進去似的，信是這樣清清楚楚的寫着：

「子彬：我真不能再隱瞞你了。當你看到這信的時候，我大約已在×馬路上了，這受了團體的派定，到×馬路做××運動去。我想你聽了這消息，是不會怎樣快樂的，但是



我覺得我應該告訴你，而且向你解釋，因為我原來是很愛你的，一直到現在還是希望你  
不致對我有誤解，所以我現在先作這樣一個報告，千萬望你想一想，我回來後，我們便可  
作一次很理性的談話，我們應該互相很誠懇很深切的批判一下。我確實有許多話要向  
你說，一半是關於我自己，一半也是關於你的。現在不多說了。

美琳晨留

子彬呆了半天，連氣也嘆不出一口來。這不是他的希望，這太出他的意表了。他想起  
許多不快的消息，他想起許多熟悉的人，他想美琳……唉，這女人，多麼溫柔的呵，現在也  
棄掉了他，隨着大衆跑去了。他呢，空有自負的心，空有自負的才能，但他不能跑去，他成了  
孤另另的了。他難過，想哭也哭不出，他慘慘的幻想着這時的×馬路，他看見許多恐怖和  
危險，他說不出的徬徨和不安，然而他卻不希望美琳會轉來，他不願見她，她帶回了許多  
痛苦給他，還無止的加多，他真不能忍受有這麼一個人在同一個屋中呼吸。他發氣的將  
信扯碎了。他最後看見那還只寫了薄薄幾張的稿紙本大張着口，他無言的，痛恨的卻百  
般悼惜的用力將牠闔攏了，使勁的擦到抽屜裏。他嘆出了一口長長的嘆息。

## 水

—

家裏的人，和着一些倉促搬來的親戚，靜靜的坐在黑下來的堂屋裏。有着一點點淡青色的月光照到茅屋的門前，是初八九裏的月亮。小到五歲的老么也在這裏，把剃了不久的光頭，靠在她媽劉二媽的懷裏，寧靜的張着小小的耳朵聽着，他並不知道要聽些什麼，他不過學着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那末聽着就是的。遠遠似乎有狗在叫。風在送一些使人不安的聲音，不過是一些不確定的聲音，或許就是風自己走過叢密的樹梢吧。

「聽呀，聽見沒有你們聽呀！」小小的聲音從屋角發出。

「是有人在喊着什麼罷。」

「是的，像是從東邊渡口那裏傳來的。」

「見神見鬼的，老子什麼也沒有聽見。」

「真像是有點響聲呢，不要做聲，聽罷！」

絮絮的語聲沒有停下去好久，剛剛有點使人聽得不耐的時候，那老外婆，缺了牙，聾着耳朵的，頭髮脫光了的，老外婆，又戰戰的用着那乾了的聲音自語起來：

「唉，怎樣得了！老天爺！算命的說我今年是個關口。水不要趕來就好。我一輩子經了多少災難，都逃過了。這關口曉得怎麼樣。我並不怕死，我就怕這樣死，子子孫孫這末一大羣，我的屍骨不要緊，我怎麼能放心他們……」

「大數一到，什麼也管不了的，管他娘，管他子子孫孫……」

「你聲音不好小點嗎？你這沒良心的雜種！你要讓她聽見了的！」

「叫她睡去。毛妹！你招呼你奶奶去睡在三姑媽床上。她今天一定累了。她走了不少路呢。」

「奶奶！奶奶！睡覺去！睡覺去！」

「你這丫頭！我要坐在這裏，我要等他們，他們要到什麼時候才回來呢？」

「大媽！真的一點聲音也沒有了。他們不知在什麼地方？你說怎麼樣？今夜不要緊罷？我們家裏……唉……」

「鬼曉得這些事！現在求菩薩也沒有用了！」

「菩薩，我不信他就這末要和我們做對頭，過一年漲一次水，真的只是菩薩做鬼，我們一定要將菩薩打下來，管他龍王也好，閻王也好，哪吒三太子還抽過龍王的筋呢。我們這些人，這些插田的人，這些受災的人，還怕打不過一個菩薩嗎？救什麼堤，守什麼夜，讓牠媽的水淹進來好了！我們只去打菩薩，那個和我們做對頭的人……」

「大福！你這小子懂什麼！菩薩又看不見，你儘瞎說八道……」

「真是過一年漲一次水……」

「哼，你們看吧，今年可不比往年……」

這些堅實的婦人的聲音，平素是不常說話的，沒有這末好的機會集在一塊，手脚忙着的這些婦人，現在都陸續的說了起來，忘記了適才的寂靜。

夾在這些紛亂的搶着說的語聲之中，那幾個被做母親的人壓住不准出去的稍大的男孩子，時時吐着瞧不起的忿忿的聲音。還和那咒語似的老外婆的自語：

「幾十年了，我小的時候，龍兒那樣大，七歲，我喫過樹皮，喫過觀音土，走過許多地方，跟着家裏人，一大羣，先是很多，後來一天天少了下來，饑荒，瘟疫，屍首四處八方的留着，哪個去葬呢，喂烏鴉，喂野狗。死得太多了，我的姐姐，小的弟弟，喫着奶的弟弟死在她前頭，伯媽死在她後頭，跟着是滿叔，我們那地方是叫滿叔的……我那時是七歲，命却不算小，我拖到了這裏，做了好久的小叫化子，後來賣到張家做丫頭，天天挨打也沒有死去。事情過去六十年，六十五年了，想起來就如同在眼前一樣，我正是龍兒這樣大，七歲，我有一條小

辮子，像麻雀尾巴，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水……後來是……」

龍兒不歡喜聽外婆提他的名字，他聽着那乾着的聲音斷斷續續的訴說，有點怕起來，有點感覺得在同不祥的事要接近了，他輕輕的向着哥哥們的身邊移去。

張着耳朵聽的老么，帶着微睡的瞌睡，又張着眼睛在從模糊的一些人影上，望了這個又望那個，望到外婆的影子時，想起她那癩着的嘴，那末艱難的一癩一癩，頑皮又在那聰明的小腦中爬，他只想笑，可是今夜不知爲什麼，沉沉的空氣壓着他，他總笑不出來。

「碎」的一下，不知什麼人在這時碰落了什麼東西，大約是茶杯之類從桌上掉下來，在泥土上碰碎了。話在這時都停住。人心裏駭了一跳。也並沒有人追究。不安的寂靜又躡了進來。

風真的送來了一些小的聲音。

外婆還在繼續着她的話，那些像咒語似的東西。

「我是不曉得怪誰才好，死了的老伴是結實的，兒子是結實的，我們都沒有懶過，天

老爺真不公平，日子不得完，饑餓也不得完，我是不要緊，算隔死不遠，可是一代又一代，還不是是一樣。從前年紀輕的時候，還祇望有那末一天，世界會翻一個身，也輪到我們窮人身上來。到老了才知道那是些傻想頭，一輩子忠厚，一輩子傻。到明兒，我死了，世界還不知怎麼呢？一定更苦，更苦……」

「討懶死了，嘮嘮叨叨有什麼用？更苦，更苦，苦到盡頭就好翻身了，怕什麼苦……」

這個有點尖銳，有點憤慨的聲音被一陣陡起的狗的狂吠吞嚥了下去。人的視線便都集中了透過那青色的，暗灰色的夜，從大開着的門裏，望着那籠罩在烟霧中，望不清，消失了輪廓的蒼茫茫的遠處。在那巍然立在屋前邊，池塘邊，路邊的大桂花樹下，走出一個人影來。「吡，吡，」的他吼叫了兩聲，在屋外的廣漠的夜色裏。於是停了吠聲，用鼻子嗅着的兩條狗，跟在影子的身後，走進了屋來。

「呵，是三爺。」

「怎麼樣了，從堤上來的罷？」

「該會退了一點……」

「二哥呢……」

「怎麼燈也不點一個，就打算天要坍下來，不想過日子了麼？」

「沒有油了呀。還剩兩枝小臘燭。就不留着急時候用嗎？」

「到底怎麼了？一些聲音也沒有聽見，退了些麼？」

「退哈欠（退些什麼）人都到下頭去了，下頭打鑼沒有聽見麼？湯家闕一帶有點不穩當，那裏堤鬆些。屎到了門口才來挖毛廁。見他娘的鬼！我不信救得了個什麼！管牠什麼湯家闕，李家闕，明兒看罷，一概成湖！」

「我們這裏哩……」

「三爺，底下還好吧，明天我們好回去麼來的時候，忘記了那兩只小豬呢。」

「有茶罷說不定，湯家闕要是壞了，我們就不怕，水會往那裏流，這裏勢子就鬆一口勁，不過，那邊，那望不盡的一片田，實在沖了這裏還好點，我們裏邊趕不上那邊一半多。這



才大家都去了。死到臨頭還分什麼彼此！只是這裏留的人也少了一點，我來叫人的，大福 二福都跟我去吧，只要有一個小孔冒水遲一點看見，就會完場的。這真不是玩藝兒！」

「還有那隻烏雲蓋雪的貓……」

「救了下頭，那我們家就要完了呀，我們能夠住在這裏一輩子麼？」

「水要再大了，這裏也靠不住呢……」

「下半年怎麼得了呢……」

「眼前就得了麼？」

「枕頭底下還有一個蠅蠅兒呀，我不該把牠放在枕頭底下的，水來了，牠一定跑不了呀……」

三爺的那影子，從影子上也可以看見那有着壯大的胸脯和臂膀的，又立了起來，站到門邊去，沉沉的說道：

「安靜點吧，不要慌，事情來了急是不中用的。我們走罷，二毛三毛也好去的，小孩子

眼尖，去幫着看看也好。么表弟人不好就不要去。」

都是巴不得要去的，坐在家裏聽女人們嘖嘖咕咕真急死人。水要來也要看着牠來，幾個精靈的影子，跳動着，摸摸索索去找短褂。今年真是個涼快的夏天，露天打赤膊就有點不行。

「到底怎麼樣了，不見總不放心……」

「看見了也放不了心呢，你去罷，什麼也不看見，模模糊糊一片望不見頭的大水，吼着聲音激流了來，又激流下去了。夜晚聽着，任你心硬的人也有點怕。」

這個大漢子的三爺，強壯的，充實的農民，平素天不怕，地不怕，綽號叫張飛的三爺，有着使人信賴的膽量和身軀的人，也在一些女人們面前說了怕，是無形添重了人心裏的負擔。

「是什麼時候了呢？我一定要跟你們去。我不願留在家裏，今天家裏有鬼，唉，真怕人呢！」

「放屁，不准你跟你去，你有什麼用，在家裏管着龍兒同菊姐，家裏有鬼，外頭才更有鬼呢。」

站了起來的三姆，又忿忿的坐下去了。菊姐就走到她面前。

大福他們輕輕的跳到了屋外了。外面風涼許多，天上有朦朦的月亮，還有密密的星。河路斜斜的拖着。

「天河裏也漲水的罷……」

「那織女牛郎也要逃荒囉……」

「什麼時候好回來……」

「哪有一定，大約天亮罷。」

「我是不怕的，我活了七十多歲了，我看得真多，瘟疫跟着饑餓跑，死又跑在那後面。我是沒有什麼死不得，世界是這樣。我們這樣的人太好了，太好了，死到陰間不知怎麼樣，

總該公平一點罷……」

三爺帶着幾個孩子，快步的遂向桂花樹的那邊去了。兩條黃狗跟在他們後面，跑了好遠又跑了回來。

一些眼睛從黑暗裏也送了他們遠去，大家都不知想到什麼地方去了。

龍兒悄悄地把手放在剛才大福坐的長凳上摸着，本來想喊他爸一聲的，又想跟着哥哥們跑去的，都沒有做到。現在看見他們都走得不見了，他們一定是走到白天的那堤上。他白天在堤上看見過那黃色的滾滾的大水，水上飄着些桌子，床，紅漆的箱和櫃，還有雞有狗有人蹲在那上面的屋椽，他不懂得大人們指點着心的憐憫，他只感着新鮮有趣，眺望着那些在急流之中飄去的東西，連飯也不想喫。可是在現在的空氣底下，壓得很緊的，他雖說還在想那些有趣的發現，那小小的搖籃也在許多東西之中飄着的，却不能生出一點點快樂的心腸，轉而有的黯黯的情緒，爲那些在黑夜裏也不能停下不飄的東西，擔着很大的心事。

「我曉得的，有錢的人不會怕水的，這些東西都只欺侮我們這些良善的狗，我在張

家做了頭的時候也漲過水，那年不知有幾多叫化子，全是逃荒的人，哼，那才不關他們的事，少爺們還跑到魁星閣去喫酒，說是好景緻呢，老爺就在那年發了更大的財，穀價漲了六七倍，他還捨不得賣，看見野外的屍身一天一天多了起來：唉，講起來都不信，有錢人的心像不是肉做的，天老爺的眼睛，我敬了一輩子神，他是連看我們一下也沒有的，他就只養在有錢的人家吧……」

有個老鼠從裏房跑了出來，又跑到對過那間去了，很響的聲音，碰着了一些東西，把剛剛有點要睡的老么又駭了醒來。

「有些事情是奇怪的，這老鼠就有點靈，水還沒有來，牠就懂得搬家，家裏一到忽然不見這東西，就一定有禍事，你們不信，你們看我說罷，從前……」

好說一點故事的大媽，無意中抓到了這一個題材，不等別人問便開始了她一半聽來，一半加花的像是神話的東西。只有幾個女孩用着惕惕的心情聽着，假使在平常，這一定是一個很熱鬧的談話，但因為大家，雖說也是歡喜聽點閒話的這些女人們，在這時，心

裏懸着大的黑暗的時候，却一點也表示不出有聽這些話的需要和趣味。所以故事說不到幾句，便停下來了。在突然的停下之後，屋子裏便又加緊了空虛和不安的空氣。

風從遠遠的吹來。一直往屋子裏飛，帶來了潮溼的泥土氣，又帶來了一些聽不清，却實在有點嘈雜的人語聲，遠遠的，模模糊糊一些男人們的說話。接着，便隱隱約約在樹葉之中，現出閃閃的火光，一羣人，圍着火把的向堤那邊走下去了，火光裏掙動着那些寬闊的臂膀，那些使她們熟悉的愛着的一些厚道的農人的臂膀。他們這時還是保持着那農人特有的鎮靜去做着防禦那大的災難的到來，無論在什麼時候，他們都是他們妻兒們最可信賴的人。她們都將希望隨着火光走了遠去。

堤是橫在這屋子的左邊兩三里的地方的，所以一轉身，那火把便不能看見了。只聽見遠方有人在大聲喊。黯澹的月光映在黯澹人的臉上。風在樹叢裏不斷的颼颼殺殺的響。人心裏佈滿了恐怖，巨大的黑暗平伸在腳前面，只等踏下去了。

狗又在桂花樹的前邊突然的大吠起來。不斷的，一聲比一聲凶的吠着。一個，兩個，四

個影子，高高矮矮的又現了出來。狗沒有停止牠的吠。屋裏便發出緊張的聲音：

「是什麼人？」

「唉，可憐，可憐一點，是牛毛灘逃來的人……」

朦朧的弱的月光下，認得出是兩個婦人和兩個小孩。

「呀，牛毛灘！牛毛灘，是前天夜裏壞的事吧……」

「離五六十里遠的地方呢……」

「那裏比我們這裏低些罷……」

「喂，近來些罷，你們那裏是怎麼壞的事？」

有些人走到屋門邊，那兩個牛毛灘的婦人也走了進來。小孩就倦得一點力也沒有，蹲在門限邊了。

「是前天夜裏，前夜天墨黑，下着小雨，我們什麼也沒有捨得，全淹了，屋都沖走了。我們的那種小屋算什麼，抵不住一個浪。我們隔壁人家，連人帶屋一塊走的哪，只遲了一步，

他們想搶一點東西哪。昨天一個人只喫得半碗稀飯，今天還沒喫東西……」

「好，我去替你們找點來，大約還有點飯剩下的。」

「你們的男人們呢？」

「你們到那裏去呢？」

「牛毛灘還在水裏嗎？」

「真是多謝，有一點點給孩子們，也就好了。男人留在牛毛灘上面……」

有個女人把鼻子不住的縮着，像是在哭。

「住的沒有了，喫的沒有了，穿的也沒有了，連作工也沒有地方了，還留在那裏做什麼？」

「怎麼能走呢，等水退呀，水就把稻淹壞，把泥土泡漲，還得守着牠呀，我們是靠在這上面，總不能不做這行事……」

「你們到那裏去呢？」



「先是想同她回娘家去住兩天，還有哥子在，今天又聽見講到烏鴉山去的路斷了呀，內河裏的水更大，那裏淹得更怕人，我是不知道要到那裏去才好，她又不是這裏的人，她是我兄弟的媳婦，我們是妯娌呀。男人還只想到我們是去烏鴉山呢……」

哭的那個女人更忍不住大聲的抽咽起來，是個年輕的女人，在微弱的光下，也看得出是個具有鄉下人樸實的女人。

「明天還是想轉去看看……」

「轉到牛毛灘去嗎……」

「是的，只有再轉去，只要這裏不來水。轉去還有路……」

「這裏也靠不住，我們的人都出去了。不曉得明天又是個什麼世界呢……」

「真的我們這裏也靠不住嗎……」

「那我們家裏是只好打算丟了……」

「那我們到什麼地方住家呢……」

「路斷了怎麼得了呢……」

「老板還只以為到烏鴉山去呢，」

一些哽着的，忍着哭的女人的聲音都很尖銳的叫着，老外婆望着她們，不安的問：

「外面壞了嗎？你們動一些什麼？」

沒有人理她。各人的心都被一條繩細緊了。又像吹漲了的氣球，牠們預感着自己的心要炸裂。她們眼望着遠方，不敢祈求，也不敢設想，她們互相安慰，自己向自己安慰的說道：

「大概不要緊吧……」

就在這個時候，從堤那邊傳來了銅鑼的聲音，雖說是從遠遠的傳來，聲音並不鬧耳，可是聽得出那是正在惶急之中亂敲着響的，在靜的夜裏，風把牠四散的飄去，每一個槌都重重的打在每一個人的心上，鑼的聲，那驚人的顫響充滿了這遼闊的村落，村落裏的人，畜，睡熟了的小鳥，還和那樹林，便都打着戰跳起來了，整個的宇宙像一條拉緊了的弦，

觸一下就要斷了。

「我的天呀！你們聽見嗎……？」

從屋裏跳出了一個人，他發瘋的衝到屋外去了。

沒有人還來辨別，都不自主的隨在那後面。不說話的時候比說起來更可怕。

除了老外婆都湧到桂花樹的外邊。小孩叫着在人羣中擠。狗又擠在那中間。

近些的地方也敲起大鑼來，人在那裏面叫着：

「到堤上去，帶你們的鋤頭！要救住，男人們不准躲在家裏，不准趕先逃走，我們要救堤，……」

「帶鋤頭去，帶火把去……」

遠近都有狗在吠，雞也叫起來了。堤那邊有着小的火毬在閃。風又送來遠方的叫聲，一定有許多人在無次序的喊……

「要求老天爺保護。保護呀，地藏王菩薩，龍王菩薩……我們這裏水來不得的呀！水

來不得的呀！……」

不知什麼人跪下去了，哭着叫起來。

隣近的人家，也一堆一堆站在屋外邊，同樣的發着驚人的絕叫和哭聲。

小孩們都無主的哇的大哭起來。身邊的狗便響應着別方，無所顧忌的吠了又吠。

在遠遠近近驚惶的女人們的叫聲之中，又響起了更加響烈的鑼，大的火把現出來了。嗷的聲音拚命的在叫：

「伙計們！都來呀，到堤上去！」

「救住，救住我們的堤，我們的家在這兒，我們的妻兒……」

「快跑，快來呀，伙計……」

「火把舉高些……」

人羣的團，火把的團，向堤邊飛速的滾去了。

另外的地方又滾去另外的團，另外的火把，喊的聲音從那裏又滾了開去。

沸騰了的這曠野，還是吹着微微的風。月亮照在樹梢上，照在草地上，還照在那在太陽底下會放映點綠油油的光輝的一片無涯的稻田，那些肥滿的，在微風裏噫噫的軟語着的愛人的稻田。

喊了的，哭了的，在不知所措，失了力量的那些可憐的婦女，在喊了哭了之後，又癡癡呆呆的噤住了，但一聽到了什麼，那些一陣比一陣緊的銅鑼和叫喊，便又絕望的壓着爆裂了的心痛，放聲的喊，哭起來了。極端的恐怖和緊張，主宰了這可憐的一羣，這充滿了可憐無知的世界！

火把都滾向堤邊去了，可是鑼聲一點也沒有停止，有些女人便也衝到屋外去，掛着眼淚，嘶起聲音跑。

「三姆！你不能去的……」

「媽呀……」

「不要管我，我要去，我待不得了呀……」

「我也要去……」

「媽呀……」

「弟弟呀……」

一羣人跑着，瘋狂的朝坡下跑去，頭髮披在肩上，後面又跟着一羣，留着焦急的喊聲和哭聲在家裏，還和那在急亂之中哄着小兒的聲音。

隔壁家裏又跟着跑去一些人，隔壁的隔壁家裏也跳去許多……於是堤上響着男人們的喊叫和命令，鋤鍬在碎石上碰着，鑼不住的敲着，曠野裏那些田垣邊，全是女人的影子在蠕動，也有一些無人管的小孩在後面拖着，她們都向堤邊奔去，也有的帶上短耙和短鋤，吼叫着，歇斯底里的向堤邊滾去了。

天空還是寧靜，淡青色的，初八九裏的月亮，灑在茅屋上，星星眨着眼睛，天河斜掛着，有微風在穿過這涼快的夏的夜。

老的外婆，戰戰抖抖，摸到了屋外，唇兒更艱難的動着，像無所感受的望到一切，她自

語的喃喃的說：

「算命的說我今年是個關口……」

二

飛速的伸着怕人的長脚的水，在夜晚看不清顏色，成了不見底的黑色的巨流，吼着雷樣的叫喊，凶猛的衝擊了來。失去了理智，發狂的人羣，更吼着要把這宇宙也震碎的絕叫，在幾十里，四方八面的火光中，也成潮的湧到這銅鑼槌得最緊最急的堤邊來。無數的火把照耀着，數不清，看不清的人頭在這裏攢動，慌急的跑去又跑來。有幾十個人來回的運着土塊和碎石，更有些就近將腳邊田裏的濕泥，連肥沃的稻苗，大塊的鋤起，不斷的掩在那新有的一個盆大的洞口上，黃色的水流，像山澗裏的瀑布似的，在洞穴上激衝下來。土塊不住的傾上去，幾十個鋤頭便隨着土塊去槌打，水有時一停住，人心裏剛才出一口氣，可是在不遠的地方，又發現了另一個小孔，水便又花花拉拉的流出來，轉一下眼，孔又在放大，於是土又朝那裏傾上去，鋤的聲音也隨着水流，隨着土塊轉了地方。焦急更填滿

了人心。有人在罵起來了。

「他娘的屁！這堤就要不得……」

有人在大聲喊：

「罵你娘的，看是什麼時候！只准有一條心，死守住這條堤！我們不能放鬆一點呀？」  
命令的聲音也在嘈雜的叫喊裏喊叫着。

「不准圍在這一塊！上面！下面！分些人去呀！留心看着……」

「喊那些堂客們回去！喊她們逃走！跑來尋死！」

那些女人都拖着跑掉了鞋的赤腳，披散了長髮，歇斯底里的嘶着聲音哭號，喊着上天的名字，喊着爸媽，喊着她們的丈夫，喊着她們的兒子，她們走到堤邊，想擠了進去，又被一些男人們的巨掌推了開來：

「媽的！你這些鬼婊子有什麼用！」

有些男人也向着黑處，那些湧來的女人的羣裏，送着慘痛的聲音：



「大姐！桂兒的娘！趕快帶着桂兒逃吧！不要管我！」

水還是朝着這不堅固的堤無情的衝來，人們還是不能捨掉這堤走。因為時間已不准他們能逃得脫了。除了死守着這堤，等水退，等水流得慢下來沒有別的法子。鑼儘管不住的敲，火把儘管照得更亮，人儘管密密層層的守着，而新的小孔還是不斷的發現。在這夜晚，在這無知的，無感覺的天空之中，加重了黑暗，加重了徬徨，加重了興奮。在那些不知道疲倦的強壯的農人身上，加重了絕望，加重了廣大的徹天徹地的叫號，那使鬼神也不忍聽，也要流出眼淚來的號叫。時間在這裏停住，空間壓緊了下來，甚至那些無人管的畜羣，那些不能睡，拍着翼四方飛走的禽鳥，都預感着將要開演的慘劇而發着狂，而不知所是的喧鬧起來了！

圍着這幾十里的遠處，漸漸高上去的地方，四方幾百里地的人，也從深夜裏驚醒了起來，在黑暗裏，呆呆的透視着這方，傾聽着斷斷續續從風裏送去的這方的慘叫。他們不住的走去走來，不住的要嘆氣，心被不安和憐憫凍住。他們祈禱着上天，他們怕那水跨過

了堤，而淹死下面的人，而跑到他們腳下來。他們經受不了，他們怕看這巨大的慘劇，他們希望在命運裏得到饒赦，唉，這希有的，這非人間的災禍，是怎樣的鑄成的呵！

半圓的月亮，遠遠的要落下去了，像切開了的瓜形，吐着怕人的紅色，照着水，照着曠野，照着唼唼的響的稻田，照着茅屋的牆垣，照着那些在死的邊緣上掙扎着的人羣，於是在這些上面，反映着黯澹的陳舊的血的顏色。

人還是在忙得不知所措手足的當兒，從下面，他們早就擔了心事的湯家闕的那方，也猛然響起了緊急的鑼聲。接着便是同樣的號叫響應着這方。風一陣一陣的送來，加強起來的喧鬧。送到這些麻木了在叫喊着的人羣裏了。都不覺的住了聲來聽，在驚訝之後便又叫喊了起來。

「唉！只怕那邊還要危險呢……」

又有人在大聲喊：

「不要管！留心看着！不要放鬆！住不得手呀！」

「再燃幾個火把！」

「喊那些堂客們滾開！」

下面的鑼聲好像更緊更急了起來。

拖着，拖着，那些有能耐的男人，不肯放鬆一點，緊張的，慎謹的填好一個小孔，又一個小孔，抵死的守着這段堤，算是又挨過一段時間了。天上已換了一批星斗，月亮沈下去了。女人們還是越聚越多，像熱鍋上的螞蟻，有些跑回了家，又跑了出去，在田原裏跑着，喃喃着，也有不多的幾個，大半是沒有丈夫在堤上的，帶着兒子，也有祖母們帶着孫子，四散的朝高處跑，磕磕撞撞，不平的路常常把她們帶倒，擡着小孩的摔倒了，又爬起來，摸摸索索的再往前跑去，而她們哭得還更利害。

突然的，遠處的鑼聲一下便沉寂起來了，沉下去的鑼聲，同響起來的鑼聲一樣的駭了人一跳。有人喊着：

「你們聽聽呵……」

只聽見比什麼還使人傷心，還使人害怕的慘厲的哭叫，雖然遠到剛剛只能使人聽到，然而這裏爲自己在皇急之中的人，都猛然打起戰來了。

「天呀！可不是湯家闕就壞了……」是個男人哭着聲音喊。

好些火把從堤上伸到河裏去。

「低了下去了！低了下去了！好了！好了！」

於是曠野裏傳遞着這福音：

「低了下去了！低了下去了！好了！好了！」

人的心在這時間都鬆了一下勁，都才嘆出一口氣來。然而却又爲別一種痛着，那漸漸減少，漸漸消滅了的遠方的哭聲。個個人心裏都來回只有一個思想：

「唉，湯家闕，湯家闕……」

小孔立刻便少了下來，水勢也比較輕了一點。女人們的哭聲和號叫，也像消去的浪潮，逐漸的低弱了下來。而新的嘈雜的喧鬧又普遍了開去。她們記起了什麼似的，喊着名

字，四處來尋找她們的親人。遠遠近近的呼應着，可是什麼也聽不清。人在人裏面擠着。有些男人便也退了出來，在外面的擠着的黑影裏，開始尋找着老婆。那些操作了整一夜沒有停一下手脚，沒有進一點飲食的人，也突然感覺到疲倦，垂頭的坐在堤邊，爲一種過分的軟弱，又爲一種僥倖而顫着。有的在百忙之中，忽然想起一件難過的事，拍着大腿，罵了起來。

「媽的！我說什麼這樣難過，是鬼把我的煙管搶去了……！」

在這些不定的嚷聲之中，又有個更大更堅實的聲音在吼着罵：

「豬糞！你們鬧些什麼！快活嗎！死還在眼面前呢！媽的臭屁，這紙紮的堤！你們就打算不拍了麼……！」

另外也有聲音在喊：

「伸火把再看看，水到底低了多少呀？」

「沒有多少，兩尺，頂多三尺吧！」

「不相干，再低也不相干，這全是窟窿的撈什子堤，終究是保不住，遲早要被沖去的！各人還是趕緊逃命吧……」

「逃命，那末容易！水比你跑得快多了……」

「管他娘，好生看住，今晚總不會怕了的；喊那些堂客們帶着小鬼們跑，壞了，讓她們活着；守住，讓她們回來……」

「上面的來頭還大的很呢，這不是一兩天可以退去的水，知道是什麼鬼作怪……」

「好吧，先喊她們滾……」

於是曠野又沸騰了起來，新的不安，新的恐怖，新的號哭佔據着。各個男人都發氣的吼，趕着那羣無知，無理性的女人們跑，女人又發狂的跳着，又不知所以，便拚命的嘶叫起來。

「媽的，你們這些臭堂客，你們滾呀，留在這裏送死……」

「打着她們走……」

「啊喲！怎麼得了呀，阿毛的爹呀……」

「我的親人呢，你在這裏，我是不走的呀！要死死在一塊吧……」

「媽的，動不動就哭，老子臊你娘……」

「告訴她們，要她們先走，天亮了，我們再跑，就打算真的沒有救了麼？明天會好好的築起來，一處一處修好。不怕了，她們再回來。告訴她們，求她們，媽的，真要人命的女人！」

「要你們走呀，堤明天會修好起來的……」

於是那些被罵着的女人，一批又一批的，在無可奈何之中，含着眼淚，含着一線的希望，扶老攜幼向着相反的方向跑去了。帶着哭和叫，帶着騷擾和不安，向原野的四方伸張去，到一些高阜上，到一些遠的山上去，那些原來是睡在寧靜中的，於是那裏的一切。連小小的草兒便都張着耳朵起來了，映着眼睛去望天空，那無感覺，那似乎又爲地下悲慘着的天空；望樹葉，那蕭蕭響着的，那似乎在哭泣着的茂葉。接着，那些不知高低，皇急的跑着的赤腳，在哭聲之中，無情的在小草上面大踏步的踏過去了。昂不起頭來的小草，便也嘆

息起來。

留下的，也還是不堪的皇急和吵鬧。急怒的詈罵隨着小孔在增加。一種男性在死的前面成爲獸性的兇狂，比那要淹來的洪水更怕人的生長起來。有一些爲幾陣又洶湧着的水而失去了鎮靜，爲遠遠近近的女人的號哭而心亂，而暴跳起來，振着全身的力，壓制着抖戰，咬着牙，吐着十幾年被壓迫，被剝削，而在平時不敢出聲的怨恨來。有一些還含着希望，鼓勵着，督促着他們的同伴：

「不怕了！好了！這兒好了，留心那邊……」

「快天亮了！天亮了，縣裏會派人來修堤，那就不怕了……」

「不准看着，都要動手呀。急中什麼用，拿出臂膀來呀！」

「不要怨天尤人，等好了咱們再算賬；他媽，有他們賺的，年年的捐，左捐右捐，到他們的鳥那兒去了。可是，現在不要罵，我們把堤救住了再說……」

遠遠鷄在叫了，近處的雞也在叫，東方的雲腳上，有一抹青色的東西，是快天亮了把。



可是時間在這裏忽略了，因為有幾個地方奔潰得比較大了起來，人都朝這裏使勁，沒有拿耨拿耙的使用喉嚨來幫忙，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所造成的空氣會怎樣的使人心跳。

一個地方忽然被沖毀了一個缺口，他們來不及掩上，水滾滾的流了進來，水流的聲響，像山奔地裂似的震耳的隨着水流衝了進來。巨大的，像野獸的嘶叫的聲音吼了起來：「天呀！完場了呀！咱們活不成了……」

「快些，把土掩上去，不准怕死！」

有些人發瘋的，本能的朝四下跑去，大喊道：

「救命呀！救命呀！天老爺……」

有些人還挑着土塊，走到缺口的地方，把土傾上去，土又被水衝了開去，人也落在那當中。

缺口漸漸的大，田原邊已漬了好深的水，人在水裏用力的朝外面跳，男人們也動人

的慘厲的叫起來了：

「救命呀！我的媽呀！我要死了咧……」

不管有人還在喊不准鬧，還在喊要救堤，可是人都不再聽這些話了，充滿着的是絕望，是淒慘，是與死在搏鬥的掙扎，是在死的脣吻中發出的求援的呼號。所有的男人的聲音和女人的聲音混合着，都忘記了一切，都只有一個意念，都要活，都要逃去死。

天在這時微微在發亮，荒亂的人影朦朧糊糊可以看見一點了。可是人像失去了知覺似的，辨不出方向的亂跑着。水發亮的朝這裏來沖，挾着駭人的聲響，而且猛然一下，像霹靂似的，堤被衝潰了幾十丈，水便像天上傾倒下來的捲來，幾百個人，連叫一聲也來不及的便被捲走了。還有幾千個人在水的四週無歇止的銳聲的叫。水更無情的朝着這些有人的地方，有畜的地方，有房屋的地方，帶着死亡湧去，於是，慢慢的，聲音消滅下來，和水佔領了這大片的原野，埋在那下面的，是無數的農人的辛勤和農人自己，還和他們的家屬。

天慢慢的亮了。沒有太陽，愁慘的照着黃色的滔滔的大水，那一夜淹了湯家闕，又淹了一渡口的一片汪洋的大水，那吞滅了一切的怕人的大水，那還是逞着野性，在向周圍的斜斜的山坡示着威的大水，而且還照着稀稀殘留下的幾個可憐的人類，無力，顏色憔悴的皮膚，用着癡呆的眼光，向四方爬去。

### 三

經了那末一個夜晚的一渡口，也還逃出了一些人，趙三爺和着姪兒大福也踉踉跄跄逃了出來，又在一個路口遇着了。還遇着了了一羣又一羣已經逃散了，又集合了的那些隣近茅蓬裏的人。也有一些女人，也有一些小孩。大家看見了都抱頭大哭，都爲過分的悲痛和恐慌壓着說不出一句話來。大家都覺得更親切了，都不願分開，都集在一團，慢慢的向長嶺崗走去，是失去了精神，失去了勇氣，剩着饑餓的肚皮的一羣。

水在他們後面，有的房屋還半睡在水裏，大樹的梢也從水裏伸出來映在太陽底下，搖擺着茂葉，而且還有一些人的聲音，從那裏傳出來，一些求援的聲音。他們也涉過幾處

濱有淺水的地方，一羣人這末慢慢的走去。

沿路也有一些人家，都走出來擔心的絮絮叨叨的問。也有一些不說話，只沉重的將憐憫的眼光落在他們身上。他們走了一回，因為幾個女人和孩子都嚷着走不動，於是便停了下來，坐在一塊有墳的亂崗上。唉，女人們真頹喪得異常難看了。

天空沒有雲，藍粉粉的，無盡止的延展開去。下面是水，黃滾滾的，無窮盡的湧了來。剩下的地方，剩下的人，拖着殘留的生命，無力的爬着又爬着。

這坐在亂墳崗上的一羣，約莫有三十多個人，一半女人和小孩，一半是男人。坐了一會又向前走，沉默的時候比說話的時候多，女人們啜泣的時候是更多，小的小孩不懂事的時時吵餓：

「媽呀！肚子餓……」

「要走到什麼地方才有東西喫呢……」

「我走不動了呀……」

做娘的人，有些是沒有了娘，被親戚，或隔壁嬸嬸帶着的那些親戚，又有一些離開了兒子的女人，都找不出一句話來安慰他們，於是那些男人便哄着他們，又抱着他們走：

「到快了！沒有好遠了！到了買饑饑給毛毛喫……」

吵了餓，被哄住了，又有一些哭着要媽要爹的，這些情景真能使一個強壯的人聽着也傷心，何況這都是些失去了家，失去了親人從死的唇吻上逃去的一些男人。他們心痛，却又得忍着，而且有幾個還得用希望鼓着大家的勇氣：

「狗狗！媽媽在前邊，媽媽替狗狗買粑粑去了。乖的狗狗不要哭……」

「張大哥！你抱抱王和尙吧，他媽抱不起他了……」

「唉，三爺到了長嶺崗又怎麼辦呢？你放寬心些吧，我看見你家三姆早就帶着龐兒走了的，她們一定朝她娘家走去了，是朝太陽山那邊去的。我還不是以為他完了，還好，不知怎麼過了一陣又遇着他了……」陳大嫂拖在他老板和趙三爺的後邊，看見趙三爺那末一個強壯的農人會一句話也不說，只悄悄不斷的嘆氣和揩眼淚，不覺忘去了自己

也離去家裏其他的人而安慰着別人起來了。

「唉，不會活的，她這幾天總是見神見鬼，我料到兆頭就不好，奶奶成天說今年是個關口，唉，她七十多歲了，一生喫過多少苦，還得這末一個結果，唉，龍兒……我們那末多一家人，就只剩得我和大福兩個人了！」望着大福的三爺，在一雙遲鈍的眼裏又擠出兩顆眼淚來。

活潑的大福，也爲大家的消沉在悲感裏的空氣壓着，覺得說不出什麼話來，想着爸和媽，想着弟弟妹妹家裏一些的人，只有用憐憫又要別人憐憫的眼光回答他的三爺。

虧着這裏面有一個年青的漢子王大保，和一個四十多歲在三富莊上做了二十年的長工的李塌鼻，他們沒有失去一點勇氣，也沒有失去理智，平時並不能得人信仰，這時却自自然然都依着他們的話起來了。

「哭有什麼用，死的死去了，哭得轉來嗎？不死的總得鼓着氣想法，未必也讓他死去吧？」

「不要哭，跟着我來，到了長嶺崗愁他們不給我們喫，這幾個，喫得起的，那裏有三條街，有一百多家鋪子，三富莊，馬鞍山的大戶都有人在那裏，有縣裏派來的鎮長，有分局長，有兵警，有學堂，哼，老子們的家破人亡了，老子們就得留下這條命，還得算算賬呢……哭什麼，不要哭了，男子漢！日子還長呢，哭成得個什麼事……」

「住在長嶺崗，喫在長嶺崗，等老婆來，等兒子來，只要沒有死，慢慢的他們也得逃來的。水總有天會退的。屋子沖走了，地總在啦，那屋子值個什麼錢，值錢的是老子們自己，兩條毛腿，兩張臂膀，今年算完了，就苦一點，世上那有餓死的人，明年再來，有的是力氣，還怕什麼……」

「別處我不曉得，三富莊我就清楚，打開他們的倉，夠我們一渡口的人喫得幾年呢。看他們就真的不拿出一點來，忍心讓我們餓死……」

「塌鼻！你莫吹，你有本領，你不會連條不破的褲子都沒有，你做了二十年長工，插田，種地，打雜，抬轎，你還沒有餓死，已經算你的運氣，你還把你的東家當好人，你這豬獠！」

「禽你的娘，怎的罵我，你才是豬糞，我做奴才，是沒有法，混一碗飯，也是沒法，你以為我是甘心的？別人不起來，我一個人有什麼用？現在我們是一夥了，沒有法，家被水沖了，又不是懶，又不是搶，為什麼他們不給我們喫？他們拿了我們的捐，不修堤，去賭，去討小老婆，讓水毀了我們的家，死了我們多少人。他們好不給我們喫嗎？又不是我們情愿這樣，又不是我們裝着這樣。我們怕什麼，逃水荒的人多得很，只要我們在一塊，想法，不愁餓死的，你們放心，包在我場鼻身上……」

「我們一定不要哭，快點走，到了長嶺崗我們去找他們的局長，或是圍上的人，有人問話，場鼻你答應……」

慢慢的講着一些以後的計劃，大家心裏都活動一些起來了。到望見那長嶺崗的炊煙的時候，是快喫午飯的時候了。他們又遇着從湯家闕逃來的一夥人。於是合在一塊向前進。

長嶺崗的鎮外上，已經擠滿了一羣羣的攜兒帶女的家族，饑餓把他們都弄瘦了，有



的靠在樹根上，疲乏的，有的蹲在石塊上，望着來的一羣新的逃來的人。

「你們從什麼地方來的……」

「從一渡口嗎？先來過一些了……」

「呀！有個穿藍布衣的女人麼？要麼妹在裏面就好了……」

「我的天呀，該會我的媽還活着……」

「他們是那裏的，呆了好久了麼？」

「唉，他們餓得真不像樣了……」

「塌鼻！世上那裏沒有餓死的人，以後你看吧……」

他們再往前進，朝鎮裏走去。

越走越看見那越黃瘦的人，那些與他們同運命的人越多了。從臉上的顏色辨別來到的新舊，來得越久的，就越憔悴。

展在眼前面的情形，大家心裏又預感着失望，可是人的肚子裏爲一種火燃燒着，他

們只得又鼓着力往前走。

「喂，你們往那裏去？」憔悴了的羣裏有人在問了。

「到鎮上去，想找鎮長，局長也好，先給我們一些喫的，我們是昨夜晚上遇難的。」

「他該管你麼？我們的人都不准上街，他們比防土匪還怕我們呢！」

「真的嗎？那我們怎麼得了呢……」

小孩吵着，女人們又哭起來了。

街的兩頭站了許多剛剛從縣城裏添來的荷槍的兵士。也有一些是鎮上團防臨時加的團丁。

牆上貼了碗大的字的告示。有認得字的人便解釋着給其他人聽。說是已經上呈文到縣裏去了，不久就有好消息來，要這些人安分的等着，如有不逞之徒，想趁機搗亂，就殺頭不赦……

他們沒有法，便只好留在鎮外，走到幾家鎮外的人家去敲門，想討一些東西喫，但是

門總喊不開。也有一些茅蓬，這裏總又住滿了人，還是他們拿出了一點粗糲的蕎麥粑粑來，和着水，大家貪饞的一下就吞光了。也有一些菴觀，菴觀裏也住滿了人，他們找不到可以住宿的地方，只好也和其他的許多人一樣，就一團團的守在幾棵大樹下。接着，一批一批的又來了，三個五個一羣，十個八個一羣，幾十幾十的一羣都來了。又遇着家裏的人了，又遇着了親戚，鄰近的人，歡喜和着悲哀，笑和着哭……

太陽從東邊上來，又從西邊下去，時間在痛苦，掙扎，饑餓，惶惶無希望裏爬去又爬去了，水還霸佔着所有的低凹的地方，有些人與畜的屍身，飄着，飄着，又沈下去了。有些比較高的地方，成了島嶼，稀微的煙從那裏冒出，還留有待救的人，附近的農民，都沖去了，沒有工作，便乘了用樹幹做成的小船，划到低的島嶼上去，帶出那些聲音都叫嘶了，在死邊把臉色變成蒼白了的人。這些被救出的人，又成羣的走向長嶺崗去，也有些又走到另外的村子去。總之，無論他們走到那裏，不安便也帶着去，連那些稍稍的些積蓄的人家，也收藏好了他們的家財，都裝出貧窮的樣子，都不安的用恐懼的眼光來觀察這些善良的人羣。

淹滅了一渡口，湯家闕的水，又示着威擴大了牠的地盤，沿堤更奔潰了許多地方。長嶺崗上，其他的許多的村鎮，都更不斷的增加了流離失所，饑餓的羣。日夜沸騰着叫號和啜泣。哭着親人，哭着命運，又喊着餓的聲音，同着時日添加了闊度和亘度，而不安更增加了。到縣城去的路已經斷了，但是用帆船却又帶來了一些軍火。並沒有帶救濟來。裝滿了帆船又向着縣城去的是長嶺崗上的幾家大店鋪的老板和家眷。馬鞍山，三富莊……的人也全去了。逃來的人也有些又走到別處去，別處的又轉到這裏來，處處都是一樣，一樣的無希望。

駭着的，帶着不安躲到城裏去的長嶺崗上的一些人，到了城裏，才知道城裏也還是充滿着不安，不過這裏又從省裏領來了更多的軍火，而且又有了厚的城牆圍着，到底也就放心得多了。雖說城外的附近鄉下，是麇集得有更多的災民。然而，那些城裏的比長嶺崗更有錢的人，又坐了小火輪，懷裏繫上珠寶，逃到省裏去。留下了些紳董，慈善家，在進行着一些打電報的事，等賑濟的米糧來。他們也設了一兩個粥廠，先到的人還可以領到一

碗薄粥，後來的就得不到什麼了。於是打架的事，因為不平而被槍托和刺刀打的人也實在不少。

長嶺崗上的王大保帶了幾個漢子和幾個女人幾個小孩悄悄的也跑到縣城裏去了。臨走的時候和他們約好的，是那邊若一有辦法，便會帶信來叫他們也去。李場鼻和趙三爺，陳大叔，張大哥哥們還留在這裏，等城裏的信。

農民們的忍耐的精神，和着施捨來的糠，野地的果子，樹葉，支持着他們的肚皮，一天的又挨了過去。瀰漫着的還是無底的恐慌和巨大的饑餓。

雖說是在悲痛裏，饑餓裏，然而到底是一羣，大的一羣，他們互相都了解，都親切，所以除了那些可以挨延着他們的生命的东西以外，還有一種強厚的，互相給與的對於生命進展的鼓舞，做成了希望，在這羣中，這新有的力，跟着羣衆的增加而在雄厚了。

「你們吵些什麼呀，不怕的，等着吧，真的不想辦法，好讓我們這多人餓死麼？」  
慢慢的他們也已經有了組織起來了。一個小村都舉出一個頭腦來，頭腦聚在一塊，

商量着一些事，到鎮上去，鎮上便又跟來了好些人，也帶過一些苞穀粉來。又帶了一些安慰來：

「這都是沒法的事，天災……」

「鎮裏只有這一點，不是不想法，人太多了，分不過來……」

「鎮長親身上縣裏替你們請米糧去了，你們應該安心的等着……」

「這水太大了，別處比我們這裏還大，幾百年沒有的事，真是菩薩發氣……」

「現在替你們帶了這些苞穀粉來，出了大價錢買的呢。以後這些還得大漲價……」

「你們放心，縣長也是愛民的，總有辦法來的。鎮長太太前天夜裏還替你們上城隍

廟燒香來呢。」

「縣裏省裏都在募捐呀，說還要募到京裏去，外國人那裏也要募捐……」

「募捐是什麼！」

「募捐就是化緣呀……」

「……………」

果真發生了效力，多量的做爲安慰的話。和着少量的苞穀粉，又把這些生命養活着，而且夢想着起來了。

「京裏，京官們才真闊呢，他們肯拔一根汗毛，我們也都要肥起來了……」

「外國人是些什麼人呢，也化緣去，大約都是些好人吧……」

「鎮長總算好，縣裏的知事，大約也是清官吧，爲民父母，不愛百姓是不好的呢……」

「說別處的水還大，真是天災，唉，不講不見過，連聽也沒有聽過的大水……」

也有一些不平的叫聲，場鼻就和着一些別處的年青的農人，常常在羣衆中講着這

些話：

「說鎮長好，知事好，他們爲什麼不把他們的倉打開，分給我們一點呢……？」

「募捐，等他們募捐，等他娘的屁，老子們的鳥要餓死了……」

「燒她的鬼夜香，燒到她的野老公懷裏去了，那堂客，老子看見過的，顛着屁股，花狐

狸精似的，是縣裏的一個三等土娼，那個不知道！

「土娼還不懂，你這豬獠，是賣屎的，聽說要一吊錢一夜呢……」

「呸！要命……」

「動不動天災，菩薩發氣，就真是菩薩發氣，可不應該發我們的氣！爲什麼他們那些拿了錢不管事，刮盡了地皮，成年打仗殺人的人，又不倒霉呢……」

羣衆又動搖了，可是那些頭腦壓着，這些做頭腦的人，多半是些家裏原本好些，認得字，在本鄉就是做着頭腦的角色。他們常常罵他們：

「媽的，你們這羣餓不死的王八！你們嚼些什麼，想不安分麼，罵他們……你們要連累大衆的！假如他們不管了，我們才真不得了……」

「不要聽這起王八龜子的話，他要害你們的！再還敢這末胡說八道，捆起來送上鎮去……」

頭腦們雖說這末罵了他們，却也不敢捆他們。饑餓的羣裏，相信着場鼻們的話，却願



意依賴着頭腦。鎮長們，不好；有錢的，也不好，實在他們是不好，可是怎麼樣呢？難道真的好造起反來麼，那是殺頭的罪呀！

過了一陣，鎮長在許多焦急和希望的懷念中，從縣裏回到鎮上來了。沒有帶米糧來，也沒有再帶軍火。羣衆又鼓噪了起來，壓也壓不下去的，不安脹遍了原野。吵的聲音，罵的聲音，抱怨的聲音，嘆息的聲音，竟至有許多人暴跳得發狂了，饑餓和絕望填滿了人心，於是頭腦們又走到鎮上去。鎮長慘白着顏色，不是爲了沒有米，是爲了沒有請下軍火來，使他這末不安的。鎮長說：

「喊那起流氓安靜些。我自然得替你們想法呀，要鬧是沒有用的。縣裏請米請什麼都沒有用，城外面擠滿了都是災民。別處的捐穀又沒有到，難道我還情願你們挨餓嗎？你們回去，明天再來，我有辦法的。要嚷可不行，哼，要鬧就只好給衛生丸他們嘗……」

辦法是這個樣子，可以讓幾個頭腦帶一批人出去，到一些很遠的地方，那些沒有水，而有米糧的地方，那裏有許多大財主，大善人，去好些人都喫不窮的地方，留在那裏，等水

退了；等到可以做活了，又再回來。

於是好些頭腦就活動起來。羣衆走到他們的面前，做出可憐的神氣，軟着聲音說：

「我想跟着你，隨你到那兒去，唉……」

「好的！你肯安分嗎？你有幾口人？出去可不比在本鄉，得聽我的話……」

「哼！你是什麼地方人，我怎麼不認識你！你當是耍嗎？我帶起人出去，是擔着身家性命的險呢！我還要找保的，你們就想走就走……」

「這個是不公平的！我們就該死在這裏嗎……」

「這末多的人，總不能全走呀……」

於是陸續有幾個領了證書的頭腦，帶了五六十人一批，或七八十人一批，坐着船走了。陳大嫂夫婦也被帶走了，他們同他們的那頭腦，總算有點遠親。場鼻沒有人要他，罵這長工是個壞蛋。趙三爺、大福，還和以後又遇着的二媽和老么，這殘餘的一家人，也很想能出去混混，却碰了大釘子。這窮農人真不懂世情。

別的地方，各處鄉村，以及縣裏也是這樣辦，鄰縣也是這樣辦，可是災民太多了，送出去的不過百分之一。這些似乎是到了一些好的地方去了。一些可以羨慕的地方去了。剩下的呢，用空的肚皮裝着幻想和欺騙，等着巨大的捐款，米糧和錢財，會從遠方送來。這可驚的大的無數饑餓的羣！

#### 四

時間慢慢的爬走，水也慢慢的在有些地方悄悄走去了，露出好些大的潮濕的泥潭來。這裏全是無邊被蹂躪後驚人的淒慘，四處狼藉着沒有飄走的，或是飄來的糜爛了的屍體。腐蝕了的人的，畜的肢體上，叮滿了的蒼蠅，不斷的又有成羣的烏鴉在盤旋。熱的太陽照着又照着。夏天的和風，吹去又吹來，帶着一切從死人身上蒸發出來的各種氣息，向四方飄送。於是瘟疫在水的後面，在饑餓的後面又趕着人們了。

人們還留在那些地方，從各方各處聚攏來的，一天一天在增多的大的羣裏，又不覺的在減少了。因為死亡在這裏停住。先是一些喫着奶的，在含着了癟的奶頭，枯了的母親

的胸懷死去了。一些老了的僥倖從水的脣吻裏逃了出來的一些，也慢慢死去。而女人們，沒有了力，髒着臉面和身體，流着僅有的淚，哼着又哭着。殘餘下來的一些家屬，是又一天天的破碎起來了。有一些男人，那些將肌肉從強壯裏消失了的男人們，有着堅強的忍耐的求生的欲望的人，同饑餓鬪爭着，同瘟疫鬪爭着，同女人的眼淚鬪爭着，同一切淒涼的使人心傷的情景鬪爭着，他們還留着一線希望，這希望使他們一天一天的瘦了起來，然而却一天一天的清白起來了。

在太陽地裏，在藍的天空下，在被人蠶食着沒有了綠葉的大樹下，在不能使人充饑的大石上，常常便聚滿了大羣大羣的怕人的人類。破的衫褲在髒出的骨上掛着。頭髮長了起來。黑的臉上露出大的饑餓的像獸的眼睛。他們曾經被一些告示，被一些甜蜜的話，被一些希望，被一些和着糠的樹葉安慰過的。現在呢，他們了解了，了解的是無希望。假若他們還要在這裏獸着，那獸在那後面的，便是不絕的死亡！於是他們在無處可用他們的勞苦的時候，他們便在這些地方，在一些餓得半死的人旁邊，吐着他們的不平。

這時又從城裏來過了一些人，鎮長殺雞殺鴨的款待着。是一些調查的人，是一些參觀的人，還有一些搽脂抹粉的太太們在當中。他們用着好奇而有點怯的眼光在這羣中探視。他們先給他們一些裝出而又無用的同情的驚詫的嘆息。他們又從懷裏掏出一個黑的東西來向着他們不知做些什麼。他們向他們解釋，要將他們的這使人駭怕的水災的情形，照在相片上，拿到外邊去，好募一些捐來。可是這些應該使人歡喜的話，已經失了作用。在這羣農人的，受了許多欺騙的心中，已經填滿了堅決的自信，不再在這些寄生於他們的人們身上，露出乞憐的顏色，和被騙後所起的歡容了。

從城裏又傳來了些更不好的消息，別的地方也有一樣的消息傳來，便是那些不爲饑饉和瘟疫逼死的一些人中，有一些却爲許多槍托和刺刀大批大批的趕到不知叫着什麼名字的地方去了。那裏本來就是煙火瀰漫着的地方，本來就是廣大的屠場，於是這些餓着的，不死於水的人，便在炮火之下被犧牲了。從這裏逃了出來的，帶回更大的恐慌，超過了水，超過了饑餓，使人們在戰抖裏發着狂起來了。於是許多消極的怨天尤人的咀

呢慢慢便又變成了有力的話語了。

現在在長嶺崗上，極目所見的，是饑餓的羣連着饑餓的羣。在人羣的頭上浮動着男人们的嘈雜的嘎聲，和女人們無力的而強着嘶出來的銳叫，無次序的傳遞着：

「一定要死了，路在那裏呢……」

「不要做夢了。沒有人來救我們的，活着像豬一樣的活着，死去像豬一樣的死去吧……」

「什麼募捐，傻子等着去吧！哼，他媽的屁，到手的肥肉還肯放手嗎？還不是賑在他們的腰包裏去了……」

「你們，貪你的娘的這羣餓不死的王八蛋，餓死了同他們有什麼相干……」

「真是，不如一塊死了乾淨，好免掉許多手脚呀……」

在大樹的枝極上，有個黑臉，裸着半身的農民，他大着聲音吼着：

「亂吵一些什麼鬼雜種們！想法子呀！不准鬧！聽我來講……」

大家的頭都轉到這一方了。人羣裏又有人在喊：

「是呀！我們要想法子呀！就聽他說……」

「張大哥呢，你也應該替我們想想法呀……」

「我也要說呢，我一輩子嘔的氣簡直會把我的空肚皮炸破呢……」

「不准吵，吵些什麼雞巴，就讓他先說。你姓什麼……」

對面樹上也爬上了一些張着饑餓和忿怒的眼睛的人。那裸着半身的漢子便又大聲說：

「現在明白了吧，雜種！我們，鼓起眼睛看去，凡是看得見的地方，再走再看去，只要是有着田的地方，只要有有着土地，就全有我們在。告訴你，就全有我們胼手胝足，挨凍挨餓的。在老子走過好幾省，年輕的時候，抬過轎，喫過糧，看得多了，處處的老鴉一般黑，那裏種田的人有好日子過？水要淹死你，旱要乾死你，土地就是我們的命呀！好容易這年的穀子收到了，他媽的衙門裏的人來了；老子一股兒種了他媽的三斗六升田，喝稀飯還不夠，那裏

容得他們左捐右捐？再不是，東家老板來了，他們一動也不動，不出種穀，不出肥料，坐在高房子裏拿一半現成的還不夠，還要恃凶來訛詐，哼，你敢哼一聲嗎？有牢給你坐的！你坐了牢，你的娘，你的老婆也是死呀！哼！老子現在是明白了的，餓鬼，告訴你們吧，老子們不好生想個長久的法子，終歸是要餓死的。而且還要留下些兒子們孫子們跟着餓死呢……」

「是呀！哼，他講得不錯……」

「二姐，真的是這樣呢，唉，我們太可憐了……」

原野沸騰了起來，都喊着：

「我們得打算一打算好……」

對面的樹上也有一個人喊起來：

「爲什麼不打算呢，講什麼空話，眼前比什麼還要緊呢。我們的人死去又死去了，我們的肚子空着，我們喫死人也不夠呀！我們的皮肉是硬的，我們的心總還是人的，我們總不能喫活人呀……」



「呸，臊你的娘！你去喫活人吧……」

「喫活人，有什麼希奇？」那裸身的人又說：「老子們不就在被人喫着？你想想，他們坐在衙門裏拿捐款的人，坐在高房子裏收穀子的人，他們喫的什麼？喫的我們力氣和精血呀！真是雜種！老子們被人喫得這樣瘦了，把娘老子也喫了去，還糊塗，還把別人當好人，等別人來施恩，還打算有人來救我們？！等着吧，把腸子也餓了出來，你看有不有米會送來？告訴你，我們的人這末多，餓死幾千幾萬不算什麼，還愁不剩下一些再做奴隸麼！」

「啊呀！真是怕人得很！我們被人喫得怕人呀……」

「怕什麼人起來！拚牠一拚，全不過是死呀……」

「對呀！全不過是死呀……」

然而，這時鎮上已駭瘋了。家家都緊緊的把門關上。從街的兩頭，衝出一些帶槍背刀的兵士。他們趕散着人，大聲的呼叱：

「你們這些餓鬼！吵些什麼！敢再鬧，老子們把點顏色給你們看，才知道，老子又沒有

開米行，堆在那裏的；鎮長法子也想完了呀！又不比往年，今年漲水的地方，你們怎麼會知道，可大得很呢。打仗就是你們麼！你們這幾個值個什麼！

趕散了的人們在兵士走過後又聚了起來，而且更嘈雜的嘶着聲音不斷的在叫着。鎮上又派人到縣城去請辦法，到底應該怎麼樣來解決這些叫化和流氓呢？縣裏不願管他們的事，他們只留下大批的軍火，在縣的四週守衛着。不准他們進來。而且常常有槍的響聲。他們是依照着省城的辦法的。

所有地方的那些在死的線上掙扎的人，誰說得定不都會一天比一天更明白更團結起來呢？

他們到了晚上，等那些兵士全退入了鎮上後去，在月亮底下，他們更多的聚在一處了。那裸身的漢子便又爬上了一顆大樹，大聲的吼着：

「傻子們，不要再上當，再聽他們的話了。他們今天說想法，明天說想法，到底法子在什麼地方？說募捐，說賑濟，他媽，日子這末久了，募到他們的雞巴那裏去了！他們沒有開米

行，那個見過的？那些米行的米呢，他們藏起來了，他們要有好價錢才肯賣呢！我們的東家老板呢，他們的穀子不是裝滿了倉麼，怎麼不拿點出來給我們喫，從他們的祖宗就都是靠我們過活的呢……」

「他們倉裏多得很，別處我不曉得，三富莊我是清楚的，只要他們肯打開，夠我們大家好久喫呢……」場鼻也吼了起來。

「肯打開，你做夢！他們鎖得緊緊的呢！他們恨不得再加上鐵牆，恨不得能悄悄運起走呢，莫說三富莊，什麼地方不有好些在那裏，可是我們只有樹葉喫！告訴你們，雜種！要我們自己動手去打開呢！放在那裏不去喫，却要餓死，真是雜種，現在，起來呀！起來……」

「起來！走，他媽的，拚上一拚吧，左不過是一死！現存的放在那裏，爲什麼不搶呢……」

「起來！走呀……」

「走到什麼地方去！豬糞，亂吵些什麼！好好再商量呀……」

「伙計，你有道理，你再說呀……」

「蠢東西！真是雜種！你們要搶些什麼！老子是不搶的，老子們又不是叫化，又不是流氓，是老老实實安分的農民。現在被水沖了，留在這裏挨餓，等了他媽的這末久的救濟，一批一批的死去了，明兒我們都會死去，比狗不如；告訴你，起是要起來的，可是不是搶，是拿回我們的心血，告訴你，雜種，只要是穀子，都是我們的汗血換來的。我們只要我們自己的東西，那是我們自己的呀……」

「是的，那是我們的呀……」

「走，去拿回我們自己的東西……」

「到三富莊去，那裏有我幾十年的血汗……」

「李老板家裏去吧，我們幾代人都做着他們的牛馬的……」

「豬糞，又亂起來了，不准吵！我們不能亂來的。我們要在一塊。我們要一條心！聽他說呀，他比我們有道理呀！他說的都不錯呀！伙計，你有本領，你再說！」

「對的，我們都聽你的話，我們要怎麼樣呢……」

「雜種！怕什麼，老子們有這末多，還怕個什麼，大家一條心，把這條命交給大家，走去幹，老子們就成了。我告訴你們……」

這嘶着的沉痛的聲音帶着雄厚的力從近處傳到遠處，把一些餓着的心都鼓動起來了。而且他的每一句話語，都喚醒了他們，都是他們意識到而還沒有找到恰當的字眼說出來的話語，他們在這個時候，甘心的聽着他的指揮，他們是一條心，把這條命交給大家，充滿在他們心上的，是無限大的光明。

於是天將朦朧亮的時候，這隊人，這隊饑餓的奴隸，男人走在前面，女人也跟着跑，吼着生命的奔放，比水還兇猛的，朝鎮上撲了過去。

## 消息

一

「老太婆，廚房裏去吧！」她的小兒子阿福爬完了吊梯在那門洞裏鑽了進來。跟在他後面爬進來的，又是那個穿灰短衫，脅裏夾着一件捲着的長袍的人。

老太婆正坐在靠街的壁洞邊，有橫豎兩尺大的木板可以拉開，一片天光在那裏射進來。她在那裏替她的孫子補一條褲。

兒子望也沒有望她，便脫下藍布褂，坐在牀上了，一邊讓着那人坐。

老太婆懂得又是那回事了。自從有了這回事以來，兒子就變得高了一點似的，更不把娘看得起。於是在她的心上，悄悄的罩上了一層被漠視的悲哀。她捲起那堆破布，望了望那人，便彎着腰走出去了。可是她並沒有到廚房去，卻在吊梯邊又爬進另外一個門洞，一間小到祇能睡一個人的攔樓。這裏是即使在白天，也是魅黑的。隔前樓祇一層稀稀的薄板，前面的說話，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接着又來了幾個阿福的同廠的，都在老太婆的眼前邊，在那個搖搖欲墮的吊梯上爬上了前樓。

老太婆聽着他們已經開始，便屏住氣用力的聽着。不肯放過一個字。

因為是黃昏的時候，巷前巷後都添了許多人，好些人光着赤膊在門外抹身。好些人坐在矮板凳上，拿一把破蒲扇趕蚊子。大家戲謔着。而且又有人在哼着一些不同的小調。聲音唱得大聲了，常常妨礙老太婆的聽覺。可是她還是一點也不心躁的耐心的祇注力在前樓上。

天色黑了下來，家家都在弄夜飯，柴的煙，劣等的油煙，在每家飛騰，氤氳在幾條弄裏，又慢慢向上升，飄去了。可是那小的攔樓，卻沒有通氣的地方，舊的煙塞在這裏，新的煙還要竄了來。老太婆便忍不住的不斷的噓了起來。

「咳咳咳咳咳……啊——噓……」

噓得太厲害了。便聽見前面房子裏有什麼人說：

「你娘病了麼？咳得這樣很！」

於是阿福便又大聲說：

「老太婆！叫你下去！這樣熱，躲在那裏做什麼？」

她曉得他們在嫌着她了，卻偏不肯下去。用一塊布抵着嘴，讓眼淚鼻涕流滿臉上。因為她還要聽他們說一些什麼。

媳婦同孫子已經在後門口喫飯了，叫她，她不應。

蚊子成羣結陣的來襲擊，她輕輕揮着，在那枯老了的沒有血的一隻手上，也咬了許



多口，好些地方，都小塊小塊的墳起了。

過了好一陣時間，那幾個人走了。阿福也走到廚房裏找冷飯。老太婆便也從那黑洞裏爬了出來。

「老太婆，你病了麼？」坐在後門口，抱着小狗子的媳婦，和正在裝飯的阿福都同時問了。

「哪裏？我滿好的呀！」寫明在她滿臉的皺紋裏的，說明在她的聲音裏的，是從心上漾出來的一些滿足的高興。不過她兒子和媳婦卻沒有覺得。

二

兒子和媳婦都上廠去，小狗子也在弄裏同隔壁的一些小孩玩去了。她一人又坐在那原地方替樓上住的得發補短褂。得發衣服都破得不像樣了，他老婆總分不出時間替他補一補。她白天在廠裏，清晨夜晚，忙燒飯忙洗衣服還忙不過來，那裏有時間替他補衣服呢？她一邊補着，一邊卻有點覺得不安起來，有一些話，總想找個人談談，而且總想做一

點什麼才好。可是找什麼人呢？連兒子都看不起她，究竟要說點什麼，做個什麼？她自己也攪不清。一個人很苦悶的，又坐了半天。不過心裏面是總沒有把這事放下的。到後來連自己也不覺得的，怎麼就走到後弄的王婆婆家了。王婆婆在一個木盆裏洗衣服。她站了半天，同她說了幾句閒話之後，便忍不住的並沒有想的問了：

「你還記得前一晌到恆豐里去喫飯的事麼？」

「那裏會忘記，大夥兒燒，大夥兒喫，祇要是窮人都有份，我說要長遠那樣就好了。」

王婆婆爲這個記憶有點興奮起來，把洗的衣服不管，站了起來，兩隻水淋淋的手，便在兩邊衣服上擦着。

王婆婆隔壁的李老娘，這時正走了來，聽到了這話，也興致洋洋的插嘴了：

「嘿，起頭還不信，阿三跑來報信的時候，都說他扯謊，世界上那裏會有那樣好的事？到後一去看，才曉得是真的。不是那邊那些人喊還不敢喫呢，可惜就不長，那起短命的巡捕和東洋包探來趕跑了啦。唉，真可惜，大竈大鍋全打壞了。」

「喫飯也犯法麼，這批死對頭，真容不得我們，不知道關他們什麼事？」

「你們知道那是什麼人拿出錢來的麼？」老太婆故意認真的問着。

「怎麼不曉得？都說是一個姓劉的拿出來的，後來被趕跑了啦！」

「姓劉的，他那裏有錢？有錢的人肯做這種好事麼？那不曉得就多給我們幾個工錢還好些。這個錢是……」老太婆說到這裏並慎重的把聲音放低了慢慢的說了出來。

「哦……」王婆婆同李老娘都驚詫起來了：「那這是個什麼人呢？」

「不是一個人，是好些，說是有百萬個人大家拚攏來的一筆大款子，特爲我們匯來的，因爲東洋人打上海，我們不替東洋人做工，餓飯，所以才說是燒飯大家喫啦！幫窮人的。」

「難怪！這樣才講得通，窮人幫窮人，我說呢，那姓劉的又不是傻子。你這個老太婆，從什麼地方聽來的？」

老太婆的常常在被漠視的難過，已經完全跑走了。祇覺得非常高興。而且非常大膽

的說了起來，她好像自己已經懂得了好些東西。

「從前也睡在鼓裏的。可是我聽見了啦，說是他們打了勝仗，在商量送東西……」

「這個是應該的，他們既然幫我們，我們也就得幫他們……」李老娘自以為是的這樣說。

「就不曉得幾時來上海？」王婆婆望着老太婆，希望她能給她一個滿意的答覆。

「來總得來的，遲早就得看我們，我們告訴他們要他們來得很，送一些東西，還打什麼電給他們，那他們就來得快些，因為他們怕我們望得很。還要告訴他們我們苦得很，那也一定得先來這裏……」老太婆很有把握的說了。這些話並不是聽來的，而是她意識着的，她相信自己並沒有扯謊，那一定是真的。

「我看，我們也想個什麼法子送一點什麼東西，東西不怕粗，是一點意思，不會笑我們的。你們說呢？」

李老娘的這個主意真不錯，把老太婆的心說開了。王婆婆也贊成。大家就商量買什

麼東西。祇是都祇能拿出幾個銅板，買什麼都不夠，於是又愁倒了。後來還是李老娘主意多，她說再邀幾個老太婆就容易了啦。

這幾個老太婆一想好了主見，便高興得孩子們似的，咧着缺了的癩嘴，分頭找另外的一些老太婆去了。

### 三

現在有了新鮮事做啦。三個老太婆去買布，兩個老太婆去買線，線貴啦，要三個銅板一縷。家裏媳婦還有幾根的，不夠再跟別人討幾根，不用買了罷。於是又包着幾個銅板回來了。買布的幾個老太婆，老站在布店裏打圈子，決不定買那種，眼睛望着好些的，手在口袋裏數銅板，真難啦，買得太不像樣丟人的。

「我看，就這個也算了，媽虎點吧，這個也要三百六十錢一尺呢。」

舖子裏的店員問她們買了做什麼用的，她們肚子裏好笑，說不出口。

「算了，就買這個吧。兩尺夠不夠？」

「夠的要他多放點吧。」

「夠，好貴，三百六十個錢一尺的紅布！」

紅布放在懷裏，像寶貝似的捧着回來了。

什麼都安排好了，十幾個老太婆圍在一塊，可是又有人說要釘花，她看過別人的，也是釘了花的。是的，既然東西是送人的，就總得合式，於是又拼了錢，派人再去買黑布。

東西做成了。針線並不高明。花樣也釘歪了。可是個個老太婆心裏都歡喜，像捨不得這禮物的老望着。這是一件大禮物。把東西捲好了，她們大家又說到一些希望來了。說得忘了神，就像真的上海的世界變了一樣：一天祇做七個鐘頭工，加了工資，禮拜天還有戲看呢，坐包廂，不花錢……

之後，東西就交把老太婆了，她答應一定交到，可是大家都想：「唉，不曉得要我們老婆子的東西不要……」

#### 四

兒子同着那人又來了。老太婆聽到他們的脚步聲，心就跳了起來，在補着衣服拿了針的手，也微微制止不住的抖着了。她故意不看他們，仍舊坐着不動。

「老太婆！你到廚房去坐！」阿福又這樣說了。

她想答應她兒子一句話，可是說不出來，於是便去捲那堆破布。

手指觸到了那包東西，心又猛的跳了起來。她擡頭去望那人，那人正望着她，非常和氣的。她好像又有了一些勇氣似的，拿起了那捲破布，也拿起了那包東西。她走到梯口時，又躊躇了起來。

「老太婆！你要什麼呢？」阿福看見她那尷尬樣子，便問了她。

於是她又走回來。回到那人身邊，很決然的從懷裏把那包東西拿出來遞過去，她說：

「這個是送他們的，請你轉交去……」

「哪個……」那人接過去了東西。

「他們！你們常常講的，我們曉得的……」

「哦……」那人有點覺得了。

「十四個老太婆拼攏來的，一點意思……」

紙包在那人手裏打開來。他歡喜得笑了。阿福也驚奇的叫着：

「老太婆是你們自己做的嗎……」

「是的……」她歡喜和着驕傲，她有點抖起來了。她忍不住的又咧開了嘴。

「呀！你們真好，我一定替你們交去，還告訴他們這裏的老太婆都自動的送東西，愛

護他們希望他們勝利……」

「要他們早些來！」老太婆替他補充着。

「老太婆！你怎麼曉得的呢？」阿福問她。

這時她得意的笑了：「我聽得的呀！」

「哈哈……」都真的高興的笑着。

可是老太婆又忸怩了起來，她望着他們兩人，好半天才鼓起勇氣慢慢的問道：



「你們那個會，也要老婆子麼……」

「什麼會？」那人故意逗着她說。他覺得這老太婆很有趣的。

「曉得的。你以為我不懂麼？我都聽得清清楚楚的。」

「這老太婆倒壞呢！」那人心裏笑着。於是又趕忙點了頭，告訴她也要老婆子們。

「那就好辦，祇要你把上頭的意思告訴我，她們都肯照着做的。二三十個人一邀就攏來了。」

「好的，好的……」

另外幾個人這時候也從梯口爬進來了，都問着什麼一回事。

老太婆臉紅紅的，不過在那又黃又黑的老臉上卻看不出，她夾起破布走下樓來。

「呀，真好！老太婆們也組織起來了呀！」幾個年青的人同時快樂的說着。

老太婆心裏也滿懷着愉快，在梯口邊掉過頭來看，她們那東西，鋪在板凳上的，紅的上面又釘了黑花的，放着無限的光輝。

## 奔

在家的那方，那隔斷了家的那堵不知名的山，慢慢的已經又從黑得不分明的裏面，顯出紫褐色來，而且在那染上了紅霞的在透亮的天空上，畫着很分明的卻是柔和的綫。又一陣寒冽的晨風從荒涼的田地上打來，掃過這幾間紅磚的小屋又邁步到對面的樹叢，夜來的像似虎嘯的狂吼，已經低到祇是像貓頭鳥的咻咻的就過去了，卻也還是冷得刺骨。張大憨子耳裏聽到風已走過了好遠，便又用背把抵住他背蹲着的王阿二撞了一下，便像是自語似的咕噥了一句：

「天亮了呢。」他已經把他那爛了邊的紅眼睛，從拱着手的袖口邊移出了一條細縫。黯黯的望着紅的那方，在那方，正有着家在那兒。

粗草鞋套在爛棉鞋上的一雙僵在他腿邊的大脚，也抖了抖伸開跣起去了。僵着腰站在他前邊走了一步，便又停住了說道：

「該快來了，說了是天亮的那班……」他沒有說下去，卻又僵着腰坐了下來，接着又打了一個冷噤。

草鞋的大脚便又伸在張大憨子的腿邊。另外有一個人站了起來，走到牆的轉角去，澀澀的小便着。這時天更亮了起來，滿天都是彩霞，紅房子的那一端，一個可憐的瘦雄雞，也抖了抖翅膀，伸着頸格格的叫了起來。小便的人走了回來卻不蹲下去，靠着牆又去揉眼屎。那盞懸在眼前的電燈，還無力的射着一粒淡淡的黃光。不知從什麼地方又闖來了幾個鄉下人，都提着大包裹，像是做小生意的人。來的人把他們望了一望，便站在那一邊互相說着什麼。他們懂得車一定快來了，也有兩個人又站了起來，試着把蹣得麻痺的手

脚伸了一伸。

那個穿制服的可憐的瘦的小夥子，夜晚看到他幾次在車來車去忙碌的跑着的，又咳着嗽走出來了。他打了一個圈子，望了望嵌在牆上的鐘，便朝這羣土老兒，幾乎在這冷風裏挨過大半夜的一羣投過了一個眼光，帶點憐憫也帶點不屑的神氣，於是他說道：

「來呀！」

而這時那個鏗鏗的鐘聲也響起來了，他們在這裏是聽到第三次的鐘聲了。

他們便都站了起來，偻着臃腫的身軀，跟着那穿制服的人走到那買票的小門邊。那人不知說了一句什麼就走了。他們都望着那小門，沒有聽他。

「四等，六角大洋！一個一個的來！」門洞裏一片燈光落在一個小櫃檯上，賣票的人穿着一件布棉袍，聳着肩，紅着一雙沒有睡夠的眼睛，不耐煩的說。他那旁邊正放有一把破嘴的小瓦壺，似乎正冒着熱氣，把每個買票的人都羨慕的送過眼光去。

一塊雪白的大洋往檯上一丟，響聲打到了心裏，不說話，揣着找回的四角大洋票，算

也不必去算得，左右不過……便走開了。

「管他娘，橫豎幾個鐘頭便到了……」張大憨子看喬老三憂愁的按着他裝錢的搭裊袋，便安慰他這樣說。他覺得他這句話也把自己安慰了一點兒。

「唔！」喬老三也跟着走進了月臺。月臺上又多了幾個不曾見過的人，也帶二個穿長衫的，大約就是學生吧。

太陽已經吐出了一線火紅。遠的稀的樹枝間也吐着滾滾的濃煙，而跟在那煙後面便傳來了巨大的軋軋的車輪聲。突突的汽笛銳叫了兩聲，火車便喘息着，流着汗，一步一步，拖着滾來，滾去，而停在小的月臺上了。

有人朝一個車門口奔去，其餘的便跟着去擠。車上也有被推出來的人，都攔在那一個小門口，有的就嚷起來了。又有着大聲音喊：「那邊去，這是三等！」於是這一羣更慌着一團，掉轉身急忙的，張着呆笨的眼光，胡亂的又朝另一個門口奔去。終於擠上了一個車廂。

舊的，髒的車廂裏面，擠着一些破的爛的布堆而，又在這布堆上排列着不整齊的人頭。歪着的，掛着的，有些正咧着黃牙大嘴，從那大嘴裏送出濃的臭味，還從那些張着的鼻孔裏，一聲一聲的吐着鼾聲，有些是把好久沒修剃過的頭髮蓬亂的倒着，而口涎便長長的垂到胸際。有些也張開了睡眠，望望車外也望望進來的這一羣，不動也不說。

「張大哥！這裏有位子！」

「去，那邊去，那邊還好擠一個！」

被鬧醒了的，移了一下身子，便又睡去了。有些便也揉着眼睛去望那關着的玻璃窗，窗上浮着一層霧。

車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用着快步在跑了。

「嚇，這個什麼火車，倒真了不得，阿二，你來看，山呀，樹呀，像鬼旋磨，旋着旋着就跑去。」

王阿二真的就扭着頭把眼睛伏在玻璃窗上，老龍的衣袖已經揩去了一塊玻璃窗上的

霧。他們都因爲車廂上的暖氣，和車外的奇異的景致弄活潑了一點兒。太陽也斜斜的在車裏畫上好幾條黃光，好些人都爲這黃光伸直的坐了起來。

喬老三又摸了摸他的搭裱袋，他想到他的家財；那袋中所有的一切，他有點茫然，因爲他的跟在這羣人之中到上海去，完全是由於他老婆的慫恿，他是一點把握也沒有的。他又重覆着他已說過了幾次的話來說道：

「張大哥！到了上海，你可別丟開我不管，我比不得你們，有親戚熟人，好歹要替我找個落脚！你知道我身上祇有一點盤纏……」

「我身上會比你多麼？還不是那一點閻王債，一塊光洋，和四張毛票，什麼事都到了上海再講，莫那麼短氣！」李祥林把缺着嘴唇的嘴擠了進來，插着這末說。

「對的，找着他們就好了。上海大地方，比不得我們家裏，闊人多得很。找口把飯還不容易麼？」張大憨子又把那爛眼皮朝家的那方擠了幾擠，想着這是燒早粥的時候，又想着借來的那斗米和剩下的兩簸箕糠，喫總是不愁的了。於是他又接下去說道：「祇要找

得到事做，總不怕他那孫二疤子，媽的這東西，到夏天我們歸賬時，一人三石穀算在一塊，便宜點，畝把田又差不了好些了。」

「祇要歸得上，再多點也不要緊，就怕……」喬老三說着就把頭低下去了。

老龍這時已從口袋裏掏出一個乾糲啃着，另外也有人啃着從家裏帶出來的粗糲的大餅，而談話就又加上了一些生氣。

「到底也值得，大半夜的老西北風，吹在咱們身上不算個什麼，六角大洋，嘿，就是好幾天的糧，冷總還熬得住，餓可不成。」

「三等四等一個樣，要有五等咱們就坐五等，再打個對折。」

「到上海幾個鐘頭？五個，還不貴？五個鐘頭要花上六角大洋，合錢是兩千了……」

坐在旁邊的那些同車的不認識的人，也加入了他們的談話。他們也有些是去上海的，但是對上海的情形也是不熟悉。大家互相交換了一些家鄉的苦難和旅行的目的，大抵都相差不遠。於是又談到年成，又談到行市，車裏慢慢的更熱鬧起來了。有幾個娘兒們



也坐在那一端，敞開了胸口，口袋似的垂着的大奶便塞在哭了的嬰兒的嘴中，太陽這時已經從每一個窗口投了大片的陽光進來，因着車身的震動，在那些乾糙的臉上和髒的布衣上跳躍的盪着。而這羣人，這羣在冷風裏蹲在牆邊蹲了大半夜的人，因了暖熱的空氣，加之胃囊裏又滲入了一些粗的麥粉，昏昏的瞌睡，便慢慢的爬上了眼皮，談話減少下去了，新的鼾聲又在一些睡醒了人旁邊發了出來。

「嚟！嚟！」汽管子嘶着尖銳的喉嚨，接連的叫着，黑的濃煙，白的蒸汽，在車身邊掃着，輪軸發狂似的在引擎下滾着，車上的乘客都騷動起來了：「看看洋房子呀！看那些煙筒，那就是工廠呀……」車到了上海了。

長的列車駛進了火車站，停在第六條月臺上。幾十個車門裏，吐着那從各鄉各鎮匯流了來的人羣。這羣土老兒，緊緊的六個人擠在一塊，跟着人羣朝出口奔。槓運夫雜在穿皮大衣的粉臉太太裏，太太們又吊在老爺手上，老爺們昂首在鄉下人旁邊，賽跑似的朝出口處奔去。大人們不知在喊些什麼，小孩子也跟着在喊。也有跑在前面去了的人又打

回奔……「媽的，乖乖！」他們之中誰是這樣的說了。

慌張的，膽小的，從人裏面又闖到人裏面，緊緊的擠在一塊，又來到了街上。

「豬獠！」開車的伸出頭來朝他們罵着，黑色的汽車擦着身走去了。差一點沒有壓在那輪下。

看到對面飛來的黃包車，回頭就讓，又剛巧一個穿旗袍的女人在後邊，血紅的嘴裏便吐出銳聲的一句罵「作死呀！」

土老兒便站在街的一角去商量了起來。商量了一會便又往前走，他們推舉張大憨子打頭裏走，問路，張大憨子使用力睜着他的爛眼邊，扭着一個笑臉，看見有和氣點的人，便走上去問：

「請問烏家角往哪走？」

有的回答是搖一搖頭，有的回答是：「大概是往西吧，走過去再問問。」

「嘿，看那羣人，土裏土氣，」小娘們走過身時總要悄悄的指點着說。

「嘿，老龍！你看那邊，那個赤身的小囚就像活的一樣，有錢時買個小的回家去供在櫥櫃上倒不壞。」一些百貨店裏的東西，花花綠綠，真是一輩子也沒有看見過的東西，時時惹得他們去看，看着看着又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說道：「走呀！走呀！找到了再說吧！」

「嘿，喬三哥！上海的娘兒們才真怪模怪樣，學的洋鬼子打扮吧？」又有人說了起來。忘記了憂愁似的。

走過了一條街，又走過一條街，從比較熱鬧的地方走到卵石的路，兩邊祇剩一些低矮的瓦屋的地方來了。街的邊上也停得有一些小攤，攤的旁邊，圍着一些髒的孩子，揩着鼻涕，用眼睛釘着那攤上的花生，有更多的，罩一頂破帽的，頑皮得怕人的孩子們，在街心上揪着滾着！一些推石子的小車，推煤渣的小車，推糞的小車，吱吱呀呀，孔孔的小心的，讓着這羣野馬似的孩子們走過去，間或來了一部運貨汽車，孩子們便叫嘯着，跟着車後邊追着跑，跑了一陣才又跑回來。這裏也有脫毛的老狗，像沒有家的，癩着肚皮無力的躲在一邊用着生疏的眼光來望過路的人。

他們又問，知道快到了，一縷高興又升了上來，他們看到他們的一些希望，這希望也走近了一些，而太陽正高高的照着他們，走在頭裏的張大憨子便又說了起來：

「三年沒有看見了，我姐夫真也是條好漢，下田做活，一個人當得兩個人。也是運氣不好，碰着過兵，拉去當了半年伕子，等他逃回來，東家的田早轉把別人了，橫豎田裏也沒有多少油頭，盤繳不來，他一狠心離了家，帶着老婆來上海，總算找着了一條出路，聽說他也有十多塊錢一月，我要有這們一個事也心滿意足了。祇是這時到他們家裏去怕他不在家，不過我姐姐一定在家的。」

「張大哥！你找好了生意，可別丟開我，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我是靠在你們身上的了……」喬老三又擔心的說。

「哪裏的話，咱們一塊兒出來，當然有飯大家喫，我要先上工，我就借一點給你，你莫急。」張大憨子慷慨的說。

「要是你姐夫不在家，我們就去再找趙四爹，老龍你娘舅住在哪塊？」

「娘舅住在哪塊我也弄不清，我曉得他是在東洋紗廠做工，到廠裏一問終歸就會明白的。」老龍這時忽然才想起那年爲一籃番薯他同趙四爹打架，把趙四爹的頭都傷了一大塊，現在他卻來到上海，求趙四爹替他找事情，怕不十分靠得住吧，於是他悄悄的悔着，同時又安慰着自己：「舅舅終歸是舅舅，他總不好看着我餓死。」

他們又問着，轉進了一條小弄，弄後有幾個院子，錯綜的立着三家小瓦屋四家小茅屋，雖說是冬天的太陽，也把那些院子裏的垃圾晒出好些臭味來。

跨過了一個積水小潭，站在一個篾籬笆的門邊，張大憨子便直着喉嚨先喊了起了：

「李永發！李永發！」

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的臉便從晒在竹篙上的尿布邊伸了出來。鼓着詫異的大眼睛，呆呆的望着，稀稀的黃髮把那臉更弄得難看了。廂房邊也伸出一個蓬鬆的頭，在那頭邊的窗門上，也不知掛了樣什麼。房子兩邊，雜亂的堆着一些破洋瓶破瓦罐，破布條，房子裏也好像有脚步走動。卻沒有人理睬他們。

「李永發！李永發！大姐！……」

「阿發哥！阿發哥！好像有人找你！」是那蓬頭髮的聲音。

從東邊的房裏走出李永發來，他赤着身，一手還舉着短棉褂，他的赤色壯健的農人的胸脯，已經乾癟，他深陷的臉的輪廓也使張大憨子認不出了，可是他還認得張大憨子，他衣服也不穿上，便搖着他的枯瘦的臂膀走了過來，抖着，笑着叫了起來：

「啊！憨子！你來啦！」

但是他馬上便停住了笑聲，他望見了憨子後邊的一羣，他不說話了。而憨子卻說着，憨子以爲自己會笑的，卻沒有笑，這改變了形像的姐夫，不祇使他覺得生疏和同情，幾乎是一個大的打擊，他笑不出來，祇說道：

「不認得你了，老啦，你害過病麼？大姐呢？……」

「進來吧！你們一塊來的麼，這是王阿二，我還認得你，唉，我卻變了！做田到底還好點，進屋子裏來吧！」他穿上短棉衣就引着進去。

外邊屋子裏擺了一屋子東西，牀鋪，煤爐子，剛好有一條走路通到裏間。裏間便是李永發花兩塊錢租來的一小間房。這一羣人一走了進來就塞實了，習慣在陽光底下的眼睛，這間房更顯得黑暗。李永發拖出了一條長板櫬邊讓着又邊問道！

「剛剛來上海麼？」

牀上，蹣在亂棉絮裏的一個婦人也哼着問了：「愍子麼？」

愍子走到牀邊去，這羣人一句話也不說，有一些東西，一些未曾有過的東西來壓在心上。

「唉，愍子，你來得正好，你大姐天天都在唸你們，想得要命，說是能看到屋裏一株樹也好，要是弄得到盤纏，早就和她回來了，去年的收成聽說很好，不曉得回去弄牠幾畝田種種弄得到不？」

「唔……」

「你看我瘦得多了啊！病倒並沒有病過，就是一天十四個鐘頭喫不消，機器把一身

都榨乾了，沒有讓機器軋死總算好，不過這條命……愍子，你們來做什麼的？」

「愍子，家裏還好吧，飯總該有得喫，我又小產了，那天廠裏鬧罷工，我摔了一交。」婦人從破絮中伸出了一副可怕的面孔來，像個老女巫的面孔。

「唔，還好……」

「愍子！我們還是想回去，你幫忙替我們打聽點生意好不好，上海實在找不到工做，活不下去，你看，我一歇下來就兩個多月，她又睡在牀上。愍子！你們到底來幹嗎的？」

張大愍子答應不出來，咬着嘴，望着這一對他不敢相信就是他的親戚的臉發氣，已經找不到一點可以安慰他們的東西給這對快餓死的男女，而且他惱着他們，他把許多應該大發雷霆的罪過都加在這一對夫婦身上，他以為他們騙了他，騙了他們來上海，說是怎麼容易找工作，怎麼好賺錢，他又恨他們的失業，他祇想打他們一頓，或是把回來的人打一頓，但是同來的一羣，也野獸般制住野性似的來惱着望他，像要同他相打似的，祇有喬老三這時卻忍不住在這些眈眈的虎視之中哭起來了。



晚上來了，太陽已經昏昏沈沈的落到一些屋子後邊去。這羣人還在街上奔着。同着他們一塊兒奔着的，是那些放了工的走回家去的人們，他們用着羨慕的眼光去望着他們，而那些無力的掛倒着頭，拖着疲倦的脚步的人們，祇凝着癡呆困乏的灰色眼珠，茫然的望着前方，他們不能計較到身外的物事了。夾在這裏奔着的，還有那些蒼黃的不像人樣的女人們，頭髮上，衣服上都黏着從廠裏帶出的一些棉絮，棉絮又從那些頭上飛到另外一些的地方去。他們望着望着，反覺得可憐他們起來了。可是薄弱的同情，抵不住自身的恐慌，於是又更焦躁了起來，王阿二怒狠狠的望着老龍叱道：

「祇曉得東洋廠，東洋廠，你不知道上海是有這樣多的東洋廠麼？」

「我不曉得，你曉得！他從來就祇說東洋廠……」

「不要吵，不要吵，還是找個地方喝口水，喫點東西吧，明天同我過浦東去，我叔叔前些日子來過信的，他準有生意，吵也沒用。」李祥林排解着說。

「好吧，好吧，」張大憨子便跟着他們走到一個小茶館，心裏一邊便想起了他睡在

牀上的姐姐，她小產了，祇有一點小米粥喫，她很想買一塊燒餅，燒餅裏是夾得有點豬油，而他姐夫卻不能讓她滿足。他想：「替他買幾塊吧，我身下總還有一元四角大洋……」

他們坐在茶館的一角，泡了一壺茶，各人從各人的包裹裏掏出那剩下的一點乾糖來嚼着。空虛的肚皮就更空虛了起來似的，少量的麥粉填不滿那比飢餓還厲害的慾望，王阿二又不耐煩的說了：

「你叔叔住在哪塊你清楚麼？」

「浦東賈家場，離英美煙廠不遠，他在那裏做了五年工了，他大約可以……」

「他就有生意，也不能養我們，他就替你找得到生意，不見得也替我們找得到，你沒有看見他姐夫，就是個榜樣，他那外邊的兩家人不也是坐着喫麼？」喬老三搶着來說。

「他媽的，東洋廠，東洋廠……」老龍更握緊着拳頭，他同趙四爹久已消溶的仇恨，又來在他心頭，他恨不得一下就找着他先來幾槌。

隔座的幾個人也在那裏談得很起勁，一個小夥子，穿一身破夾衣，灰色的臉，灰色的

頭髮最多也不過十六歲的身架，卻一副蒼老的面孔，他用力把他左手上的香煙吸了一口，右手畫着圓形，便接下去說道：

「我聽到一聲口笛，心就一跳，知道不好了，果真咄咄咄咄的，哼，你知道死了多少，幾十個工人就躺在地下啦，起碼總有四五個活不轉來，媽的，叫開槍的就是小王啦，他是副廠長，打死幾個工人算什麼，你要鬧，他就索性把廠一關，看你幾千人到什麼地方去找飯喫，現在鬧罷工啦，要凶手償命，要撫卹金，要醫藥費……我說，都是空的，打死工人又不是剛有的事，罷工也不知罷過多少了，從來還不是因為肚皮不爭氣，又復了工，我說，乾脆打死他們，咱們自己難道不會開廠嗎？」

另外一個年紀稍微大一些，也是灰色的臉和灰色的頭髮，他鎮靜的問道：「你打死誰？你要一動身，毛還沒有挨着他一根，你就得喫生活，什麼事都得慢慢來，現在還有些人信東家是好人，有些人寧願餓死不敢動，有些又被資本家買去了當走狗來陷害工人，所以一切都得好好的來，坐在這裏喊是沒有用的，就使殺死幾個廠長也還沒有用，現在應

該要讓工人個個都明白，齊心起來站在一塊拚命，所以要提條件，還不許開除工人，小五子，你莫要急，終有一天……」

他們聽着這些，駭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而又有一個人，是坐在他們前邊桌邊的，正攔住一個闖進來的小乞丐問道：

「阿金，你爸爸的手膀怎樣了？你媽媽還沒有找到姘頭麼？要你爸爸看穿一點，不當王八也沒有飯喫，趁着老婆還年輕，可以撈幾文是幾文，你這小王八闖進來幹嗎，看別人要把你當小扒手，關到牢裏去喂蟲。」

「操你的娘，操你的奶奶……」小乞丐罵着就跑走了。

「媽的這小豬獠。」那人便掉過頭來望着他們說道：「唉，你們不曉得，他老子同我一個車間的，上月不知怎的，他眼一花，祇聽見一聲喊，他就昏倒在地，一隻膀子血淋淋的便捲到皮帶上去，壓去許多肉，又飛下來打在他頭上。我們都算他活不了，他卻又沒死去，天天睡在牀上哼，這一生也莫想有工做了，廠裏賞給了他十塊錢了賬，女人沒有飯喫，

祇好偷人，兒子成天討偷東西，你們大約還不曉得做工人的苦處，唉，你們是剛來上海的吧，上海白相的地方交關多，兩毛錢的門票，儘你看半天的戲，法租界也好去看看的，有一座十四層樓的屋子，屋子外像螞蟻似的停着汽車。喂，你們做什麼生意……」

好些人都望着他們了，他們不知怎樣說才好，大家互相望着，還是張大憨子大着膽子說道：

「找親眷，想來上海找工做的……」

於是有些人就不客氣的笑了，笑的聲音使他們都打戰，有人就氣憤憤說道：

「怕上海餓死的人不夠麼，要你們趕着來送死，幾十萬人在這裏沒有工做啦……」

「鄉下也沒有飯喫，收了一點，都還把東家了，肥料也扣還把他們，家裏一粒也不剩，還是借了兩塊錢做路費來的，兩塊錢一斗米，夏天要歸上三石穀，不曉得上海情形，曉得也不來了……」

「沒有飯喫，應該問你們東家要，像我們一樣，沒有工做，也要問資本家要，你們的血

汗，一點一滴的落在田裏，我們身上的肉和血也還不是在車間裏一片片榨把他們了嗎……」

茶館裏又圍了許多人，都把他們當做談話的中心，七嘴八舌，然而沒有一句話可以暫時使他們寬心一下，祇有使他們更其難堪，他們坐不下去了，便又走出茶館來，喬老三咕噥着道：

「我怎麼樣呢？我還是搭火車回去吧……」

「明天清早到浦東去，百事等找着了叔叔再講，浦東的情形也許好一點……」

李祥林自個兒在心上這樣想。

「唉，什麼地方有豬油燒餅買呢……」張大憨子又眯着他那紅的爛眼皮。

月亮又升在家的那方了，那該是家在那兒吧。原野是靜的，遠處有一聲兩聲的狗吠，星星在頭上閃着憂愁的眼，月亮也時時躲在飛走的薄雲裏，風仍舊是一陣緊一陣的寒

風，枝頭夜宿的小鳥，不安的轉側着，溪水汨汨的流去，火車的鐵軌像無窮盡的延展着，跨過了一條小溪，又一條小溪，轉過了一個小岡，又一個小岡的，而在這個夜晚，沿着鐵軌走來的，還有一高一低的兩個人影，是朝着家的那方走去的。

走在前邊的那個高一點的人，望着遠處的消失在迷朦的夜色裏的地平線。映着那爛眼邊的眼，又舉手去揩了揩眼睛旁的淚珠，說道：

「早曉得，同喬老三一道，也好，總還有得火車坐，阿二，你說還有多遠……」

「一步一跟，跟在後面的阿二也擡頭望了望遠處，便答道：

「莫問，走就是的，走到有小屋的地方，便找個躲風的地方，過一夜，明天又走，後天再走一天，那時再說吧。」

「唉……」

兩人便又默着走下去，大家都不願意說什麼，而張大憨子便又看見他姐姐的臉相，那末一副可怕的死人的臉。他又想起她那屍身，她祇穿一件單褂……但是他能怪他姐

夫麼？他又想起一些別的，那些乞丐，那些女人圍在死屍邊哭，她們的男人就是被廠長開槍打死了的，他又想起那間小屋，他跟着他姐夫去過的，他們在那裏打嗎啡針，那些去打嗎啡針的人，都黑瘦得不像人，渾身都是針孔，姐夫說他們不打針就沒有精神做工，打針呢，有一天也要死去，他又想起……他想了許多，他覺得天已經漸漸的壓了下來，他呼吸也跟着急促，他簡直不敢看什麼了，他喊起來道：

「阿二！阿二！」

阿二忽然也趕向前來抓着他，喊起來道：

「憨子！憨子！」

兩人抱着站了一會兒，才明白過來，於是又排着走向前去。

「我說，阿二，真悔不完呢……」

「不想他了，不想他了，李祥林也不是好人，他一定找到他叔叔了，他就不管我們！」

「靠不住，也許他比我們還壞，小劉同着他一塊兒的，小劉總是好人的……」



「憨子！老龍的話也有道理，他說上海的工人是有出路的，因為他們齊心，他一定要留在他們那裏，不過我們也好齊心起來的。小龍留在上海，也不過多一個告化……」

「唉……阿二，你有不有方法還那三石穀……」

於是他們又不做聲了，又低着頭，讓那勁的風從頭上刷過，腳踹在地下，一點聲音也沒有。

可是遠處卻傳來軋軋的車聲，接着便看見了那車頭上的大燈，濃的黑煙，也染上了那瀝青色的天空，於是火車便飛快的朝他們衝來，掠過他們的身子又滾向前去了，這是到上海去的火車，而在那車上，在那有電燈光的四等車箱裏，又有一批一批的鄉下人，在鄉下過不了而跑到上海去的，他們正睡在那裏，咧着嘴，流着口涎，做着可憐的卻是荒唐的夢。

這激烈的震響一流過，原野又重複安靜了，而王阿二卻歪着嘴角狠狠的答道：「三石穀麼？有方法的！孫二疤子你等着！」

附

錄

一

此  
页  
空  
白

## 最後一頁

（「在黑暗中」後記）

自從剛到上海，知道了有人肯印這本書之後，就湧起了許多感想，在自己是覺得有非向讀者說不可的。然而，時間一拖下來，到現在，我懂得了這是不必須的。我不願我只能夠寫出一些只有淺薄感傷主義者所最易於了解的感慨。在作法上，我既不能正面的或反面的來替自己誇張，而書也印出來了，更不必向什麼人來致歉衷了。我也不再希望那些批評者來向我唱過分的，不切實的讚歌，也不再希望那些爲貪圖換一兩張書券而寫出的一些含混的，不負責的攻訐，所以我是已再找不到我曾有過的來寫這書的序文的

熱心。

不過在我個人一方面，這書算爲我生活中的一個紀念。不敢說是便把來獻贈給我的，因爲我沒權力說這句話，我不能翻悔說我沒整個曾自甘任他佔有。但爲了他給我寫這書的動機和勇氣，我願做爲了我另外的一部分，在蘋的心上，是奢望着要盤據一個地位的。

末了，我要向一些曾勉勵我而且希望着我的先生們，女士們，尤其是我的母親致謝。爲了這些好心，縱是自己毫不能自信，也要努力下去的。

九月八日。

## 作者記

（「一個人的誕生」序）

這部書的出版，可以說完全是我的一個最愉快的紀念。

原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在計劃中一共是五編願意集在一塊，講好歸春秋書店出版，除小說月報已登載的二篇，和未曾登載的一篇，還有一篇未完，一篇剛開始，但是事變倉猝的看來，沒有思慮的餘地，便火刺刺地將手邊所有的一些稿子湊攏來請從文賣給新月了，便成了這樣的一部書。這裏我自己只有兩篇，其餘兩篇是借用的，這已死的朋友的名字在這時在各方面都成了忌諱的名字，所以在書的署名上便由我一人頂替，而我的名字在這時在各方面都成了忌諱的名字，所以在書的署名上便由我一人頂替，而我

現在也不必一定要怎樣說些使大衆心惻的我的感想。我想這都是很明顯的事。而且不特因爲這書賣掉的動機和緣由，使我非常感到不願想着這事，那已成的計劃的破滅，也非常使我難過。本來這書是預備寫一個長篇的，曾和一個朋友（可紀念的一個名字）商量過幾次，希望他能給我一些意見和幫助，但是他爲一些事忙着。而我那時身體很不好，我的小韋護那時在我身體內大約有三個月了，我們都不能有周詳的思慮，所以才決定用好幾個短篇來代替，大部分也是因爲我身體的原故。可是只寫成兩篇，人便不能支持了，當中歇了有四個月沒提筆，但是自己却並沒放棄這事，常常想到，也常常和「朋友」商量到，所以在小韋護出世後，又寫了幾篇的開始，然而這終究不能實現，眼看着牠分裂，和天殤，自己真有點難過；因爲這雖說是幾個短篇，却應該整個來看的，每一篇只使人看見一片面一碎角，是不能代表一個什麼的。這和我最早的預算是隔的太遠了。而且從一些朋友和書店的報告，知道頗有一些喜歡讀這篇文章的在，希望讀到那些繼續的，希望早些出版的，可是現在我却給他們以失望了，我也非常難過。至於對春秋書店方面失

約，使朋友處在難處的地位，也是我非常不安而抱歉的事。

我不常在自己的書上寫着好些話，是因為我總覺的彷彿沒有什麼話好說，一切所應說的是應該把牠放在作品裏，使別人不覺的得到，所以我不說。但是我現在又稍稍有了一點不同的見解，便是我覺得有站在作者的立場來向讀者和批評者說幾句話的須要，所以我又說了。當然第一我是希望別人不要誤會我的誠懇的。從開始寫「夢珂」到現在是三年半了。我很後悔我沒有十分努力，雖說寫了好些東西，却沒有什麼使我無愧的成績和貢獻。然而我對寫作的態度，不隨便，不馬虎，我相信大家從我作品的表現上是了了然的。這應當就得到一種相當的諒解和承認。假如這種諒解和承認是站在好的一方面，就是說對於我，對於我作品的發展還有着希望的時候，那你們是應該怎樣的不放棄你們的任務，你們應該忠實的坦白的說出你們的意見，給我嚴正的批判，勉勵我，鼓舞我，推進我而指導我，因為我只是屬於你們大眾的。相信這句話！可是三年來了，歷史所給我的的是失望。雖說當「在黑暗中」剛剛出版的時候，頗有一些人提到，可是大多都是



一些不負責的輕描淡寫，什麼天才什麼大胆什麼細緻……這沒有抓着中心，沒有給讀者一種正確的認識，和給作者有益的幫助。雖說我也曾接到過一些年輕的，從不認識的人那裏寄到的一些信，有着可貴的熱誠，可是這證明的是什麼呢，是他們愛了這篇文章。愛了這文章中的主人翁，因而覺得同這篇文章的作者親切了起來，憑着熱情，憑着一時的衝動，他們長篇的信寫了來，而我呢，我並不缺少年輕人的熱誠，我曾爲這些而興奮過，而願更努力過；可是我立即懷疑了，我不相信他們從我作品中所得的是些好的影響，而他們所給我的暗示，彷彿也並不是更可以領導我到一些更正確的途路，所以我棄置了這些好意，因爲我希望我不只是屬一些剛剛踏到青春期而知愁的大學生。至於朋友們呢，一切認識者包刮在內，我相信這裏是不缺乏人材的，他們之中一定有些準確的意見，他們也曾談到過一些別人的東西，都不隱藏的加以駁斥，又加以認可，又加以讚揚，可是不知道他們還是沒有讀過我的東西，或者讀過記不清，或者覺得不值注意，他們都不願同我直接的談到這上面。既然大家都相熟，可以隨便的談到其他方面，爲什麼不可以將

話題放在我作品的上面，同我詳細的討論，這實在是只使我覺得這談話之不虛費的。他們真沒有留心，我却常常爲着這些不坦白和淡漠而很傷心的。

是的，真真是三年來了，我都是在一種寂寞中從事於寫作，自然，爲了我自己生存意義和其他能力的不夠，我當然還要努力繼續下去，不怕摧殘，也不怕寂寞。可是我却實在希望你們，你們有着思想的讀者，你們有着根據和見地的批評者，假如你們覺得這願意屬於你們的一個渺小的，而却是辛勤和忠實的在文字上的工作者，那你們就應該負起你們的任務和我的希望懇切地來給我以批判，以指導；反過來說，如你們是覺得我是沒有希望，而且給了很壞的影響給讀者，縱是很誠懇，我人並不壞，然而在作品的作用上，却實在不應該顧忌的，那你們便也應該站在相反的一面來痛痛快快駁斥和攻擊，因爲似乎還有一些人還喜歡讀我的東西的，你們就應該給他們一個更正確的認識。這樣你們才沒有放棄你們自己，而在作者的我，似乎才更感到自己的存在，才知道自己是應該怎樣去努力了。所以最後我是再三說：我是大張着誠懇的胸懷，預備接收一切不客氣的，

坦白的，對於我作品上的缺乏的指示和糾正，無論表現上的，技術上的，思想上的，我希望這不成爲失望。而且我相信好些作者都正與我有着同感，也正是有着我一樣的希望。

五月十五日

## 對於創作上的幾條具體意見

（載「北斗」雜誌）

這次的徵文，可以算是很滿意的，雖然還有一些先生，很吝惜很客氣的不肯寫一點意見給我們。

然而也已經有了這麼多的好意見了，我爲北斗雜誌應該向前面的諸先生致謝，同時也爲好多讀者向他們致謝。

前面的好些文章，都是說得很正確而應該接收的。大概的結論，我想讀者都很容易把牠作好。就是近來創作不振的原因，有兩點——因爲有一部分作家爲了本身階級（

小資產）暫時苟安，不惜替統治者說話，只描寫一切美妙的諧趣的東西，或者是殺人喝血的東西，行使其對於大衆麻醉的作用。所以就有所謂藝術至上，所謂唯美主義，所謂民族主義，他們雖然借了金錢的勢力，大吹大捧，然而因為他們主人的自身，就走在崩潰的末路，所以他們便只呈現着一點死前的掙扎。又有一部分，大半屬於享名很久的作家，已經感到自己所寫的那些東西，不爲大衆所需要，而又量力寫不出更好的，於是說文學在這時代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作用，而躲懶，而沈默下去了。第二點，便是那很大的一批青年，已經有階級的覺悟，爲大衆的革命在文化上作鬪爭的，雖說比較有了正確的認識，可是不夠得很，理論的理解缺乏，實際的生活更缺乏，所以寫出來的東西，不正確，空虛，殘餘的舊意識的氣分，隨處顯露着。努力的雖不乏人，而結果之不能使人滿意，實是因為這道理。不過，這是有出路的，因為他們是黎明之前的摸索和努力。我們期待着他們的萌芽和新生。那麼他們的去路呢，主要的是改變生活，所有的理論，只有從實際上鬪爭的工作上，才能理解得最深刻而最正確。所有的舊感情，和舊意識，才能在新的，屬於大衆的集團裏得

到解脫，而產生新的來。所以，要產生新的作品，除了等待將來的大眾而外，就最好請這些人決心放棄了眼前的，苟安的，委瑣的優越環境，而穿起粗布衣，到廣大的工人，農人，士兵的隊伍裏去，爲他們，同時就是爲自己，大的自己的利益而作堅苦的鬪爭，這樣子，再來寫東西，我想大致的困難，是可以解決的了。再其次，是說到現在從事寫作，而又不能立即就將生活改變的一羣，雖然這不是很前進的，却也是應該加以培養的一羣。當然，他們最主要的，還是離不開理論和生活，因爲這是文學的原素。同時還必須刻苦的和自己的意識做鬪爭，才能够活到新的創造的路上。這個，在前邊的許多文章上，都寫得很多。我不必在這理重覆了。

另外，我想借這個機會也來貢獻我自己一點怎麼樣來動手寫的意見，雖說是想具體一點，可是很零碎，也有不透澈的地方，不過給大家作一個參考而已。

一、不要太歡喜寫一個動搖中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這些又追求又幻滅的無用的人，我們可以跨過前去，而不必關心他們，因爲這是值不得在他們身上賣力的。

一、不要憑空想寫一個英雄似的工人，或農人，因為不合社會的事實。

一、用大衆作主人。

一、不要把自己脫離大衆，不要把自己當一個作家。記着自己就是大衆中的一個，是在替

大衆說話，替自己說話。

一、不要發議論，把你的思想，你要說的話，從行動上具體的表現出來。

一、不要用已經用汩了的形容詞，不要摹仿上海流行的新小說。

一、不要好名，虛榮是有損前進的。

一、不要自滿，應該接受正確的批評。

一、寫景緻要把牠活動起來，同全篇的情緒一樣。

一、對話要合身份。

時間倉促得很，遺漏的太多，以後或者我可以詳細的寫出一篇小文來。

## 我的創作生活

(載「創作的經驗」)

我寫了一點小說，自己並不滿意。也沒有看過小說作法，描寫辭典。常常怕比我年小的，愛好文藝的朋友們來問我怎樣寫小說。但是受窘的事，總是不怕缺乏機會碰到。有一次有一個青年文學團體約我去同他們談一次話，限的題目是創作經驗。我勉強老老實實的說了一點，預備讓他們失望，因為太老實了啊。現在又承有人一定還要我寫一點出來，辭之再四，却不能不答應，於是也老老實實再寫一點。

我現在雖說幾乎被認為一個寫小說的人，又還想再寫點小說，可是我自己常常是



不同意所走的這條路。我總以為假如我是弄的別的東西，或許可以有點成就。我對我的作品，從來不愛好。我常常驚詫有些作家的自信和自驕。但是爲什麼我終於只寫了幾本小說呢，我想這於我的環境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我小的時候，記得害過幾次病，我的弟弟也是愛害病的孩子，每當我們不能在戶外去玩，惟一來慰藉我們的，便是我母親的故事了。在燈底下，我睡在母親旁邊，表姊們又攢到她的身旁，都是些圓的天真的眼睛望着她，她娓娓不倦的把一些水簾洞，托塔天王；的故事深深的放到我們腦子中，那些情景，我現在想來還如在目前。我母親不特講許多故事給我聽。她的自身她的對於生活的勇敢，雖說我是非常幼小，却也是很大的刺激。後來，我大了一些，我不要聽我母親的故事了，我喜歡一個人坐在後園裏慢慢的去看。有幾年的時間，從十歲到十四歲，我只有寒暑假才同家人團聚在一塊，不是寄宿在學校，一學校裏只有我一個年紀小，就是住在我舅舅的後花園裏。只有一個老媽和丫頭伴着。日裏和着一羣頑皮的同學以欺侮教員爲遊戲，一放了學，便只剩一個人，不管在家裏的慢慢

黑下來的園子裏也好，或是學校的大操場也好，總之在這些時候，我除了望一陣一陣飛過的歸鴉和數着那最先發亮的星星以外，便總是找一本書，渡過那寂靜的下午和夜晚。這一個時期中我幾乎把我舅舅家裏的那些草本舊小說看完。而且商務印書館的說部叢書就是那些林譯的外國小說也看了不少。小說月報（美人封面的）和包天笑編的小說大觀也常常讀到。我母親很不滿意，因為放棄了其他的事。不過當我進了中學，一種新的完全是集團的生活，又加之五四的潮流的波浪也湧到我們那小城市，我在學校裏變成了一個活動份子，是一個出風頭的學生，我又轉了幾個學校，雖說得過國文教員的鼓勵，把我的一首白話詩給刊載在一張附刊上，我總對文學不大有勁，總覺得與其去讀做爲教本的嘗試集，寧肯每日一翻民國日報的覺悟爲有用。所以雖說那時女神也會在中學裏哄動，我却沒有關心，而且我跑到上海來了，我要學最切實用的學問，那時是這樣想。後來，經過了許多波折，碰了一些壁，一個年青人，有着一些糊塗的夢想，像瞎子摸魚似的，找出路，却沒有得到結果，不能說是灰心，也實在是消沈的住在北京了。住在那裏有兩

年，朋友之中有沈從文和胡也頻，在快離開的北京的時候，才開始寫夢珂和莎菲日記。從這時起，一直到現在，五年中，大約都是寫點稿子，沒有做什麼別的事。

我那時爲什麼去寫小說，我以爲是因爲寂寞。對社會的不滿，自己生活的無出路，有許多話須要說出來，却找不到人聽，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機會，於是爲了方便，便提起了筆，要代替自己來給這社會一個分析，因爲我那時是一個很會牢騷的人，所以在黑暗中，不覺的也染上一層感傷。因爲我只預備來分析，所以社會的一面是寫出了，却看不到應有的出路。何丹仁先生對於這時期的所給的嚴厲的批判，在我剛剛看到還有點不服，幾次反省之後也就承認了。所以雖說在黑暗中我寫得比較用心，而且還會給我許多愉快，却不能不承認這是領有着一個很壞的傾向的。

寫在黑暗中是這樣的一個態度，寫韋護也還是同樣的態度，好些人因爲看到出版的日期，硬拿來作爲普羅文學批評，我真覺得冤枉。因爲寫文章的態度不同，我自己對作品的要求也不同，我沒有想把韋護寫成英雄，也沒有想寫革命，只想寫出在五卅前的幾

個人物，所以有幾天，每天都寫五千字，人非常興奮，快樂到小說月報登載，自己重來讀到的時候，才很利害的懊惱着，因為自己發現只是一個很庸俗的故事，陷入戀愛與革命的衝突的光赤式的阱裏去了。

之後，在寫作的態度上，讀者也看得出我是逐漸在變化。我寫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田家冲……田家冲曾有許多人批評過。這材料確是真的。失敗是在我沒有把三小姐從地主的女兒轉變為革命的女兒的步驟寫出，所以雖說這是可能的，却讓人有羅漫諦克的感覺。再者，便是我把農村寫的太美麗了。我很愛寫農村，因為我愛農村，而我愛的農村，却還是過去的比較安定的農村，加之我的那種和農村的感情，又只是一種中農意識。這種意識到現在還留得有在我身上，我想可以克服過來的。

在寫水以前，我有好久沒有寫成一篇東西，而且非常苦悶。有許多人物事實都在苦惱我，使我不安，可是我寫不出來，我抓不到可以任我運用的那一枝筆，我討厭我的「作風」（借用一下，因為找不到適當的字，）我以為牠限制了我的思想，我構思了好多篇，

現在還留下許多頭，每篇三千五千不等，但總是不滿意的就擱筆了，直到北斗第一期要出版，才在一個晚上趕忙寫了水的第一段。後來陸續，都是在集稿前一晚上趕起。這篇水的完結，可說是一個潦草的完結。原來本是預備寫八萬字的，後來因為看北斗稿子太忙，構思的時間沒有，又覺得北斗上發表太長不適宜，就匆促的把牠完結了。幾次想改作，或另加一篇都為時間所限制，沒有達到這個心願。接着又是多事之秋，的宏願的失敗。十餘萬字計劃好了的長篇，一直到現在還只有二萬多。而且只好又放手了。第三個長篇是母親，想寫這篇母親也是三十年的事，到去年夏天，因為一個日報輾轉送了很誠懇的信來，請我為他們寫一長篇，我於是也想趁着這個機會來開始，誰知不久這日報就被停了。我也就停了筆。後來良友的文學叢書又來要，才又繼續，但是爲了病，爲了事，總是寫一天擱十天，不知那天才可寫完。以後我不想再寫長篇了，潦草夭折都使我難過。

這一年多裏，也寫了幾個短篇，但無多話可說。

寫了上面這一點，自己又來重看一過，覺的與編者所給我的題目，稍稍有點出入。所謂經驗，仍是沒有寫出，然而也只好交卷了，並在前面加了一個「我的創作生活」當然也還是不切題。以後若有機會與時間，願再寫一點我的創作心得。

一九三三年四月

此  
页  
空  
白

附

錄

二



此  
页  
空  
白

## 關於新的小說的誕生

何丹仁

——評丁玲的「水」——

丁玲的「水」在「北斗月刊」上登完的時候，就有許多人認為是一篇「好的作品。」我懂得那意思，那是說：這是我們所應當有的新的小說。

我們將會同意這些評價，不過我想如果更妥當點說的時候，不如修正為這還只是新的小說的一點萌芽。

我們現在已經有許多立志要作新的小說家的人，青年的，中年的，以及老年的，但多

半是預約，還很少有「現兌」。「水」可以算得一點小小的現兌。

「水」所以引起讀者的贊成，無疑義的是在第一，作者取用了重大的現時的題材。題材對於小說，總是佔着重要的地位，而是像水災這樣動人的，時事的，照出整個中國社會生活的題材，雖然多得「收之不盡」，却還不能使許多作家拋去穹屈的虛偽的「身邊瑣事」的時候，則作者快捷的加以取用，就會引起讀者的熱情的注意是一定的。並且也就在這點上，有着他這一種特別的意義。但是，最主要的還在第二，在現在的分析上，顯示作者對於階級鬭爭的正確的堅決的理解。第三，作者有了新的描寫方法，在「水」裏面，不是一個或二個的主人公，而是一大羣的大衆，不是個人的心理的分析，而且是集體的行動的開展（這二點，當然和題材有關係的。）牠的人物不是孤立的，固定的，而是全體中相互影響的，發展的。

這三點，我說得非常抽象的，過於概觀的，但應當是許多讀者所共抱的意見吧。

可是這意見是對的話，則「水」的最高的價值，是在最先着眼到大衆自己的力量，

其次相信大眾是會轉變的地方。這些，在知識份子的作家是往往不能辦到，因為他們最會蔑視大眾，常以為大眾是渺小的，是盲從的，下意的保存着「民可使由之」的孔子思想。這些用不着怎樣的證明，只要注意到全部的主旨，就可明白。小說的開始，就是大眾英勇的和洪水抗鬪的一幕。這是和天災——其實，如作者所示，並非天災，是軍閥混戰和地主官僚的剝削的結果——鬪爭，大眾用原始的巨力和自然鬪爭；小說結尾的時候，則是災民大眾和飢餓鬪爭，用開始向於組織的力量和剝削者及其機關槍鬪爭。每一個地方，却顯出災民的農民大眾的自己的偉大力量，只有這個力量將能救他們自己！這些災民的農民大眾的反抗對象的轉變，那過程是最單純的，然而是最偉大的——一個藝術家，如果能夠理解這最單純的轉變，他將能創造偉大的作品。

於是，如果這是主要點，如果這是「水」的生命，那麼其他各點却不必說，同時不拘牠還有很多的缺點，這無疑的已是我們的藝術的一點小小的現兌。我們所應當有的新的小說的一點萌芽。

同時，如果以上所說是對的，我們也就得到新的小說或新的小說家的定義的主要部分吧。在現在，新的小說家，是一個能夠正確地理解階級鬭爭，站在工農大眾利益上，特別看到工農勞苦大眾的力量及其出路，具有唯物辯證法的作家；這樣的作家所寫的小說，總算是新的小說。

因此，丁玲的「水」，如果牠確是新的小說的一點萌芽，對於我們就還有另外的重要的意義。首先，牠將要證明一個進步的知識份子的作家，可能成爲我們所需要的新的作家，只要他理解了新的藝術的主要條件，而逐漸克服着自己；而一個「半新」的作家，有時的確往往不能爲真的新作家，如果他理解新藝術的主要條件，不勵行自己的清算。證明這意義在現在是很重要的，而丁玲便是一個適當的例子。

且說丁玲原來是怎樣的一個作家呢？丁玲在寫「夢珂」，寫「莎菲女士的日記」，以及寫「阿毛姑娘」的時期，誰都明白她乃是在思想上領有着壞的傾向的作家。那傾

向的本質，可以說是個人主義的無政府性加流浪漢（Lumpen）的知識階級性加資產階級頹廢的和享樂而成的混合物。她是和她差不多同階級出身（她自己是破產的地主官紳階級出身，「新潮流」所產生的「新人」——曾配當「懺悔的貴族。」）的知識份子的一典型。在描寫一個沒落中的地主官紳階級的青年女子，接觸着「新思潮」（「五四」式的）和上海資本主義生活時所顯露的意識和性格的「夢珂」裏，在描寫同樣的青年知識女子的苦悶的，無恥的，厭倦的不健的心理狀態的「莎菲女士的日記」裏，在說述一個貧農的女兒，對於資本主義的物質的虛榮的幻滅的可憐的故事「阿毛姑娘」裏，任情的反映了作者自己的離社會的，絕望的，個人主義的無政府的傾向。

丁玲原來以這樣的作家在不久之前出發到文學上來的。這樣的作家的運命却很可悲；決定運命的前途者只有一件事；作家自己在社會的轉動中，是否有覺悟，是否願意去看見社會中的新的生命，而努力從滅亡的自己的階級及思想的傾向脫離出來。因此，

丁玲仍不失爲一個進步的作家，因爲她有覺悟，當然也有悲哀，她跟着社會的變動而前進。「韋護」雖大體還是屬於第一期的東西，但有一點不同，就是已經有一條朦朧的路了。彷彿已在社會中看見新的東西了，在「韋護」裏，作者有意無意的想把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和青年知識份子的浪漫的生活埋葬，於是再下去，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及「田家沖」等作品裏面，作者已不再回看那些厭倦的，紊亂的個性和生活，而是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之下，首先在自己所接近的階層——青年知識份子中看取動搖分化及轉變的現象。如在「田家沖」裏，則描寫農村中的殘酷的階級鬭爭，甚至使一個地主的女兒也變成布爾塞維克。

這樣，從「夢珂」到「田家沖」的中間，已不僅只被動地反映着社會思潮的發動，並且明顯地反映着作者自己的覺悟，悲哀，努力，新生的了。

丁玲所走過來的這條進步的路，就是從離社會，向「向社會」從個人主義的虛無，向工農大衆的革命的路，好多的進步的知識份子同走過來的路，是不能被曲解爲純是

被作用，或只是慘暗的消極的覺悟的結果。我們必須理解這是作者被新思想所振盪，就據這新思想來作用，覺悟了自己階級的崩潰，就更毀壞着自己的階級，感到了自己的傾向，就進一步的向他鬪爭的表現。

可是，這自然還不够。——「田家冲」至多不能比蔣光慈的作品更高明。作者在「田家冲」之後要能寫出「水」來，她必需更經過更其堅苦的對於自己的一切舊傾向舊習氣的鬪爭。同時她要能够從這枝萌芽長大更必須不斷的對自己的一切舊的殘餘及一切新的障礙嚴行鬪爭。

爲什麼呢？因爲如果我們上面所說的新的小說家的定義大體上並不錯誤，那麼如果只是概念的從離社會走向社會，從個人主義的虛無走到工農大眾的革命，而不是作爲藝術家，從觀念論走到唯物辨證法，從階級觀點的朦朧走到階級鬪爭的正確理解，特別是從蔑視大眾的，個人的英雄的捏造走向大眾的偉大力量的把握，從浪漫蒂克走



到現實主義，從舊的寫實主義走到新的寫實主義，從靜死的心理的解剖走到全體中的活的個性的描寫，則不論是誰，不能是一個新的作家，至多只是一個半新的作家罷了。

丁玲的「韋護」不能這樣辦到，「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及「田家沖」有着觀念的觀察和理解，浪漫主義的曲解。這些是同樣的要不得的。因此在「田家沖」和「水」之間，是一段寶貴鬪爭過程，是一段明明在社會的鬪爭和文藝理論上的鬪爭的激烈尖銳之下，在自己的對於革命的更深一層的理解之下，作者真正嚴厲的實行着自己清算的過程。那結果是使她在「水」裏面能夠着眼到大眾自己的力量及其出路。自然，丁玲還不能即刻是簇新的作家，也還沒有更大的現兌。

但是，這說明了什麼呢？這不僅說明了在工農階級出身的作家還在我們培養中，而知識分子作家所分擔到的新的作品的創造的任務非常重大的現在，這任務乃是可能；尤其說明了使自己成爲一個作家乃是一種非常艱苦的任務，但在現在，這樣的新作家的源泉之一，却是作家們對於自己的一切壞傾向壞習氣的鬪爭，對於自己的脫胎換骨

的努力。這不僅說明了作家的自己清算，並非消極的事，而是積極的任務；尤其說明了現在我們所有的作家却還是很不純粹的，一切布爾喬亞的藝術的影響，一切同路人的觀望的……浪漫蒂克的，機會主義的等等性質，現在統統却還在阻礙我們的作家的新的作品的誕生。

於是，在這樣的意義之下，只有在這樣的意義之下，最後我們指出「水」的許多缺點，也就很必要。第一，像這次這樣巨大的水災的題材，作者只造成了近於「速寫」的二三萬字的短篇，是分明沒有完成這題材所給與的任務的。實際上，「水」是應該續寫下去的。

其次，「水」裏面災民的鬪爭沒有充分的反應着土地革命的影響，也沒有很好的寫出他們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這是一個最大的缺點。請讀者不要誤解，以為我在預先定出一個版型，要每一個作家都照樣畫葫蘆；不是的，這是事實，災民的偉大的鬪爭是在土

地的革命的影響之下，在革命者的領導之下發展的。看來，作者對於這點是理解的，但沒有寫得好，不充分，她在小說的結末處，使一個對羣衆煽動的農民出現，但非常不明確。這應該是作者縮小了題材的結果，因為作者過速的結束了小說，這些都沒有法子發展了。

第三，作者曾有意無意的將災民羣衆中的一二僱農（長工）寫得特別明確和有強力，這是對的；但後來就沒有發展了，這也是缺點。

關於「水」，我們還無從知道工人讀者的意見，但可以斷言：「水」的文字組織是過於累墜和笨重，就使我們讀起來也很沉悶的。

這些缺點，都使「水」只能是新的小說的一點萌芽，而不能有更高的評價。

## 女作家丁玲

茅盾

大約是一九二二年罷，上海出現了一個平民女學，以半工半讀號召。那時候，正當「五四」運動把青年們從封建思想的麻醉中喚醒了來，「父與子」的鬭爭在全中國各處的古老家庭裏爆發，一些反抗的青年女子從「大家庭」裏跑出來，拋棄了深閨小姐的生活，到「新思想發源」的大都市內找求她們理想的生活來了；上海平民女學的學生大部分就是這樣叛逆的青年女性。

我們的作家丁玲女士，就是那平民女學的學生。那時候，她不叫作丁玲；叫做丁冰之。

按照中國的習慣，她應該用她父親的姓——蔣；但是她戴了她母親的丁姓，因為她覺得男女既是平等的，那麼子女們也可以用母族的姓氏。這也是那時候很普遍於青年男女間的一種新思想。

在平民女學的丁玲女士是一個沉默的青年。她有兩個很要好的朋友，王劍虹女士和王一知女士。前者是四川人，後者和丁玲同鄉，也是湖南人。王一知不久就傾向了××主義，而且加入了××黨，但當這三位青年女性做好朋友的時候，她們全有很濃厚的無政府主義的傾向。

平民女學的創辦者（陳獨秀和他的朋友）因為種種困難，不能使這學校按照他們的理想；丁玲女士她們大概感到失望，所以不久就退學。以後一年中間，她大概沒有正式進學校，她和她的朋友王劍虹女士曾在南京住過一些時，過「自修」的生活。一九二四年，她又正式進學校，仍舊和王劍虹在一處。這學校便是後來在「五卅」運動中很起了領導作用而且產生了不少革命人才的上海大學的中國文學系，她好像對於政治還

不感多大興趣，思想上她還是近於無政府主義。

在上海大學大約一年光景，丁玲到別處去了。那時她的好朋友王劍虹女士也像先前的王一知女士那樣傾向於××主義了，而且不久就因為肺病死了；也許丁玲因此感到寂寞，因此要換環境了。

一九二七年，丁玲發表了她的第一篇小說，那時她始用「丁玲」這筆名。這個名字，在文壇上是生疏的，可是這位作者的才能立刻被人認識了。接著她的第二篇短篇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也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人們於是更深切地認到一位新起的女作家。在謝冰心女士沉默了的那時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於文壇。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中所顯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滿帶着「五四」以來時代的烙印的；如果謝冰心女士作品的中心是對於母愛和自然的頌讚；那麼，初期的丁玲的作品全然和這「幽雅」的情緒沒有關涉，她的莎菲女士是心靈上負着時代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莎菲女士是一位個人主義，舊禮教的叛逆者；她要求一些熱烈的痛快的生活；她熱愛着而又

蔑視她的怯弱的矛盾的灰色的求愛者，然而在遊戲式的戀愛過程中，她終於從靦靦拘束的心理擺脫，從被動的地位到主動的，在一度吻了那青年學生的富於誘惑性的紅脣以後，她就一脚踢開了他的不值得戀愛的卑瑣的青年。這是大膽的描寫，至少在中國那時的女性作家中是大膽的。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後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愛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但那時中國文壇上要求着比莎菲女士的日記更深刻更有社會意義的創作。中國的普羅革命文學運動正在勃發。丁玲女士自然不能長久站在這空氣之外。於是在繼續寫了幾篇以女性的精神苦悶（大部分是性愛的）作為中心題材的短篇而後，丁玲女士開始以流行的「革命與戀愛」的題材寫一部長篇小說了。這就是那韋護。這是一部八九萬字的長篇小說。在這裏，丁玲企圖描寫她那已故的好朋友王劍虹女士的思想轉變。書中的主角麗嘉就是王女士的影子，而男主角韋護是一個老牌的××黨員。這兩個人的戀愛結合很有幾分 Romantic 味，特別是在女主角那方面。麗嘉的思想性格，多少

有些和莎菲女士相像，她的戀愛的發生與其說是由於男主角那方面來的思想的感應，還不如說由她那少女的好奇心和浪漫的情熱。所以在結合後，麗嘉雖然接受了××主義，却終不免因為戀人的忙於工作而奪去了他倆的溫柔密愛的時間而感到戚戚。直到那男主角覺得「戀愛」已經無形的妨害了工作精神而決然捨去的時候，麗嘉方始覺悟，也說要決心投身於實際的革命工作了。而這小說也就在此完結。在這結尾，丁玲特地改變了她的故友的事實，表示了革命戰勝了戀愛，但是在全體上，除寫了麗嘉那種熱情的、猜傲的個性以及模糊的政治認識而外，那位男主角章護是表現得并不好的。那時候（大約是一九二三年—二四年罷）的社會情形沒有真切的描寫也是一個缺點。

如果章護這小說是丁玲思想前進的第一步，那麼，繼續着發表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就是她更意識地想把握着時代。這也是將近十萬字的長篇小說，以一九三〇這年上海的羣衆運動爲題材。知識份子的主角是懶惰的不革命者，鬧烘烘的左翼學生運動對於他並沒有多大影響；但是他的妻——書中的女主角，却積極的參加了工人運動。於是在



動搖矛盾的丈夫和極致命的妻中間，發生了「革命與戀愛」的衝突。結果那個妻爲了革命而捨去了戀愛。所以在題材上，這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大約和韋護相彷彿；不過作者努力想表現這時代以及前進的鬪爭者——這種企圖，却更明顯而且意識的。

一直到這時候，丁玲好像尙未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雖然她愛人胡也頻已經是那聯盟中的積極分子了。接着就是胡也頻與其他四位作家的被捕被殺。丁玲女士個人對這××恐怖的回答就是積極左傾，踏上了那五個作家的血路向前！

從一九三一年夏起，丁玲再不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陣外的「同路人」而是陣營內戰鬪的一員。那時中國的左翼刊物悉遭封閉，出版左傾書報的書店都受嚴重的壓迫，左翼作家聯盟在整頓陣容，改變了戰略以後，乃有北斗雜誌出版。這是當時全中國在左聯領導下的唯一的文藝刊物。丁玲女士當了編輯。她的短篇小說「水」就在這刊物上發表。「水」在各方面都表示了丁玲的表現才能的更進一步的開展。這是以一九三一年中國十六省的水災作爲背景的。遭了水災的農民羣衆是故事中的主人公。他們和洪

水奮鬥和饑寒奮鬥，最後，逃到城市的時候，又和欺騙他們的官吏紳士放賑員奮鬥，終於和自己隊伍中的動搖思想奮鬥。全體的農民就革命化起來，這是一九三一年大水災後農村加速度革命化的文藝上的表現。雖然只是一個短篇小說，而且在事後又多用了一些觀念的描寫，可是這篇小說的意義是很重大的。不論在丁玲個人，或文壇全體，這都表示了過去的「革命戀愛」的公式已經被清算！

沿着這路線，丁玲又寫了許多短篇小說。上海的革命鬥爭是那些小說的題材。爲要充實她的生活經驗，她在九一八以後參加了許多實際鬥爭。左翼作家聯盟所積極進行的工農通訊員運動，丁玲也是實際工作者和指導之一。在左聯的幹中部，他是一個重要的而且最有希望的作家。他的××，不用說是中國左翼文壇一個嚴重的損失。

他的最近的作品是短篇小說「奔」，發表在五月號的現代。這是描寫了農村經濟破產下的農民到大都市裏來找工作，可是大都市中也擠滿了失業者，於是他們不得不再回老家去，可是他們堅決的說不能再忍受地主的剝削了！此外，丁玲又寫了長篇小說

母親，據說尙差萬把字沒有完篇，可是她就××了！

## 關於「母親」

(載「現代」雜誌)

錢杏邨

在丁玲不知生死的情況之中，得讀她最後的未完篇的長篇小說母親，心頭本已感到無限的壓迫；所以，當我讀到：

他也有像他姊姊一樣的那雙大而圓，靈活而清澈，靜靜的望過來的眸子，這是死去的父親的眼睛啊！

一節描寫，眼前現出活生生的丁玲的影像，同時又感到這影像，或許要永久消失，我是忍不住的流下眼淚了。

「那雙大而圓，靈活而清澈，靜靜的望過來的眸子，」這樣以自己的眼睛作 model 的描寫，在丁玲過往的著作中，是常常可以碰到的。而我們，每當讀到這些地方，也總不免微微一笑，立刻想到她的本身。這一回是不然了；書上的眸子是一樣的可敬可愛，我們的笑容是沒有了，而丁玲，誰又知道她是在繼續的受着難，還是在殘酷的虐待之下，早已喪失了她的生命呢？沉悶得真是令人窒息啊，這暴風雨將至的暗黑的時代……

母親，在丁玲的創作計劃中，是早就該完成的著作了。一九三一年，也頻被害，她把孩子送給在湖南的母親撫養，回到上海的時候，已經有了寫這部小說的決心。她不止一次的向我們提起，並且把字數確定在三十萬。每次說時，在她「圓大清澈」的兩眼裏，總燃燒着對這部書的無限的希望。同年五月，她在光華大學文學會講演，曾提到這一部書。

她說：

「現在我正打算寫一個長篇，取材於我的家庭。我的家庭，現在還有三千人——

遠近親戚都在內——家庭中一切人，彼此都十二分親近。家中總算還有許多錢。我的祖父，曾做過很大的官職。我在家裏看見父親保留下許多榮耀的衣服飾物。可是我的父親在一種有趣之下，把家產又都用光了。自父親死後，那時我還很年幼，就從大家庭裏脫離出來。我沒有姊妹們受到大家庭薰染的深。我跟隨着母親在學校裏長大起來。連父親的面目，我都記不清楚。可是，我從他遺留的東西之下，我能窺出他的性情，他的一切舉動。家中喫飯，非常熱鬧。每次開飯，都是好幾桌。家中常向外挑戰，或任性購物。我聽說父親有一天叫一個工人整日裏作馬鞍子的綉工，而他自己又不曾騎馬，等作好後，他請旁人騎，他自己卻在後面跟着跑。現在我的家庭裏還少不了有這種行動的人。我不會再享受這種生活了。我會回家一次。爲了我的創作，我很希望把家中的情形，詳細弄個明白。

「我的母親在家裏曾享受過大家庭中的福，而我得到什麼？住在二百多間屋子的門院裏，憂鬱地。牀鋪非常之大，每張牀都帶着窗子的。我這樣講來，大家都會推

想到一切吧。每天晚上，家人都怕進那無人住的空屋子。我曾做了土匪叔叔的姪女，因為那時的社會處在一個非常混亂的局面。我的家中，差不多無一人讀書，全在酒色之中完了。家中沒有一個人能像我這樣子有精神，說打架，沒有一個，可以稱上對手的。家中藏着許多桿鎗，白天都躺在屋子裏，不敢出來。」（孫晶陽記）

母親一書，雖然三分之一都沒有寫完，但從這講演裏，我們是可以得到若干消息的，至少是在大家庭的沒落方面。她的父親，是一個很有趣味的智識階級，在沈從文的近作 記丁玲女士（國聞週報十卷三十期起刊）裏，也提到這一些事。丁玲決定寫這部書的時間，在一九三一年，爲着其他的工作的牽制，一再遲延，直到一九三二年六月，大陸新聞要她寫一部長篇小說，這才使她開始。計自六月十五日起，至大陸新聞七月三日被封止，一共刊載了十九天，發表到良友版的母親第三十二面第五行止。在她的計劃，是每天登一千字，不能間斷，十個月可以登完。那知還不及二十天，大陸新聞就遭受了意外，而母親也祇得在一章還沒有發表完結時中斷了。可是，又誰能想到，這一部書將永遠的中斷，自

己賦予了極大的希望的作者，竟不能完成她的這一種願望呢？

這部書的全盤計劃，「良友文藝叢書」的編者言，是略而不詳的。我這裏還保留着她寫給大陸新聞編者的一封信，關於母親寫作的動機和怎樣寫等等，是說得很多。全部的母親，一般的說來，既永無完成之望，想到僅祇能一讀她留下的計劃，而這計劃又不爲多數人所知時，就是讀者，也必然是感慨無限吧。這封信，爲保存牠的完整起見，我不願節錄，全體的轉抄於次；

編輯先生；

承你們的好意，輾轉的寫了信來，叫我爲你們的日報寫一篇小說；我當時答是答應了，但是一直到現在還都沒有動筆，而且你們的報紙也出版了半個月了。自己才覺得失了信，很對你們不起，這是得請你們原諒的。實際上寫點小說，看看是容易的，卻也有許多困難。以小說取罪而影響雜誌、刊物、書店的也數見不鮮，所



以，現在的好些小說中就會常看見一些××××，這個不講牠，倒也並不一定要儘寫些這些，然而就祇材料也成問題，並不是缺乏，卻是有些地方，還是不准你用。譬如工廠夜景，我們覺得也很平常，但是聽說西安的學生，假若有了這樣的一本書，也就有罪。所以，我爲你們日報作想，就覺得不能不有點審慎。我又不曾拍將軍們的馬屁，寫一點上海戰爭中的騙人的英雄；又不能鼓吹殺人喝血，發揮民族主義精神；同時也不能寫些上海男女關係的黑幕，像現在流行於好些日報上的小說一樣。不過雖說好像有這末些難題，我倒也並不願意不寫，或者就取了對你們的敷衍的態度。因此，反決定了寫這部母親給你們。這部書我預備要寫三十萬字左右，我對你們的希望是每天登一千字，不能間斷，十個月登完。

下面我要講的，是我寫這部書的動機，和怎樣寫：

開始想寫這部書，是在去年從湖南又回到上海來的時候，因爲雖說在家裏祇住了三天，卻聽了許多家裏和親戚間的動人的故事，完全是一些農村經濟的

崩潰，地主，官紳階級走向日沒窮途的一些駭人的奇聞。這裏面也間雜得有貧農抗租的鬪爭，也還有其他的鬪爭消息。

而另外一方面，也有些是關於小城市中有了機器紡紗機，機器織布機，機器碾米廠，和小火輪，長途公共汽車的。更和一些洋商新貴的軼事新聞（在那小城市中的確成爲不平凡的新聞），和內地軍閥官僚的橫暴欺詐。

這些故事，我是非常有趣的聽到了。然而同我小時在母親身邊聽母親講故事的那些故事上是完全兩樣，而且就在每次回家，都有很大的不同，逐漸的變成了現住，祇是在一個家裏，甚或一個人身上，都有會幾何時，而有如許的劇變。但這並不是一個所謂感慨的事，是包含了一個社會制度在歷史過程中的轉變。所以我就開始有覺得寫這部小說的必要。但總因爲時間的不充分，我又不習慣一想到就動筆（如韋護的設想，是在寫時前二年，人物背景都是五卅前的），當中祇取了一點，寫成一篇田家冲。後來雖說幾次因幾個朋友的鼓勵督促，因爲我同他

們討論這部書的內容，而預備動筆，但一計算時間，就又放下了。現在是鼓起很大的勇氣來開始，預備每天用兩個鐘頭，一個半鐘頭想，而半個鐘頭寫。

這書所包括的時代，是從宣統末年寫起，經過辛亥革命，一九二七之大革命，以至最近普遍於農村的土地騷動。地點是湖南的一個小城市，幾個小村鎮。人物在大半部中都是以幾家豪紳地主做中心，也帶便的寫到各種其他的人。但是，爲什麼我要把這書叫着母親呢？因爲她是貫穿這部書的人物當中的一個，更因爲這個「母親」，雖然是受了封建的社會制度的千磨百難，卻終究是跑過了。在一切苦鬪的陳跡上，也可以找出一些可紀的事，雖說很可惜，如她自己所以爲憾的，就是白髮已經滿鬢，不能做什麼事，然而那過去的精神，和現在屬於大衆的嚮往，卻是不可卑視的。所以叫母親，來紀念這個做「母親」的。

再，是關於寫的形式，我想也還是祇能帶點所謂歐化的形式，不過在文字上，我是力求着樸實和淺明一點的。像我過去所常常有的，很喫力的大段的描寫，我

不想在這部書中出現。

最後，我應該向編者和讀者聲明的，在這日報上所發表的這部小說，祇是母親的草稿。到出單行本時，恐怕還要經過很大的修改，或甚至於重作。

此致敬禮，並祝編安！

丁玲 六月十一日夜

母親在大陸新聞上並沒有發表完結，前面已經說過，這樣下去有一年多，雖說分頭接洽過幾家書店，丁玲始終不會動手。直到一九三二年九月間，才繼續寫下去。已發表的，除掉更動少數的字外，可以說沒有改動。丁玲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寫的「我的創作生活」裏，寫這其間的寫作情形道：

後來良友的「文學叢書」又來要，才又繼續，但是爲了病，爲了事，總是寫一天攔十天，不知那天才可寫完。以後，我不想再寫長篇了，潦草，夭折，都使我難過。

丁玲卻實是不斷的在這種狀態下去工作，因爲她並不是一個「沙龍」式的作家，

有充分的時間，給她關在家裏慢慢的想，細細的推敲，句斟字酌的寫。她的後期的作品，據我所知，都可以說是忙裏偷閒來寫。一定是書坊的老闆，雜誌新聞的編者，逼她逼得很急了，她才抽出時間來寫。或者是在生活上陷於沒有辦法的時候了，才抽出時間來趕。母親的第一卷，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所作成，有時寫一天，而擱下的是超過十天之上。可是也正因為如此，她什麼時候都在實際生活中學習，她的作品是比較充實的，有力的，與時代的脈搏乃更接近。她自白道，「潦草，夭折，都使我難過，」母親，在實事上，也許是夭折了，丁玲有知，又作何想？這回「夭折」的責任，究竟該誰來負呢？是一個社會的，政治的問題啊！

因為說到了丁玲的創作生活，而這生活的方式，是非常正確的可以幫忙一個作家的生長。我想簡略的發展的說一說，以供母親的研究者的一助。關於她的創作經驗，在她的講演裏，創作生活紀述的文字裏，說得是相當的多。尤其是令我不能忘懷的，比較起來，有「我的創作經驗」一回的講演。這講演的記錄，曾經刊載在中華日報的文化批判第二期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裏面，除敘述她自己的創作生活外，是更具體

的向青年指示了寫作方法上的問題。

她說：

至於寫作的方法，第一，就是作者的態度。好像罷工一件事，資本家和工人，就能夠生出不同的見解（態度）。這時候的作者，站在那一個見解上，寫在他的作品中，是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出，他是無法隱瞞，無法投機，因為階級的意識，並不是可以馬上製造出來的。第二，是材料和態度有着密切的關係的，就是材料。像在上海，我們最容易採，同時也最應該採取的，是反帝的題材，尤其在九一八到一二八中間，特別多。第三，是文字。作者在文字上，有時是有很多的幫助的，因為很好的題材，有時候因為文字的不會運用而失敗，所以多讀書也是必要的。第四，是經驗。這更重要了。每一個作者，對於一切現象，都應該去觀察，去經驗，去體會，因為祇有在經驗中，才能得到認識。

（文青記）

講演稿的記錄很簡略，而且講者自己沒有看過，在這裏，我們祇能原則的去把握。丁

玲的這幾點指示，是非常正確的。而且由於此，我們也可推想到丁玲自己的創作的態度，母親的寫作方法。母親的寫作方法，在她自己的計劃書裏，是各方面都說到了，和這是可以作一回對比的參考的。可惜，這樣完備的計劃，竟不能使牠完全的實現出來。

關於丁玲的母親的資料的提供，能以想出的，如上所述而已。這些材料，對於研究母親的人們，多少總可以給予一點幫助吧。在這裏，我還想繼續說一點的，就是關於母親的我個人意見的問題。母親出版以後，在各刊物，新聞報上，登載的對於這書的批評已經很多了。現在再瑣瑣的贅說，是大可不必的。我祇能原則的，簡單的，指出幾點。

在前引的丁玲的信裏，已說明了母親這一部小說，是「包含了一個社會制度在歷史過程中的轉變」，反映了從前清宣統末年至最近的社會變革，第一部寫的是辛亥革命前夜的事。這就是這部小說所寫的是什麼時代問題。在我看到的關於母親的批評文字裏，有一部分，在這一意義上，是指出「太模糊，太不親切」的缺點。如此的認識，我認為

是不對的。母親一書「時代的描寫」，事實上是很明顯。一個新的時代的孕育，在當時社會種種不安的現象之中，是在什麼地方也令人會感覺得到。黨人的興學，辦報，組織，活動，家庭間的分崩離析，封建勢力的動搖，不穩，廣大青年的苦悶，轉變：這一切，都成了新的時代，辛亥革命到來的預言，這預言，在母親一書裏，什麼地方看不到呢？如果說，「辛亥革命表現的模糊，不親切」，那見解，是說明了批評者的理解太機械，沒有理解得「藝術形象化」的意義，而作者，就根本上沒有正面描寫辛亥革命的意思，也沒有可能。然而，丁玲雖沒有正面的或者強調的寫辛亥革命的史實，母親卻仍不失其為一部那時代的革命史，這是很明白的事。

母親所要描寫的，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裏，大家庭必然衰落的形勢，以及在這將要崩潰的舊的礎石下面的新的力量的生長。母親裏，可以使我們看到家庭間的思想，在當時是如何的衝突，經濟的關係是如何的矛盾，革命的要求，真是在什麼地方都冒着熊熊的火焰。「江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從么媽向老子說的一番話裏，可以看到這一家人三



代的經過，和牠是怎麼逐漸衰落下來的情形，真是所謂「在悲傷中支持着」。在這樣的形勢下而，當然是有一部分人繼續的做着「在悲傷中的支持」者，但另外的一部分，卻因着光明的欲求，毅然決然的，衝破一切的困難，排除一切的阻礙，而走向新的時代。當然還有一種人，徘徊於二者之間，比較的傾向着新的方面。這一些人物，在母親裏，丁玲是都描寫到了，當然也是必然，她強調了曼貞——毅然決然走着新的路的「母親」——的一條線，母親所要寫的，也就是這一條線的在二十年來的發展。

所以，要問母親主要的是寫什麼，那就是「以曼貞為代表的我們前一代女性；怎樣掙扎着從封建思想和封建勢力的重圍中闖出來，怎樣憧憬着光明的未來。」曼貞所走的路是非常艱苦的。什麼決定了她走這樣艱苦的路呢？以及在進行的途中，不斷的遭受了打擊，又什麼增加了她的勇敢呢？曼貞的思想轉變，是有着許多條件的，並不單純的由於她弟弟的影響，主要的還是大家庭的經濟崩潰，以及依附着經濟制度而產生的種種社會生活現象的激動。丁玲，在這一點上，理解得是很充分。她很有力的寫着曼貞經過

些什麼事，這些事怎樣不斷的影響她的思想，感情，使她走上新的路，必然走上的新的路。她更發展的寫出在曼貞的邁步向前時，又遇着了些什麼樣的困難，和她怎樣的一一克服牠。這樣的創作方法，是非常正確的。同時，在母親裏，丁玲不僅寫了曼貞一個人，一樣的是用了很大的力描寫了圍繞着曼貞的其他女性；初進學校的這一班女性的情形，入學後的對革命的同情，進一步的要求參加革命，在學校內的組織活動，這一些「活生生的現象」，都一一的如實的映在我們的眼前。總之，在母親裏，曼貞是不斷的在發展，這發展並不是脫離社會的超現實的發展，而是真實的和着時代的發展合致的向前進。讀母親，在這些地方，是應該加以注意的。

那麼丁玲的母親整然是一部很成功的創作麼？這也不然。母親雖然有這一些優點，也有相當的缺陷。上面所說，主要的祇是指出丁玲對於這一部書創作方法上的正確，而且有了不少的成果。如曼貞的思想轉變，有些部分寫得固然很充分，有的部分，卻非常的

簡略。曼貞轉變的一部分動機，在作者的敘述裏，是曾經涉及了，卻沒有發展的寫。關於辛亥革命的事實，反映在武陵方面的太隱約，就已刊行的母親看，可以如此說，但因為本書缺乏最後一章，我們是不能肯定的說的。在全書中，第二章寫得最成功，詩的氣分很重，是可以作為一章抒情詩讀。第三、四兩章，學校生活，女性的思想轉變，部分的顯出冗贅。第一章，是最鬆弱的一章！這連繫到前幾節所敘述的丁玲創作生活情形去看，原因是很了然的。不過，這些缺陷祇是說明了作者不能如一般大家的關在屋子裏精心的寫作，對於母親這一部書的存在是沒有妨礙的。母親雖然有些缺點，但這缺點並不能掩藏牠的優點，在一九三三年的中國文壇中，畢竟是一種良好的收穫。

母親是沒有寫完的，這祇是一個殘本；母親的作者，是為着光明而犧牲她的一切了，這又是如何有力的說明時代在暴風雨中啊！第一代的母親，是「屬於大衆的嚮往」。第二代的「母親」，卻突破了「嚮往」而走入「實踐」了，母親，在形式上雖是個殘本，實際上，丁玲是用她自己的血把這部書完成了，還有什麼書比這更寶貴，更有價值的呢！

足吧，丁玲啊！你的血是比你的筆更有力的教育了大眾了！就是那一些懦弱的，也因你的犧牲而引起了自覺，而站立起來了……

一九三三年九月

此  
页  
空  
白

## 編完之後

編完丁玲選集之後，我要說幾句和此集選編有關係的話。

作爲丁玲初期作品的代表作，本來想選莎菲女士日記及阿毛姑娘；但爲了所佔的篇幅過多，恐怕妨害在黑暗中一書的營業，不得已只好割棄了後一篇。自殺日記及一個女人二書，其中雜湊着一部份也類的小說，是動手寫韋護之前，可說丁玲整個創作生活中最沉悶時期所陸續寫下來的。自殺日記裏我選了過年，並非爲了這小說有什麼時代的意義，而是由於丁玲曾經和我談起，母親會寫信給她女兒，說讀完這小說時，禁不住流下眼淚，當年自己掙扎着撫育兒女的光景，又重新浮到老景蕭條的眼前了。所以過年可說是丁玲童年時代的自傳的一節，可以幫助讀者對於丁玲所出身的環境及其幼年生活有所了解。一個女人裏實在無可選，但終於也選了一篇。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是丁玲意識地轉向於運用新的題材的開始，在丁玲的寫作過程中，同時也是到今日爲止的

她的全部生活中，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昨日的文章還是頹唐的，憂鬱的，今日的便已生氣勃勃的樂觀的了。水是她脫胎換骨的自己改造的過程中的一個最大的收穫。而消息和奔，是收集在夜會這一嶄新的短篇集中最優秀的兩篇。

丁玲始終不曾系統的發表過她的文藝的主張。所以我把她的二個小說集的序文，一篇創作經驗談，一篇關於文藝大衆化的討論的結論，作爲附錄之一編在後面，讀者多少可以從這幾個短文中看出丁玲的藝術觀念的演變。

我們的朋友丁玲一文，本來預備寫得再長些，至少可以有三萬多字。如也頻小時在一個銀樓裏當學徒的情形，以及後來被報紙上的國家大事和新思潮所刺激，所鼓動，於是一個人大膽的冒險的逃到上海以後的情形，又如一九三一年之後的丁玲的生活的大概，一個知識份子克服舊的積習的艱苦和困難，本來都想敘述一些的；但爲了書店急於出版，在書店主人的不斷的催促下，我只好匆匆收束了。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9 8185B

丁 玲 選 集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二月發行

實價大洋一元二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丁玲

編者 蓬子

發行者 韓振業

印刷者 天馬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老靶子路天馬書店  
分發行所 各省特約所各大書坊



本店出版名著

魯迅自選集……………實價一元二角

達夫自選集……………實價一元二角

茅盾自選集……………實價大洋一元

周作人自選散文集(即知堂文集)……………實價大洋一元

以上各集均附有作者小影及其墨蹟並米色桃林紙精印與丁玲選集同

茅盾散文集……………實價大洋九角

洪深戲劇論文集……………實價大洋八角

創作的經驗(魯迅等十六人執筆)……………實價大洋八角

外埠郵費一加多還少補





~~16(7432)~~